

美国研究

季刊

1995年第1期

AMERICAN STUDIES

第9卷

3月5日出版

- 政治-文化分裂与美国政局演变 金灿荣 (4)
重新认识中美关系 贾庆国 (15)
美国学术界对中美关系的研究(1969-1992) 资中筠 姬虹 (24)
臣服·激愤·婉讽 宋伟杰 (42)
——美国华裔英文文学三作家、三群落、三阶段

热点笔会

- 美国1994年中期选举的影响初探 杨达洲 (54)
1994年美国中期选举巡视 周琪 (57)
美国是否会出现更大的动荡? 金君晖 (64)
——中期选举后的一点思考
选民的造反 方晓光 (66)
——试析1994年美国中期选举

随笔

- 一篇旧作的自省 王缉思 (69)
学术论文的规范化问题 杨玉圣 (72)
关于美国散文 朱世达 (75)

信息

- 美国中期选举研讨会综述 金灿荣 (78)
'94“中美关系研讨会”在华盛顿召开 晓端 (80)
董乐山、李文俊等荣获“中美文学交流奖” 斯萍 (81)

新书架

(82)

译著快讯 (68)

编后 (84)

本期责任编辑: 赵梅

编辑出版

中华美国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照排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印刷装订
北京仰山印刷厂

发行、订阅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刊号
ISSN1002-8986/CN11-1170 / C@

国外代号
Q1122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定价：
国内版 3.00 元
国际版 3.00 美元（邮费在外）

AMERICAN STUDIES

Spring 1995

Vol. 9, No. 1

ARTICLES

THE U. S. POLITICO-CULTURAL SPLIT AND EVOLUTION OF U. S.
POLITICS

Jin Canrong (7)

The American politico-cultural split refers to the situation in which dissensions among policy viewpoints are interwoven with conflicts of cultural values.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social split. Neither is it a mere political split nor a cultural one. It came into being with the advent of the New Deal, developed in the post-WWII period (especially in the 1960s) and got into shape in the early 1970s. Since the New Deal, developments of American society, in all its aspects, have been affected considerably by the split, and so has been the political process. The right swing of the U. S. political pendulum in the past two years and the unfavorable image of Bill Clinton can all be accounted for by this pattern of political-cultural split.

RE-CONCEPTUALIZING SINO-AMERICAN RELATIONS

Jia Qingguo (29)

How to depict the nature and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s a controversial issue. In general one can identify three basic

views: (1) that the relationship is basically friendly; (2) that it is basically hostile; and (3) that like a pendulum it swings between excessive friendship and undue hostility. This essay first sketches these three views. Then it critically examines these views against some historical facts. Finally, it attempts to identify and analyze some deeper, structural factors shaping the relationship and on that basis proposes a new explanatory model. According to the new model, the Sino-American relationship is neither friendly nor hostile and its shifts are not as extreme and regular as the pendulum analogy would suggest. Instead, it moves between limited conflicts and cooperation. The new model also argues that the role of the two governments in shap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s greater than what the traditional views are ready to admit.

STUDIES OF SINO-U. S. RELATIONS IN AMERICA

(1969-1992)

Zi Zhongyun and Ji Hong (50)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Sino-U. S. relationship began in the late 1960s. Considerable progress has been made along with the continuing improve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since then. A large number of books and articles have been published, covering political, military, economic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subject. There are also comparative studies dealing with mutual images and conceptual frameworks. This paper aims at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and studying of Sino-U. S. relations by way of reviewing these studies.

LITERATURE IN ENGLISH BY CHINESE AMERICANS: THREE WRITERS, THREE GROUPS, AND THREE PERIODS

Song Weijie (79)

As part of American minority literature and even part of the entire American literature, the Chinese Americans' literature in English made its first appearance in the early 1970s and tends to come to the fore as a new force by the 1990s. According to their styles of writing, Chinese American writers may b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roughly corresponding to three periods of development of this literature. First, writers who submit to and identify with American literature; second, those who radically oppose stereotyped prejudices; and third, those who moderately criticize Western misinterpretations of the East. By depicting traits of three representatives of these writers, Pardee Lowe, Frank Chin and David Henry Hwang, this article tries to analyze the different stands and styles of the writings of Chinese American writers and their expressions of Chinese Americans' historical experiences.

WORKSHOP ON HOT ISSUE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IMPACT OF THE 1994 U. S. MIDTERM ELECTION

Yang Dazhou (106)

A SURVEY OF THE 1994 U. S. MIDTERM ELECTION

Zhou Qi (111)

WILL THE UNITED STATES BECOME MORE TURBULENT—AN AFTERTHOUGHT

ON THE U. S. MIDTERM ELECTION	Jin Junhui (121)
THE VOTERS' REBELLION: AN ANALYSIS OF THE 1994 U. S. MIDTERM ELECTION	Fang Xiaoguang (125)

INFORMAL ESSAYS

SELF-EXAMINING A FORMER THESIS	Wang Jisi (130)
STANDARDIZATION OF ACADEMIC PAPERS	Yang Yusheng (135)
ON AMERICAN PROSES	Zhu Shidai (140)

ACTIVITIES

A REPORT OF THE WORKSHOP ON THE 1994 U. S. MIDTERM ELECTIONS	Jin Canrong (145)
THE WORKSHOP ON "U. S. -CHINA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WORLD, 1994" CONVENED IN WASHINGTON, D. C.	Xiao Duan (148)
DONG LESHAN AND LI WENJUN RECEIVE THE "AWARD FOR SINO-AMERICAN LITERARY EXCHANGES"	Si Ping (150)
NEW BOOKS	(151)
RECENT TRANSLATIONS INTO CHINESE	(129)
HOW TO ANNOTATE FOR <i>AMERICAN STUDIES</i>	(155)
A NOTICE TO CONTRIBUTORS	(159)
EDITOR'S NOTE	(160)

《美国研究》1995年第1期

政治-文化分裂与美国政局演变

金灿荣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两年来美国政局的演变

随着中期选举降下帷幕，克林顿第一届任期的前半段施政过程被划上了休止符。两年来的美国政局演变，在理论上可以区分为两个过程，第一是克林顿推进其政策主张的过程，第二是围绕政策的推进而展开的政治斗争和力量转换的过程。

就第一个过程而言，克林顿是以非常积极的姿态推进其政策主张的。关于克林顿政府在提出政策主张、推动政策立法方面的具体活动，我国新闻界和学术界多有介绍和分析，不再赘述。这里只是指出，在克林顿过去两年的施政中存在着三个特点：第一，虽然主要施政目标未达到，但总的说来做的事情不少。克林顿的主要施政目标是促使国会通过健康保险改革法案，从而将保险的覆盖面由目前的85%扩大到100%。在1994年1月25日的《国情咨文》中，克林顿宣称要使1994年成为“健保改革之年”。然而，这一主要立法计划却在马上就要结束的第103届国会中搁浅，并且在未来104届国会中的前景也未必美妙。另一方面，两年来克林顿取得的成绩还是不少的。举其大端，内政方面有：在经济政策领域，上台伊始就提出并部分实施了刺激就业增长的短期经济计划，促成通过在5年时间里减少5000亿美元联邦赤字的预算方案；在社会政策领域，主要成绩有“布雷迪禁枪法案”、“打击犯罪法案”、关于教育改革的“公元2000年目标”和“从学校到工作”等计划。外交方面有：在贸易关系方面，促使国会批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乌拉圭回合协议”，召开亚太经合会首次西雅图非正式首脑会议，召开30年来头一次迈阿密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在政治与安全关系方面，促成中东和谈，与盟国的关系虽有摩擦但基本平稳，改善了中美关系，与俄国基本上保持了良好关系，第二年还在一些热点问题上取得进展。克林顿曾自我评价说，本届政府第一年内所做的事情超过战后历届政府在同期内的作为。^{〔1〕}第二，先内政，后外交。有鉴于外交成绩对布什竞选连任没有起作用，加上施政重点在国内，克林顿在第一年任期中对外交比较忽视。一度导致其外交政策摇摆不定，饱尝批评，引起人们怀疑克林顿领导外交的能力。认识到外交上的成功固然不足以保证其连任成功，但外交上的失败却可能是致命的，克林顿在第二年开始在内政外交之间平衡使用精力，外交政策渐有起色。第三，施政充满妥协性，而且往往是克林顿让步较多。克林顿在《国情咨文》中称，在第一年施政中从未使用过否决权。这并不说明白宫与国会充满和谐，而是说明克林顿的立场极富妥协性。美国新闻媒体中已出现一个新词——“克林顿式的妥协”（Clinton's compromise）。以“打击犯罪法案”为例，该法案一开始就是妥协的产物，既包括加大打击犯罪力度等共和党人的主张，又包括一些被共和党讥为“变相社会福利政策”的、通过增加开支来加强教育和引导从而预防犯罪的民主党人的主张。法案最后依靠共和党温和派得以通过，但代价是在原来已被压缩过的330亿美元总开支中再削减30亿预防犯罪开支。舆论界和共和党借此宣称，法案的通过是共和党的胜利。

就第二个政局演变过程而言,可以用两个现象来概括:首先,出现了政治钟摆大幅右摆现象。在1992年大选中选民把克林顿送入白宫,同时还让民主党控制国会两院,但在中期选举中却使克林顿的声望降到底点,并让共和党在参院、众院、州长和州议会各项选战中全面获胜,舆论惊呼华盛顿发生“政治地震”,政治钟摆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大幅度右移。其次,出现了“克林顿现象”。本文所谓说的“克林顿现象”,简单地说就是克林顿虽然取得不少成绩,而且客观上形势也不错,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使人头痛的联邦财政赤字从1992年的高峰持续两年下降,(2)但是,两年来克林顿的所做所为一直争议不断,得不到社会好评。关于这一点,克林顿本人深有体会。1994年6月24日克林顿接受圣路易市一家电台的电话采访时激愤地说,本世纪以来没有一位美国总统像他那样受到如此频繁而且恶毒的攻击。(3)

“克林顿现象”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一些政治势力在攻击克林顿及其心腹方面乐此不疲。克林顿的“桃色”旧闻不断见诸报端。特别是克林顿夫妇长期的密友福斯特自杀并且一些与“白水案”有关的文件随之失踪之后,“他杀说”甚嚣尘上,以“白水案”为核心的克林顿夫妇的财务问题被媒体反复渲染。最后导致国会设立一个由独立检察官组成的特别调查委员会,并举行了系列听证会。在这一过程中,克林顿从小石城带来的心腹班子丧失殆尽。第二,政府推进每一项政策都遇到极大阻力。不提围绕全民健保法案展开的激烈较量,就已通过的法案而言,从1993年的预算法案、布雷迪禁枪法案到1994年打击犯罪法案,从1993年底批准“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到最后批准“乌拉圭回合协议”,克林顿政府无不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第三,克林顿本人及其政策所获社会评价不高。一般说来美国新闻界(尤其是全国性媒体)是比较自由派的,多数亲民主党人。事实上,新闻界与克林顿确有过一段蜜月期。在1992年大选期间即已有人提出克林顿的绯闻和“白水案”问题,但被新闻界忽视或掩盖,从而帮了克林顿大忙。专家估计,80%的新闻界人士投了克林顿的票。(4)奇怪的是,克林顿上台不久新闻界就开始与他针锋相对。据统计,他上台头17个月,美国三大电视网对他作过3200次报道,其中75%是负面的,也就是说,平均每晚有5次攻讦他的言论。(5)在此情况下,共和党借机夹攻克林顿。于是,有些法案吸收了共和党的主张,它们的通过就成了共和党的胜利;有些比较多的是克林顿和民主党的主张,那么这些法案就成了无用之论。结果,这在一个方面促成克林顿声望大降。1994年入夏以来,克林顿的民意评分始终只有40%左右,这是战后历届总统执政同样一段时间后的最低支持率。共和党人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在中期选举中,他们竭力把历来集中于地方问题的中选变成对克林顿的全国性信任投票。中期选举的结果表明,这一策略取得了部分的成功。

对于“克林顿现象”和政治钟摆大幅右移现象的产生原因,民主党在中选之后提出一种解释。他们认为,克林顿的社会评价下降严重削弱了民主党整体政治地位,是该党中选失利的主要原因。而克林顿社会评价的下降不在于其政策有什么问题,而在于:首先,克林顿政府对自己的政策思想和成绩宣传得不够。其次,克林顿施政的程序安排出了错误。主要是第一年不该一上来就提出在军队搞同性恋合法化,结果导致将军们反戈,宗教领袖们震怒;第二年又太集中于全民健保法案,没有尽力推进社会福利改革法案,而对后一法案两党共同点较多,本来是可以做出一点成绩来的。

民主党之外的解释主要有:第一,克林顿的立场变化太多、太快,人们不信任他。(6)与克林顿相比,里根的政治立场非常鲜明,支持者和反对者基本固定;而克林顿却极善于转变立场,这充分显示了其政客特征,使得支持者不敢信任他,而反对者愈发坚定。第二,近年的经济发展未给老百姓带来实惠,克林顿和民主党也就不能从中汲取政治支持。第三,反在职者情绪在前年大选中就已出现,而且在冷战后的世界其他国家也普遍存在,克林顿和其他民主党人身居官职,自该倒霉。

上述种种解释都是成立的。不过,本文认为产生“克林顿现象”和政治钟摆右移现象还

有更深刻的原因，那就是美国的政治—文化分裂。

美国的政治—文化分裂

在论及美国的政治—文化分裂及其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之前，有必要先搞清楚政治—文化分裂的起点是什么，即分裂发生前存在着什么样的社会型态以及政治和文化型态。

美国是个典型的移民国家，社会构成极其复杂。但是，从美国社会产生的那一天起，直到建国，直到历史发展的今天，美国始终存在一个主流社会和一种主流文化，即一个符合主流社会需要的价值准则、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体系。美国社会首先是由欧洲移民组成的社会，其中最早的移民是英国移民，并且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里英国裔移民都是人口最多的社会群体。（7）这就决定了美国是个白人欧洲型社会，其主流文化是欧洲文化的移植物，其中英国的传统居主导地位。美国人通用的是英语，美国主流文化的代表性型态是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典型的美国人是所谓的WASP，即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新教徒。来自欧洲的宗教传统对美国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其中新教的影响尤为突出。乘坐“五月花号”船来到北美洲的“移民始祖”是英国的清教徒，他们不畏艰险横渡大西洋，奔向蛮荒的美洲大陆，不是为了淘金（相形之下，今天绝大多数移民美国的人们主要是出于经济动机），而是为了追求宗教自由。立国后，美国宪法明确拒绝了建立国家宗教、实行政教合一的可能性，确保了宗教自由原则。各种源于欧洲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新教在美国的大地上繁荣起来，欧洲型宗教文化成为美国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在美国具有巨大的社会功能，其中最突出的是帮助主流社会维持现存秩序。

如果把17、18世纪欧洲的社会思潮简单地划分为封建专制主义和资产阶级进步思潮，（8）那么美国的主流文化就是在欧洲资产阶级进步思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9）欧洲的专制主义传统对其影响甚微。该文化的核心是欧洲自由主义传统和美国式的个人主义。（10）

美国主流文化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两个富有政治意味并且专门属于美国的特性。（11）第一，坚持最起码的、最基本的一致性。其观念上的表现是所谓“美利坚主义”，其政治上的表现是本土主义势力（如历史上的美国人党、非美活动委员会等）在历史上的种种活动。由于美国社会是由许多种族、民族、宗教和地域团体等组成的复杂拼合体，而且历史短暂，没有时间从容消化差异因素，因此其主流文化一方面容忍各种差异存在，使不同社会团体都有生存和活动的自由度，另一方面却坚持为维护社会统一所必需的最基本的一致性。任何对基本一致性的威胁，都将受到美国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的坚决反击。第二，坚持变革的渐进性，即主张有控制的变革。美国主流文化的核心是欧洲古典自由主义，尊重进步，不反对变革。其哲学基础是个人本位，把个人选择的自由置于任何特定价值体系之上；其政治上的主张是宪政主义和限权政府原则；经济上则主要表现为小政府主张和放任主义思想。美国革命的第一价值目标是自由而不是民主，民主体制是因为它相对其他政治形式最能保障自由而被采用的。（12）美国的政治体制也因此被设计成权力分散式的，对社会的干预能力被降到最少、最必需的程度。正是基于这种自由主义内核，美国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是不反对变革的，事实上美国社会进步和变化之快是近代以来的世界各国中少有的。另一方面，美国主流文化对革命、对激进变革抱有深刻的怀疑态度，它所推崇的是相互妥协的、有控制的变革。美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虽然革命的领导者基本上都接受了自由主义的概念，但是他们几乎都是受过欧洲式教育的、具有贵族气质的有产者和知识分子。（13）这一特点就把美国革命与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和激进知识分子领导的现代革命区别开来了。从美国宪法制订者们设立参议院时的种种考虑中，（14）从他们有意制造修宪的困难等方面，都可以感觉到对激进变革的保守态度。就此意义而言，我们可以把美国主流文化的这种特质称作

“保守的自由主义”，主流派美国人可以称作“反革命的革命派”。

直到本世纪30年代，上述主流文化一统天下、全面主导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包括政府行为）的局面持续了数百年。南北战争也没有中断这一局面，因为内战中虽有思想和文化冲突，但区域利益冲突占绝对主导地位。然而，30年代经济大危机及其引发的严重社会危机，完全暴露了小政府和放任主义思想在解决现代社会问题上的无能为力，宣告了统治美国数百年、尤其被上世纪中期之后的美国社会奉为金科玉律的自由主义政策体系破产，信誉扫地，美国的政治—文化分裂由此而来。

随着罗斯福“新政”的推行，一方面，形成了民主党自由主义。新的自由主义是岷一种修正型自由主义，它并不反对古典自由主义中的个人自由观念，但强调要为每个人享受自由创造基本的平等条件。平等观念在美国社会价值系统中的地位由此大大提升。而为实现平等，就必须引进政府干预机制，大大扩张政府职能，实现政府广泛而有效地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从而改变美国历史上先个人、后社会，先社会、后国家，强社会、弱国家的传统格局。（15）民主党的自由主义及其政策得到所谓“新政”联盟的支持，该联盟包括劳工、少数民族和少数种族、自由派知识分子、多数妇女等非主流社会群体。另一方面，同时形成了共和党保守主义。美国的现代保守主义更像主流文化的传人，其哲学思想堪称原教旨主义的古典自由主义。它仍然坚持把个人自由放在第一位，其政策主张的核心仍然是放任主义和小政府，并且在社会问题上坚持家庭的价值和对宗教的忠诚。共和党保守主义与欧洲历史上的保守主义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它只是在坚持欧洲自由主义的原始意义，反对给自由主义增添平等观、政府干预论等内涵这个方面才能被称作保守主义。（16）共和党的典型支持者是男性白人中产或中上阶级，多数工商管理人士和专业人士属于共和党。共和党在人数上少于民主党，“新政”迄今共和党选民始终只占选民总数的20%，而民主党一度达到50%（近年降至40%，其余40%为独立派选民），（17）但是，共和党人的平均活动能量远远超过民主党对手。在争取独立派选民方面，共和党比民主党有办法。

二战期间，由于战争的形势，新型自由主义的发展以及民主党自由主义与共和党保守主义的冲突均未完全展开。但是战后，尤其是60年代，以越战为契机，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妇女运动、青年学生运动以及社会各界的反战运动风起云涌，使美国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之中。政府权力也急剧扩张，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过“新政”时期。肯尼迪的“新边疆”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都是社会改造方面的大手笔。截止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社会的政治—文化分裂现象可以说暴露无遗了。缘“新政”而起的政治—文化分裂，至此基本形成稳定的格局。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的地位急剧下降，长期属于非主流社会的弱势集团和非主流文化的地位大为提升（当然还不致于取代前者）。

这里应当明确和强调的是，所谓美国的政治—文化分裂是一种政策主张对立和文化观念冲突相互交织的状态。具体说来它是指：（1）政治上，民主党与共和党对峙，自由派与保守派交锋。（2）政策上，存在两种对立的主张，自由派主张扩大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要求政府参与社会财富再分配以促进平等，对原来的弱势社会集团（如黑人、妇女等）实行照顾性的倾斜政策，对异端行为（如同性恋、家庭解体等）采取容忍政策；保守派则主张小政府，按市场原则分配财富，强调机会平等，坚持家庭价值和宗教的忠诚。（3）思想上，自由派提倡修正型的民主党自由主义，要求在原来的自由主义观念体系中加大平等观的份量，加入政府干预论；而保守派则坚持原教旨主义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4）文化上，自由派容忍并支持多元文化，而保守派则坚持主流文化的主导性。

政治—文化分裂不是社会的分裂，因为政治—文化分裂是同一个大框架内部的分裂，对峙各方对于美国基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都是认同的。虽然各种社会集团的利益要求差距加大，但还远不至于分裂。另外，政治—文化分裂既不同于单纯以利益分歧或冲突为基础的政治分裂，即单纯的政治势力重新排列组合或重新组党，因为它是以主流文化和多元文化

的冲突为背景、为基础的；又不同于单纯以观念差异为基础的文化分裂，因为主流文化和代表非主流文化的多元文化相冲突是有明显政治目的的，是为了达到各自的利益和政策主张这类现实目标而展开的文化交锋。政治—文化分裂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远不是简单划一的，而是交织出现、极为复杂的。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内部都同时存在自由派和保守派，只不过民主党内自由派更多，而共和党保守派更强。大量的独立派选民则是根据具体的问题而在两党间摇摆，在一个问题上赞同民主党，而在另一个问题上投向共和党。就个人而言情况更为复杂，一个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新教徒可以同时是多元文化的激烈支持者，一个非主流社会的成员可以具备主流文化的全部观念；一个政治上的保守派可以同时是文化上的开明派，而一个文化上的自由派却可能信奉最为极端的保守主义政治信条。

随着美国的政治—文化分裂由出现、发展，终至定型，“新政”迄今、以至于未岷来美国社会的政治（包括外交）、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都处在一种新型的、不同于历史上的社会背景框架中。这就要求观察美国的人们在分析任何具体发展过程或问题时，不仅要把握住传统的制度框架和具体问题上的利益或观点分歧，而且还要把握住上述政治—文化分裂格局所造成的影响。

民主党自由主义战后大发展的原因主要有：第一，在人口构成中非主流人群的绝对数量和比例增加。黑人人口增长很快，更重要的是移民中的非欧洲人比例大增，尤其是1965年移民法通过后更是如此。（18）第二，非主流社会集团自我意识觉醒，并开始为争取自己应有的权益而斗争。科技和通讯手段的发达、教育的普及、城市化的实现和就业机会的增长，是刺激妇女、黑人与其他少数民族等原来的社会弱势集团自我意识觉醒的基本原因。另外一个因素是政治因素，即随着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勃兴，许多民族国家纷纷独立，来自这些国度的群体的自我意识和自豪感随之加强。第三，从冷战出发与社会主义阵营争夺意识形态主导权的需要。以社会平等为第一价值目标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对美国主流社会奉为圭臬的古典自由主义价值体系发出严峻挑战，并且对战后新兴国家产生巨大的感召力。为了争夺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态主导权，主流社会不得不对国内非主流集团的平等要求让步。第四，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和50、60年代经济与科技的大发展，也给主流社会的让步政策提供了心理基础与物质条件。（19）

战后民主党自由主义大发展所带来的积极后果是：第一，政治民主进一步扩展，并深入到社会生活领域。原先的弱势社会集团，如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妇女等，社会地位均有不同程度提高，得到更多的尊重。第二，社会思潮和人们的思维活动更为活跃和丰富。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现代思潮或后现代思潮层出不穷，其中不乏严肃的思考。

但是，与自由主义大发展同时发生的政治—文化分裂的深化和定型，又导致了严重的问题。第一，统一的价值准则丧失，观念混乱，甚至连乱七八糟的东西也可以自成一家，还都还有人鼓噪称好。第二，社会问题日趋严重。由于日益缺乏统一的道德标准，结果家庭解体、教育水平下降、犯罪活动猖獗。社会福利制度救济了一些穷人，却又造就了一批缺乏自立精神的懒人。另外，在教育、就业等方面对妇女、黑人提供强制性定额照顾的“照顾行动”（Affirmative Action）计划，（20）自70年代以来得到广泛推行。这对美国人一贯信奉的机会均等观念形成挑战，被不少人认为是“逆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从而导致了新的种族紧张关系。第三，自由主义政策长期推行的结果，导致美国经济在70年代出现停滞和通胀并存的局面。本身就是滞胀一个来源的自由主义政策体系对此束手无策。加上国际格局变动等因素的作用，美国国力相对下降的实在70年代显露出来。至此，民主党自由主义声誉大减，人心思变。

战后自由主义的急速发展和政治—文化分裂的深化，威胁了前述美国主流文化的两个基本特性：非主流社会的地位迅速上升和多元文化的勃兴，威胁了美国社会和文化的根本一致

性；社会的急剧变化违反了变革的渐进性原则。这就必然会引发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及其政治上的代表共和党保守主义的反击。不过，在3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自由主义主导美国政坛近半个世纪的时期里，保守主义的反击没有成功。值得提出的反击事例至少有两个，一是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和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一些活动。不过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对外（苏联）的，尽管其活动限于国内。这是出于害怕“共产主义扩张”的威胁、害怕共产主义思想破坏美国社会的基本原则和基本一致性而作出的保守主义反弹。对国内政治没有产生广泛和长期的影响。二是1964年极右派戈德华特（Barry M. Goldwater）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结果惨败。

在70年代，自由主义已经失去了咄咄逼人的上升势头，但仍保持了政治上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保守主义开始积聚力量，意指主流社会的“沉默的多数”（silent majority）一词反复被人使用。到80年代，以里根赢得1980年大选的胜利为标志，美国进入了以“新保守主义”为旗号的保守主义复兴时期。保守主义积极进攻，而自由主义采取守势姿态。这—是因为自由主义政策所带来的问题在70年代充分暴露，二是因为里根的出现解决了长期困扰保守主义运动的如何聚集力量的问题。长期以来，非主流文化由于有主流文化这个共同的靶子而得以聚合力量，形成攻势，而主流文化却难以在非主流文化中找到一个值得合力攻击的对象。然而，里根的崛起使保守主义运动获得了一个旗手、一个共同召集人，保守主义的力量由此得以在80年代凸现出来。

随着里根任期届满、布什继任，保守主义运动又陷入群龙无首的涣散状态。与里根不同，布什是个管家型而非鼓动型的政治家，因此难以凝聚庞大的保守主义运动。加上里根的保守主义政策施行数年后也产生了很多问题，最明显的如联邦赤字由1万亿美元上升到4万亿，贫富差距拉大等等，结果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形成了保守主义回潮处于低落状态的局面，保守主义对自由主义的反攻暂时中止。这构成了两年前民主党获胜、克林顿执政的重要历史背景之一。

70年代的实践证明了解单靠自由主义解决不了美国的问题。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越战断送了“伟大社会”。由于越战的干扰，在60年代这个民主党自由主义的黄金时期，自由主义未能得到全部的资源以推行其政策，这就减少了其成功的机率。另一方面，80年代里根主义的实践则再一次证明，单靠保守主义同样不解决问题。必须指出，在美国以外的发达国家里，政府权力与市场的结合比美国紧密。美国对几个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连年居高不下，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些国家政府的保护政策造成的。所以，世界政治与经济的现实也决定了美国不可能单独依靠市场的力量来解决问题。或许可以说，美国社会需要的是能在自由和保守两派间找到平衡点，能使对立双方合作一致、共同解决问题的新的政策思想和政策体系。这是克林顿上台的另一个重要历史背景。

政治-文化分裂与政局演变

在1992年大选中，克林顿充分利用了保守主义复兴的势头低落、人们希望找到新的政策平衡点这种历史背景。他高扬“变革”大旗，提出一套自称既不同于民主党自由主义、又不同于共和党保守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体系，（21）从而在选举中占了主动。

不过，美国政治—文化分裂的格局对克林顿先天不利，因为克林顿不符合主流文化的标准：他有逃避兵役的经历，他承认吸过大麻，他的绯闻不断，如此等等。保守派对他抱有深刻的怀疑态度。所以，虽然克林顿的竞选策略是成功的，但是最后他只是以43%的选民票入主白宫，是美国历史上又一位少数派总统，其选民基础并不强大。事实上，克林顿夺得总统宝座主要不在于他的竞选活动搞得不好，而在于布什竞选连任的活动组织得太糟糕，被有些美国分析家认为是总统选举史上最差的一次。（22）加上当时美国经济正处在自然衰退期，

这虽与布什政府无关，但依然沉重打击了布什的政治地位。所以，可以说是布什输了1992年大选而不是克林顿赢了这场选举。

政治基础并不坚强的克林顿上台后，却极为雄心勃勃，大有仿效他所崇拜的肯尼迪总统、推动美国再开拓一个新边疆的劲头。他上台后的作为在两个方面冒犯了保守派：一是政策方面，他的一些政策复归了民主党自由主义，最明显的是保障同性恋权利和支持堕胎合法化，这使保守派大为光火。另外，布雷迪法案的通过使他得罪了全国枪支协会的成员。二是施政风格方面，他的一些施政风格不仅使许多普通美国人不满意，更使保守派无法忍受。这主要有：施政如竞选，说得多，做得少；施政缺焦点，立场变化太快、太多；夫人干政。其中，第一夫人希拉里在没有任何公职的情况下居然主持制定克林顿政府的核心改革法案——全民健保法案，这尤其使保守派人士承受不了。这样一来，处于消沉状态的保守主义复兴运动找到了共同的敌人，重新活跃起来。两年来，国会共和党人表现得极为团结和有纪律，多次成功地挫败克林顿的施政努力；而国会外的保守派则集中攻击克林顿其人、其心腹和其政策。“克林顿现象”由此在美国政治—文化分裂的格局中产生出来。而“克林顿现象”本身严重损害了克林顿的政治地位，进而削弱了民主党的整体政治影响力，从一个方面导致共和党在中期选举获得胜利，使政治钟摆向右摆动。

美国的政治—文化分裂导致了“克林顿现象”和政治钟摆大幅右摆现象，而这些现象又反过来再次凸显了政治—文化分裂的事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了这一事实，并开始在美国政治—文化分裂的格局中寻找发生在美国的各种事件的背后原因。最近英国《卫报》上的一篇文章对美国的政治—文化分裂作了非常具体而生动的描述，极为形象传神。作者写道：自由派主要集中在北方的大城市，是一种城市同盟。该集团的精英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主要集中在东部沿岸，并可能岷掌握着好莱坞。他们读《纽约时报》或者《华盛顿邮报》，看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新闻。他们上过大学，通常有研究生学位。他们主张妇女享有平等权利，赞成堕胎权。他们拥有自由化的大学校园。在他们后面是黑人、拉丁裔移民、下层劳工和多数妇女，他们喜欢看画面直观的电视，其中不少是中学辍学者。他们住在城市里，几乎很少是双亲家庭。他们通常依靠福利生存，指望并相信政府的力量。他们通常投票支持民主党。另一方是新兴力量：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他们住在郊区，只上过高中，顶多是大学本科，经常听（中波）听众可以参与的访谈广播。他们绝大多数是白人，男性。他们的中心区域是南方及日益扩大的中西部乡村。他们对庞大的政府干预不以为然，而相信军方的力量，通常投共和党的票。（23）

通过分析美国的政治—文化分裂和两年来的政局演变，人们可以发现这样两个结论：第一，保守主义仍在复兴，而且力量仍然强大。“沉默的多数”不再沉默。80年代以来美国政坛的力量攻防格局大致是这样的：自由派一直处于守势，失去了上升势头；保守派积极反攻，但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攻势暂缓。近两年来保守派又恢复了进攻的态势，并在中期选举中取得了重大胜利。（24）第二，冷战的结束加深了分裂，并加强了保守派的力量。冷战结束是以苏联的自我崩溃、两极格局瓦解为标志的，它对保守主义的帮助表现在这些方面：首先，苏联的不战而败给保守主义提供了现实依据，说明其坚持的原则是正确的。从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一文和布热津斯基的（Zbigniew Brzezinski）的《大失败》一书中，（25）人们都可以体会到美国主流文化代表者们的这种自我评价。其次，人们对国家安全的担心下降，外来的意识形态竞争压力减小，而国内问题特别是社会问题突出，这些冷战后的转变都促使保守主义及其代表的主流文化不必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容忍异端。

“新政”以来，美国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是在政治—文化分裂的格局中展开的，政治发展过程是其中之一。未来的美国政治发展将仍然在政治—文化分裂的影响中进行，其主要的表现大概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克林顿个人政治命运的影响。克林顿在美国政治—文化

分裂格局中的地位是非常尴尬的。过去的人生经历给他打上的自由派烙印,使克林顿较之于一般的民主党总统更难得到保守派的信任与合作;而作为少数派总统,他为了取得成绩以竞选连任,又必须寻求共和党人一定程度上的合作,为此不得不做出妥协,在中期选举使共和党控制国会后情况更是如此;但是,由于连续出现妥协,很难保证原来支持他的民主党人士不转变立场。事实上,民主党内部已有人在酝酿换马。这样一来,在1996年大选中克林顿不仅肯定会遭到共和党人的强大冲击,而且会在民主党内首先受到严峻挑战,不能排除他在预选中被拉下马的可能性。

第二,对政府解决问题能力的影响。当今的美国政府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和要求。首先,社会问题上升到突出的位置。这次中期选举中的争论都是围绕着社会问题展开的。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的难度超过其他问题,而这类问题解决不好将从根本上影响美国的前途。需要指出,部分社会问题和社会问题的部分复杂性就来源于政治—文化分裂的格局。其次,美国经济正处于结构转换时期。近年的经济增长没有给民众带来实惠,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就业结构正在变化,收入较高的中间管理层的位置大量减少,新的就业机会多是低收入的、临时性的。最后,冷战后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挑战的绝对强度不如冷战时期,但是挑战的性质却比过去复杂得多。另一方面,政治—文化分裂严重限制了为解决这些新问题、新要求而寻找共同目标的努力,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冷战后美国政府内外政策制订过程中的混乱状态。前几年刚完成《大失败》一书的布热津斯基近来出版了一本《大混乱》,这种心理转变非常有意思。(26)

第三,对政府与民众关系的影响。冷战后世界各国普遍出现了政府信誉下降,民众对在职者不满的情绪,这里面存在着一些共同因素,但也有各国独特的原因。就美国来讲,政治—文化分裂就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不仅限制了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造成许多无谓的政党政治斗争,引起民众的厌烦心理。反在职者情绪将长期存在,对未来的任何执政者都形成威胁。这种情绪还为民主、共和两党之外的第三势力的出现和发挥影响提供了社会思潮基础。

美国的政治—文化分裂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状态,而是随时都在变动之中的。目前它既有进一步分化的趋势,又有整合的迹象。从分的方面看,有大学中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冲突加剧;(27)而《正态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商和阶级结构》一书在美国畅销并遭致大量批评性反应,则说明新的种族矛盾抬头。(28)从合的方面看,一部分非主流社会成员开始向主流社会靠拢。最新的例子是,黑人民权领袖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与一些黑人牧师共同组织了一个“彩虹联盟”(Rainbow League)。他们在黑人社区四处宣讲黑人要自立观念,要求黑人利用自己的力量来解决黑人社区的犯罪、吸毒、教育水准下降、家庭破裂等问题,而不要一味指责白人社会,并永远躺在福利的摇篮里长不大。

从未来的发展看,较代表非主流文化的自由主义和较代表主流文化的保守主义都有一些支持因素。从自由主义方面看其支持因素是:第一,非主流社会正在成长,非欧洲移民大增,主要是拉美裔移民,而且无法遏止。(29)美国日益由一个欧洲型社会变成一个世界型社会(注意,问题在于不是一个全球化或全球社会),由一个民族熔炉社会变成一个马赛克社会。第二,美国主流文化的核心是欧洲古典自由主义,它具有尊重选择和变革的基本性质;建立在自由主义哲学基础上的社会体系本质上是有益于非主流社会发展的。从保守主义方面看其支持因素是:第一,非主流社会及其文化力量上升必将带来一系列问题,这将有助于保守主义凝聚力量。第二,主流社会的力量仍然强大,如果在政治上被有效利用,将有可能减缓或遏止非主流社会的成长。

美国政治—文化分裂的格局在未来如何演变是很难预测的。可以肯定的只有一点:包括政治进程在内的美国社会各方面的未来发展,仍将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多元文化与主流文化、非主流社会与主流社会的对峙中展开。

注释:

(1) U.S. Information Service, Embassy of the U.S.A., *Bulletin*, January 25, 1994, pp. 23-29. 另见1994年1月25日克林顿《国情咨文》。

(2) 相关数字请见 *Economic Indicator*, October, 1994, 第32页。

(3) 1994年6月25日纽约《世界日报》。

(4) 1994年7月31日纽约《世界周刊》。

(5) 1994年9月28日纽约《世界周刊》。

(6) 美国学者康原(John Kamm)在1994年12月1日中国外交学会举办的中期选举讲座会上,在与笔者交谈时就持这种看法。

(7) 截至1790年,来自英格兰的移民及其后裔占白人总人口60.9%,苏格兰裔8.3%,爱尔兰裔9.7%,总计母语为英语的白人人口比例是78.9%。参见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Bicentennial Edition, Series Z, 20-23, p.1168.

(8) 当时的欧洲已经出现了比较系统的社会主义思想,并且也参与了反封建的斗争。社会主义者一开始就有不同于资产阶级的要求,主要是:“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6页)但是,当时的欧洲社会主义毕竟太微弱了,它不可能进入早期美国历史缔造者们的视野中。反过来,由于早期历史和文化渊源中几乎没有社会主义因素和传统,这就从一个方面造成了社会主义难以在美国发达到欧洲那种程度。

(9) 恩格斯认为,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社会“一开始就建立在资产阶级基础之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8页。

(10) 个人主义一词首先出现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法国,法文是 *individualisme*。个人主义在当时的法国就像在今天中国的政治词汇中一样,专指那种邪恶的、反社会的自我利益冲动,是对社会的一种威胁,相当于当代英语中的 *egoism* 一词,即利己主义。个人主义一词第一次进入英语可能是在1835年美国思想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文章里,英文形式是 *individualism* (参见《大美百科全书》第15卷,第48页,台北·光复出版社,1990年版)。爱默生赋予个人主义正面的、积极的意义,把它改造成为一种对个人优越性的乐观信仰。由于积极意义的个人主义首先在美国出现,并且在美国得到最大范围的赞同,于是正面的个人主义就成了美国式的个人主义,并进而成为美国主流文化的核心观念。今天,事实上在整个西方世界,个人主义的主要涵义都是积极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观,美国式的个人主义观念在向世界扩展。

美国式的个人主义与欧洲古代和近现代史中的许多哲学思想和宗教思想有关。它还发展出一些现代形式,其中一种现代意义的个人主义甚至可以和集体主义相融合。不过,笔者认为传统意义上的美国式个人主义仍然是今日美国主流文化的主干,其基本内容包括三个方面:(1)从目的方面看,个人是最高的价值,社会(包括政府)只是为实现个人目的服务的一种手段。在这个方面,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是对立的。(2)从动力方面看,一切社会问题都产生于个人,而解决问题的最终力量也存在于个人之中。(3)从责任方面看,每个人的人生意义都是由他自己决定的,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负责。

(11) 有关美国主流文化两个特性的总结,参见(英)维尔(M.J.C. Vile):《美国政治》第一、二章。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12) 多数美国学者都是这么看待美国革命的价值取向的。参见James Q. Wilson, *American Government, Institution and Politics*, (M.A.: D.C. Heath and Co., Lexington, 1980),

pp. 16-21.

(13) 这方面最著名的论述是美国历史学家比尔德 (Charles A. Beard) 于 1913 年出版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一书。该书中文版由何希齐译, 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

(14) 汉密尔顿指出:“一个组织完善的参议院是必要的”, 因为它“会在一切情况下都能成为对于政权的一种值得赞赏的制约力量”。见《联邦党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第 321、315 页。

(15) 最能体现美国传统的小政府观念的是这两句话:“政府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罪恶”;“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潘恩写道, 政府“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 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 在其最坏的情况下, 就成为不可容忍的祸害。”《潘恩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 第 3 页。

(16) 在西方国家里, 保守主义一般是指尊重传统的价值, 认为由无数历史的经验累积起来的传统必定要比最杰出的个人理性还要高明, 从而倾向于维持现状, 并小心翼翼地避免创新的这种特性。保守派人士不同于激进分子或进步人士, 后者往往对于现存生活方式不满而致力于寻求新的或自认为更好的制度形式; 保守派也不同于反动分子, 后者也对现状不满, 但认为今不如昔, 而致力于恢复想像中的美好的过去。保守主义在西方是个褒义词, 代表社会稳定的力量, 所以不少政党自称保守党。至于欧洲政治思想史上的保守主义, 是专指法国大革命时期对革命持怀疑、批评和否定态度的政治思潮。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政治家埃蒙·伯克 (Edmund Burke)。参见《大美百科全书》第 7 卷, 第 320-322 页。

(17) 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183 页。

(18)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2*, 112th edition, from No. 8 to No. 10, pp. 11-12.

(19) 五六十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左倾激进主义思潮和运动, 极大地影响了积极推动自由主义发展的许多美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可以看作第五点原因。不过这种影响的具体发生过程还有待深入探讨。对当时美国影响较大的左倾思潮和事件大概有: 古巴革命以及随后盛行于拉美的城市游击战理论; 以萨特的存在主义为哲学基础、以法兰克福学派为理论指导的 1968 年 5 月巴黎学生运动;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在当时的不少美国人眼里是既理性而又理想主义的, 极富魅力。

(20) Affirmative Action 一词在国内通常译成“肯定性行动”。这一方面是英文字面意义如此, 另一方面是因为推行该计划的指导思想中, 还有一些超出简单照顾以外的政治的、文化的、历史的考虑。但是, 该计划的实际推行过程却愈来愈局限于提供简单的照顾。为了反映出 Affirmative Action 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实际情况, 为了方便国内读者的理解, 决定将此词译成“照顾行动”。

(21) 关于克林顿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请见〔美〕威尔·马歇尔、马丁·施拉姆主编:《克林顿变革方略》(达洲等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3 年版。

(22) 同〔6〕。

(23) 1994 年 11 月 26 日英国《卫报》。转引自新华社《参考资料》1994 年 12 月 5 日, 第 22-24 页。

(24)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以来, 保守主义复兴运动席卷西方世界, 与此同时出现的则是社会主义国家中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运动, 以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银行指导下出现的也是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这些现象的同时出现是颇耐人寻味的。

(25)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16 (Summer 1989);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Failure, The Birth and Death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axwell Macmillan International, 1989).

(26) Zbigniew Brzezinski, *Out of Control: Global Turmoil on the Eve of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Maxwell Macmillan International, 1993).

(27) 参见沈宗美文,《美国研究》1992年第3期。

(28) R. J. Herrnstein and Charles Murray, *The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4).

(29) 同(18)。

《美国研究》1995年第1期

重新认识中美关系

在本文修改过程中,王缉思先生和赵梅女士对原稿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作者希望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地感谢。

贾庆国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著名美国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A. Doak Barnett)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这样写道,“中美关系受到地缘政治,军事安全,以及意识形态,文化,政治和经济诸种因素的错综复杂的影响。认识中美关系最重要的是分析影响两国对对方的态度和政策的各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1)大多数研究中美关系的专家和学者都同意这一见解。但是,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认同也到此为止。中美关系具有哪些基本特征历史上中美关系的发展都具有哪些规律性的东西中美关系今后的发展前景如何在这些基本问题上,大家的看法很不一致。本文首先介绍关于中美关系发展的三种基本看法,然后对这三种看法加以分析,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解释模式。

一、“友好”、“敌对”和“钟摆”

总的说来,人们对中美关系发展的特点大致有三种看法。一种认为,中美关系基本上是友好的;另外一种认为,中美关系基本上是敌对的;第三种看法认为,中美关系既不完全友好,也不完全敌对,而是摇摆于友好与敌对两个极端之间,时而友好得甜甜蜜蜜,时而又敌对得不共戴天,跟老式座钟上的钟摆似的。

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美两国从来没有过根本的利害冲突,两国人民对对方有一种特殊的友好感情。持这种观点的多为美国人,他们认为,历史上中国反对外国侵略,美国奉行民族自决的原则,两国之间不仅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而且还相互支持。在他们看来,美国和其他西方列强不同,不仅没有侵占中国的领土,而且还至少在口头上反对其他国家对中国侵略。“华盛顿对几乎所有外国对中国的侵犯都提出了抗议。”本世纪初,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对中国反对西方列强的侵略起到过一定的作用。美国是第一个退回部分庚子赔款的国家。美国在中国的传教士曾在中国兴医办学,对在中国发展现代教育和传播西方医学起到过积极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曾支持中国抗击日

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二战后美国不顾英国的反对，坚决主张扶持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使中国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2)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虽然新中国成立后的头20年间中美两国之间曾充满了对抗和敌意，但是这段时间只是中美两国友好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巨大的偏差”。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就明显地得到了改善。美国学者韩德(Michael Hunt)总结美国人对中美关系历史的这一看法时这样写道：“在中国受到外部侵略和内部动乱的磨难过程中，美国人始终相信这样一种迷信，即美国给中国的无私援助和中国人对此的无限感激造就并加强了两国间一段友谊的黄金时代。”(3)

一些中国人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他们认为中美两国历史上友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们的代表人物蒋廷黻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写道：“世界大国中，和我们友好的是美国。”“中国近百年来受帝国主义的压迫，……美国这近百年中占了我们哪一块地方？……强占了哪一个港口”(4)另外一些中国人虽然认为中美关系有美国侵略的一面，但是也强调友谊的一面。复旦大学的汪熙教授这样写道，“自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109年中，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的领土进行了频繁的掠夺。在几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中，美国是唯一没有占据中国领土的国家。”“美国的传教士在传播圣经的同时，也在中国的土地上办起了新式的学校和医院，传播了科学技术。美国传教士在早期翻译和介绍西方科学技术书籍方面起到过桥梁作用。他们的学校培养了一些买办，但也有不少中国的科学家和政治家是在他们的影响下成长的。”(5)

许多中国人倾向于第二种观点。他们认为中美关系的历史不仅不像持第一种观点的人所描述的那样友好，而且还充满了冲突与敌对。中国学者丁名楠、张振这样写道：“每一个稍稍涉猎过中国近代史的人都会知道，美国是继英国之后第二个从海上侵入中国的国家。鸦片战争后不久，中美两国间的不平等关系就因1844年《望厦条约》的签订而确定下来。美国从此就成为侵华的重要角色之一。它不但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取得了其他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而且带头从中国夺取了多种新的特权。百余年间的美国对华关系，构成了一部侵略的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步伐越迈越大的历史，直到它终于被迫退出中国大陆为止。这期间，美国的势力和影响渗入了两国关系的各个领域，由数不清的条约、章程、合同等结成的侵略体系像无数条绳索，越来越紧密地缠住了中国的周身。巩固和强化在华的特权和地位，从中国掠夺和榨取尽可能多的财富，强迫或诱使中国人服从美国的旨意。这一切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所有这些集中说明了一点：历史上美国对华关系的本质是侵略，中美关系史实质上是一部侵略和被侵略的历史。”(6)许多中国学者的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丁、张两位教授的这种看法。

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也注意到许多中国人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的看法跟美国人很不一样：“我们觉得我们跟中国的接触富有冒险性，令人振奋，并且物质上或精神上有利可图。不喜欢这种接触的美国人可以避免它。中国人则觉得历史上美国与中国的接触是强加给它的，是来自外部的侵略。这种侵略具有污辱性、干扰性和破坏性。西方对传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威胁在19世纪中国人的眼里常常跟独裁法西斯和斯大林主义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人的眼中一样可怕、邪恶与危险。尽管中国人表面上对美国很客气，但是，他们并不像我们对中美友好抱有同样的热情。”(7)费正清先生指出，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中美之间历史上的关系只是一种形式的外国侵略，给他们带来的也只是屈辱和灾难。(8)鲍大可也发现，“即使在那些具有强烈亲美色彩的中国人中间(这些人1949年以前在中国很有影响)，也很少有人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绝对无私的。”(9)美国历史学家韩德也有同感，他写道，历史上中国的领导人从唐绍仪、蒋介石到毛泽东都认为美国跟其他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尽管这些人物的政治立场十分不同。(10)持第三种观点的人认为，中美关系既不像第一种观点所描述的那样一直友好，也不像第二种

观点所指出的那样总是敌对,而是像旧式座钟上的钟摆一样摇摆于友好与敌对之间。根据这种观点,由于中美两国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历史经历,中美两国人民对对方都抱有自相矛盾的态度。在中国人眼中,美国人既是国际公道的倡导者,又是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在美国人眼里,中国人既智慧勤奋值得尊敬又愚昧落后难以救药。美国学者哈罗德-艾萨克斯(Harold Isaacs)的一段话生动地描述了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我们对中国的概念包括近乎永恒的稳定和没完没了的混乱。我们对中国特质的了解包括圣人般的智慧和具有强烈迷信色彩的无知,无法预料的极端,哲理般的平静,和爆炸性的狂热。我们对中国人的感情包括同情与排斥、父母般的慈爱与恼怒、爱慕与敌对,爱与接近恨的恐惧。”(11)

鲍大可写道:历史上“有些时期内中国存在着有影响的亲美团体,美国则存在着亲华的团体,另一些时期,包括50、6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相互敌 拥母星樵蚱蛄主导作用。”根据这种观点,这种相互矛盾的看法导致了两国关系中的一种所谓“爱恨”情结。“美国老百姓对中国的态度跟钟摆一样在爱与恨之间大幅度地摆动。中国人对中国的态度的摆幅可能没有那么大,但是他们也受到敌对和友谊之间明显摆动的影响。”在这种情结的影响下,两国关系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上常常表现出剧烈的摆动,时而关系过分的好,时而关系又特别的坏。(12)

二、理论与现实

仔细分析这些观点,我们发现它们虽然都有一定道理但各有弱点。首先,所谓中美关系基本友好的观点现在看来只是一些人片面的看法。中美友好的前提是两国平等。但是,正如美国科恩(Warren Cohen)教授指出的,历史上,中美两国从来没有真正平等过。(13)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把美国政府当做对等的政府。“大皇帝君临万国,恩被四表,无论内地外夷均系大皇帝百姓”。美国在那时的中国官员的眼中不过是一个遥远而尚未开化的蛮夷之邦而已。“至于该国的基本情况,包括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国家概况等,清廷上下,都不清楚。”(14)清政府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采取了居高临下的态度,直到被迫签订《望厦条约》后还打肿脸充胖子,说美国“仰戴天朝恩德,……自应优加褒奖。”(15)

鸦片战争以后,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更无平等可言。美国步英国后尘,迫使清朝政府签订《望厦条约》,这一条约除规定美国在中国将享有英国通过《南京条约》取得的种种特权以外,还要求中国政府给与美国中国政府可能给与其他外国的任何特权。从此,中美两国间新的不平等关系就以法律形式确定了下来。以后,随着美国国力的日益增强,这一不平等关系愈演愈烈。美国人一方面可以在中国居住旅行,一方面又不必服从中国法律,美国政府一方面要求中国政府对美国门户开放,保护美国人在中国的种种特权,另一方面又对中国人去美国采取越来越严厉的限制并对已在美国居住和工作的中国人实行种族歧视的政策。一方面对中国采取救世主的姿态,另一方面当中国面临列强侵略时又无所作为,任中国由列强宰割。

此外,正如许多中国学者指出的,美国在中国所作的那些对中国有益的事情大都不是为了帮助中国,而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利益。中国至多只是间接的受益者。他们指出,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固然有助于中国现代医学和教育的进步,但是他们建立医院和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在中国传播宗教。美国政府的门户开放照会固然有助于中国政府反对列强进一步瓜分中国的企图,但是美国政府此举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在华取得的各种特权和利益。美国政府归还部分庚子赔款用于中国的教育固然有益于中国的现代化,但是美国政府这样作主要还是为了扩大美国在中国的影响。(16)

不仅如此,历史上两国的利益曾经多次发生严重冲突。鸦片战争结束后,美国步英国的后尘与满清政府签订了性质跟《南京条约》一样的不平等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美国的海军曾跟英法联军一起与中国军队作战,尽管此举未经华盛顿同意。义和团运动爆发后,

美国军队又作为八国联军的主要成员参与了镇压义和团和抢劫焚烧圆明园的强盗活动。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叶,美国政府针对中国实行了种族主义的移民政策。

最后,如同冲突论者指出的,两国间存在的巨大差别和分歧不仅使真正的友谊无法实现,而且连相互了解都难以达到。美国学者沙勒(Michael Schaller)指出,“美国人和中国人从开始接触起就无法正确地了解对方,这反映了他们历史上和文化上的明显差异。他们以各自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作为判断事物是非曲直的标准,并断定对方与之不符的言行是低劣的。”(17)在这种情况下,友谊至多只是人们对现实的一种理想化的解释。

和中美关系友好论一样,中美关系敌对论也失于简单化和片面化。首先,两国关系的发展并不是单方向的。两国关系史上既包括朝敌对发展的时候,比如说50、60年代,也包括关系改善的时期,比如说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在不同的时期里,中美两国的关系比起中国跟英国,俄国和日本的关系的确曾好得多。此外,中美敌对的观点也无法解释历史上中美两国之间的合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两国曾携手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侵略和扩张,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两国又互相配合抵制苏联的对外扩张活动。

敌对论者的根本问题在于忽视了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的种种相互重叠的利益。相互重叠的利益指的是那些虽然在手段和终极目的上不同但在短期目标上一致的利益。正是这种利益限制了两国间的敌对并在不同的时期内导致了两国之间有限的合作。历史上,这些情况很多。比如说,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虽然是为了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所提出的,近期效果却又跟中国避免分裂的利益是一致的。同样,19世纪以来美国在中国的传教事业虽然是为了传播西方宗教和扩大美国对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影响,但客观上效果上对中国发展现代教育,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需要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再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跟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较量跟中国的抗日战争尽管内涵不同但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问题上的利益却是一致的。历史上,这些相互重叠的利益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最后,“钟摆”论者的观点仔细分析起来也不尽人意。尽管它表面上兼顾了中美“友好”和“敌对”的两个方面,但是“钟摆”这个概念并不反映中美两国关系的现实。虽然中美关系史上既有合作的时期,也有敌对的阶段,但是两国间的关系无论是合作也好,还是敌对也好,基本上没有像钟摆这个形象所指的那样极端。历史上,中美两国不仅从来没有正式处于战争状态(即使在朝鲜战争期间,中美也未向对方宣战),同时,两国也从来没有签订过正式盟约(1954年美国跟台湾当局签订的所谓《共同防御条约》是针对当时的中国政府的,因而不算中美之间的正式盟约)。(18)

此外,从时间上讲,中美关系的摆动也不像钟摆模式所表示的那样有规律。历史上,中美关系在合作与敌对之间的变化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时间表。两国什么时候合作,合作多久,何时敌视,敌视多长,都是当时国际和国内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根本不像钟摆运动那样有规律。既然没有什么时间规律可言,用钟摆来描述中美关系的发展也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

在另外一个层次上,我们看到,无论是中美友好论,还是中美敌对论,还是钟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在分析中美关系时总是摆脱不了友好和敌对这个思维轨迹。按照这种思维模式,中美之间要么友好,要么敌对,再就是摇摆两极之间。但是,上面的分析告诉我们,这一思维模式根本无法完整准确地反映中美关系的内容和实质。中美两国历史上从来不曾平等过,历史上两国之间也冲突不断,中美友好只是人们的良好愿望。同时,两国利益大量重叠,这不仅限制了它们间的冲突,也使它们有必要维持基本的合作。历史上,两国关系虽然多有起伏,但是,这一关系既不像“友好”论者所强调的那样友好,也不像“敌对”论者所说的那样敌对,也不像“钟摆论者所描绘的那样极端和有规律。而是受到各种因素来自不同方向的影响,游离于有限的冲突和有限的合作之间。

三、新的解释模式：在有限的冲突与合作之间

1992年春，著名美国学者哈里·哈定（Harry Harding）在《布鲁金斯季刊》上发表文章，提出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已使两国在两国间的所有问题上都既有利益重叠，又有利害冲突。因此，他主张美国政府面对这个现实，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摒弃传统上非敌即友、非友即敌的做法，代之以一项“非敌非友”的政策。哈定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在两国关系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友好——敌对的思维轨迹，对重新认识中美关系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但是，这个观点是针对当前中美关系的变化提出的。他对以往中美关系的看法还是跟钟摆论相似。（19）

正是基于这种情况和对中美关系的重新思考，我认为用“有限的冲突和有限的合作”来描述和解释中美关系的发展更加准确些。这样说的根据是什么呢？除了上面分析的中美关系的表面现象以外，还有一些较为深层次的因素。正是这些较深层次因素的存在，中美关系才只能是游离于“有限的冲突和有限的合作”之间。

这些深层次的因素包括这一关系和其他双边关系之间的不同点，以及由于这些不同点衍生出来的中美关系的一些基本特点。从大的方面看，中美关系有两个基本特征，这两个特征加起来足以使这一关系区别于国际间其他的双边关系。第一个特征是中美两国都是超大型国家。这一点对稍微了解这两个国家的人来说都是再明显不过了。从领土规模上讲，中美分别是世界上第三大跟第四大国家。从人口数量上讲，中美分别是世界上第一大跟第四大国家。在许多其他方面，两国的超大型特点都很明显。第二个特征是中美两国是非常不同的国家。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两个大国比这两个国家更不相同了。从历史上讲，中国古老而美国年轻。从近代两国的经历上看，中国备受外国的侵略和欺辱，美国则得益于对外扩张和控制。此外，中国人口构成比较单一，美国人口构成比较多样化；中国文化推崇儒家文化，强调个人利益服从群体利益，美国文化鼓吹个人主义，主张个人利益界定群体利益；近代史上，中国贫穷落后，美国富有先进；中国虚弱，美国强大；中国的政治传统倾向于中央集权，美国的政治传统倾向于分权自治等等。

中美关系的这两个基本特征规定了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具体的特点。首先，两国的超大型特征很久以来决定了双方都不能或都觉得不能在对外交往活动中忽略对方。中国的幅员和人口代表着巨大的资源和市场潜力，开发这些资源和市场对美国工商业者来说具有永恒的吸引力。同时，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尚未皈依基督教，改变这种情况于是成为成百上千的传教士的神圣使命。在这种情况下，本世纪初，由于担心其他西方列强分裂中国导致排斥美国在中国的利益，美国提出了所谓“门户开放”的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幅员和战略地位使美国政府把中国看做其在亚洲的主要盟国。中国的超大型特征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主张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原因之一。这一特征也使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在美国人心里造成巨大的恐惧，从而在整个50、60年代期间使中国问题成为那个国家的一个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尽管两国当时几乎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但美国在香港的总领馆仍是美国在海外最大的外交机构之一。美国对中国之重视可见一斑。

由于中国国力的相对虚弱和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巨大影响，中国在其对外关系中更无法忽视美国。在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美关系史上，中国在外交活动中始终把美国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早在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期间，清朝两广总督林则徐在给皇帝的报告中就强调过美国因素的重要性，并主张利用之。（20）1879年和1895年间，中国政府四次求助于美国政府以图缓解其外交上的危机。（21）满清政府最后十年统治期间，为了保住大清江山，试图在中国实行宪政，也曾三次求助于美国政府。（22）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共两党从内政外交的各种因素考虑更是竭力争取美国的支持和援助。（23）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20

年里，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和围堵政策始终是中国外交政策中的最重要的环节。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美国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更是有增无减。

其次，两国的超大型特征决定了他们之间在任何时候都有着许多重要的利益处于重叠状态。正如越来越多的中美学者所认识到的那样，在中美关系史上，尽管中美两国的利益和目的十分不同，但是他们维护这些利益和实现这些目的的努力常常也给对方带来一定的好处。从美国方面讲，中美关系早期美国政府鼓励美国商人和传教士到中国来的政策虽然出自美国商业和传教事业利益的考虑，但却对中国工商业，现代教育和医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24) 1900年前后，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虽然是为了维护美国在中国的权益，但是，它的提出有利于中国反对列强分割中国的努力。(25)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提出民族自决的主张虽然也不无私利，但对于中国那些争取启蒙和中国现代化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确实起到了很大的激励作用。(26)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被迫卷入太平洋战争，和日本侵略者作战，对中国的抗日战争给予了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70年代美国反对苏联的扩张也有助于减少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和政治压力。80年代，美国积极开展对华贸易和其他经济关系，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益处。

从中国方面讲，1900年前后中国维护领土完整的努力不仅是中国未被西方列强瓜分的根本原因，而且也使美国政府门户开放的政策得以推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仅保卫了中国的领土和尊严，而且也有助于美国太平洋战争的顺利进行。50年代末和60年代，中国独立于苏联的努力大大减少了美国对所谓来自世界共产主义威胁的恐惧。70年代中国的反霸政策有利于美国抵制苏联扩张的努力。80年代，中国为了发展经济开展的对外开放政策对美国扩大海外市场也不无好处。

第三，中美两国的超大型特征决定了其他一些大国（苏、英、法、日）的利益和愿望对两国制定对对方政策势必产生重要影响。中美两国都是大国，它们跟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对那些国家的一些重要利益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比如说，这些国家跟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这些国家跟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关系，以及这些国家跟中美两国的关系对其国内政治的影响都使这些国家对中美关系的演变方向和方式产生相对强烈的看法。这种情况决定了那些国家必然要按照它们的利益和愿望来影响中美关系。比如说，朝鲜战争以后，法国、英国和日本从它们各自的利益出发，不断要求美国放宽对华贸易限制。(27) 这些国家还在中美两国冲突问题上岷要求美国采取谨慎态度。(28) 中苏分裂以前，苏联也曾要求中国在国际问题上不要过分地刺激美国。

由于这些国家对中美两国十分重要，中美两国虽然可以利用它们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迫使这些国家接受它们在中美关系上的一些做法，但是，这些国家的重要性又使中美两国必须认真考虑它们的利益和愿望。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的利益和要求对中美彼此的政策也就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50年代中期，法国希望体面地撤出印度支那迫使美国不得不同意参加包括中国代表团参加的关于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尽管美国政府认为美国参加此会不利于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29) 与此同时，来自美国的主要盟国的压力最终还是迫使美国不得不同意这些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放宽它们对华贸易的限制，尽管美国政府不情愿这样做。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开展的和平外交政策对中国开展和平外交政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四，两国的超大型特征还决定了两国的对外政策有着极大的独立性。大陆型的经济使它们自给自足，相对独立于外部世界。巨大的版图和众多的人口不仅使外国军事干涉极为困难，也使外部的影响十分有限，而国内政治对外交政策的影响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外交政策更多地要受国内政治的需要所左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蒋介石政府1946年拒绝了美国的关于在中国实行民主改革的要求，尽管当时它十分依赖美国的援助。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1949年中共军队席卷中国时，美国虽然想进行干涉，但面临干涉会产生的巨大的困难

最后还是决定不干涉,尽管当时美国的国力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曾千方百计试图按照自己的愿望改变中国,但这些努力成效甚微。

最后,中美两国之间的巨大差别决定了这两个国家的利益和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的分歧常常是根本性的和冲突型的。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历史经历,不同的国内发展需求使它们判断事物的是非标准很不一样。在许多中国人看来,美国的个人主义代表了自私和冲突。在许多美国人看来,中国对秩序与和谐的重视构成对个人自由和权益的侵犯。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外部的干涉即使出于好心也不利于中国问题的解决,因而对这种干涉持怀疑和反对态度。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西方世界对落后国家的影响不仅具有进步意义,而且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从而对这种行为至少在道义上持支持态度。中国人为了改变中国贫穷落后受欺辱的状况可以接受任何看起来能实现这种转变的政治制度,美国人则不能忍受任何国家实行跟美国的政治制度不一样的政治制度。

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中美关系异常的复杂和充满矛盾。一方面,两国间许多重要利益的重叠使两国有必要保持最基本的合作,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50年代中美对抗的高峰期间两国间还是通过进行大使级谈判建立了相对固定的联系。当时虽然中国坚信它有权在任何时间内用任何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它避免战争与从事国内建设的愿望又使它在处理台湾问题上慎之又慎。此时的华盛顿虽然出于战略目的和意识形态的需要决心不让台湾落入北京之手,但是它稳住亚洲,避免跟苏联一战的利益又使它在面对来自中国的挑战时小心翼翼。

另一方面,中美两国之间的巨大分歧又使两国之间的全面合作十分困难,即使在历史上中美之间的两次主要的合作时期也不例外。第一次主要合作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珍珠港事件。日本对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摧毁性攻击迫使美国向日本宣战,从而使中美两国成为战时的盟友。但是,尽管战时两国政府曾积极努力推动两国间的关系,并建立了多种密切联系,它们对对方还是十分失望。国民党政府认为美国对其施加的种种政治压力构成对其内政的干涉并危及其统治,因而对美国十分不满。美国政府则觉得国民党政府不仅不履行其抗击日本的义务,而且还腐败专制,毫无希望,因而对国民党政府多有微词。

第二次中美之间的主要合作时期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80年代末。在这一时期里,两国面对苏联扩张主义的挑战,从战略合作到关系正常化,从少量的经济文化交流到多方位双向交往,两国关系发展十分迅速。但是,尽管这样,两国关系中还是危机不断,矛盾重重。用哈里·哈丁的话来说,这一段中美关系是十分“脆弱的”。(30)北京和华盛顿不仅始终不能接受对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而且还无法认同对方对国家主权、人权等国际间交往的基本概念的定义和解释。所以,80年代末,随着冷战的结束,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逐渐淡漠,1989年天安门事件一爆发就使昔日看上去相当友好合作的关系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

中美两国间众多的重叠利益和在许多问题上的巨大分歧使得它们之间的关系充满矛盾,这一情况又由于第三国的利益和两国的国内政治变得更加复杂化。第三国的利益常常给中美关系带进一些跟中美关系无关联的因素。比如说,法国国内一些政治势力反对法国加入美国在欧洲推行的欧洲防务共同体是美国1954年同意举行关于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美国看来,这个日内瓦会议邀请中国作为主要国家参加,不仅不利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实行孤立中国的政策,而且当时西方国家在朝鲜和印支问题上的处境也决定了这个会不太可能得出有利于西方国家的结果,因此美国并不赞成开此会。但考虑到美国若反对这个会会加强法国国内反对法国政府加入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势力,因此还是十分勉强地决定参加这个会。再比如说,1956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以后,苏联跟美国的缓和政策成为中国1958年炮击金门马祖的原因之一。当时苏联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一味追求跟美国发展关系,并要求中国配合其政策。中国政府面临美国的孤立和围堵政策和台湾问题,觉得有必要表明中国在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问题上的立场。(31)

与此同时,两国国内的政治使两国之间的交往更加非理性化。两国国内的各种政治势力,

出于各自的政治需要，作出各种政治姿态和动作，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50年代美国的共和党为了重掌白宫大权，用尽各种手段，其中包括制造所谓民主党政府（即罗斯福和杜鲁门政府）向苏联出卖中国之说，在美国国内掀起一阵阵反华浪潮，致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美国没有人敢公开对中国表示同情和要求改善跟中国的关系。这一情况不仅给美国政府内外的中国通们的个人命运造成巨大的损害，也给中美关系蒙上了经久不散的阴云。中国国内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如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对中美关系也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综上所述，中美两国的超大型特征和两国之间的巨大差异决定了两国间在任何时候都一方面存在大量重叠利益因而有必要进行最基本的合作，一方面在许多根本问题上无法取得共识因此必然产生各种利害冲突。同时，两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和两国的国内政治运作又使两国关系这一基本格局更加复杂化。因此，中美两国的关系只能是一种“有限的冲突与有限的合作”式的关系。

这一新的解释模式对我们解释两国政府在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必然要产生一定的影响。传统的解释模式在不同程度上都强调两国关系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和这一关系发展的必然性，认为两国政府在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在许多情况下是不起或起不到作用的。新的解释模式则认为由于中美之间每时每刻都存在着大量的重叠性和冲突性利益，两国政府在制定政策中总是有一定的灵活性。这就是说如果中国政府在某一时刻希望同美国改善关系，它总是可以找出一些重要的重叠性利益为理由这样作。所以，即使是50年代中期和70年代初期，当中国国内政治相对意识形态化时，中国政府也采取过积极改善中美关系的政策。同样，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改善中美关系，它也可以这样作。因此，70年代初，尼克松政府不顾美国国内反华反共势力的压力，还是决定跟中国改善关系。反过来说，如果中国政府不希望跟美国改善关系，中国也可能采取跟美国继续对抗的政策。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国内经济政治出现问题时，中国政府不但没有坚持50年代中期的对美和解的政策，反而在跟美国打交道时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态势。同样，如果美国政府不愿意跟中国政府改善关系，即使中国政府表示愿意跟美国改善关系而且改善关系也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政府还是可以采取对中国敌视的态度。5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敌视政策就是例子。而当两国政府同时都希望改善两国关系时，如70年代初，两国的关系就会得到改善。

总之，尽管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存在着某些结构性的因素，但是两国政府在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要比传统的模式所规定的要大的多。值得强调的是，新的解释模式并不否认中美两国关系中存在的结构性因素的重要性，也不是说中美两国政府可以根据它们的愿望随意制定对对方的政策。恰恰相反，这一模式承认并重视这些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只是在这样作的同时要求人们在总结中美关系发展的规律时，更加重视两国政府所起的作用。和结构论者的观点不同，它认为中美两国政府的行为不仅在中美关系史上的关键时刻（像40年代中期和70年代初期）左右了中美关系的发展，而且在其他时期也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和进程。同时，和主观能动论者的观点不同，它认为两国关系中的结构性因素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国政府的行为，而且界定了两国关系朝不同方向发展的边际。

新的解释模式对我们判断今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也有着新的意义。根据这一模式，两国关系受制于大量的重叠性和冲突型利益，所以，无论是从事合作还是进行对抗，都很可能是有限度的。即使两国某些领导人希望走极端也很难办到。这种情况由于中国近年来政治经济实力的增长和两国交往的迅速扩展而更加强化了。一方面两国间的重叠利益急剧增多日益重要，另一方面两国间的利害冲突也越来越直接尖锐。在此情况下，今后中美关系发展的道路也只能是一方面更加坎坷不平，一方面变化的幅度越来越有限。里根与克林顿上台前后的表现说明了这一点。

同时,在有限的冲突和有限的合作之间,中美两国领导人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他们对中美关系的判断和根据这些判断所采取的政策对两国关系的走向起决定性的作用。虽然他们不太可能在两国间建立真正的友谊或制造某种灭顶的灾难,但却有可能使两国和平相处或敌视相待。一切爱好和平的人都希望他们能使前者成为现实。

注释

(1) A. Doak Barnett, *China and the Major Powers in East Asia*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7), p. 154.

(2) 汪熙:《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载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主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一卷。四川·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1-10页; Barnett, op. cit., pp. 154-157.

(3) Michael H. Hunt,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99.

(4) 丁名楠和张振:《中美关系史研究:向前推进,还是向后倒退?——评〈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一卷,第17页。

(5) 汪熙:《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同上,第2和8页。

(6) 丁名楠和张振:《中美关系史研究》,同上,第30页。

(7) John K.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451-452.

(8) Ibid.

(9) Barnett, *China and the Major Powers in East Asia*, pp. 157-159.

(10) Hunt,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p. 304.

(11) Barnett, *China and the Major Powers in East Asia*, p. 212.

(12) Ibid.

(13) Warren Cohen, *American Response to China: 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6.

(14) 陈胜:《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和介绍——兼论清代闭关政策的破产和开眼看世界思潮的勃兴》。《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一卷,第85和87页。

(15) 同上,第103页。

(16) 如丁名楠和张振:《中美关系史研究》;罗荣渠:《关于中美关系史研究的一些问题》;吴嘉静:《“门户开放”:美国对华史一页》,《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一卷;邹明德:《美国门户开放政策起源研岷究》;李守郡:《试论美国第一次退还庚子赔款》,《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二卷,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17) Michael Schaller,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5.

(18) 虽然两国军队曾在朝鲜遭遇,但是作战双方都打着不同的旗号。中国在朝鲜的部队叫“志愿军”,美国在那里的部队则称“联合国”军。此外,中美两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成功地将战争局限在朝鲜本土,从而避免了两国之间爆发战争。

(19) Harry Harding, “Neither Friend Nor Foe: A New China Policy for the Nineties,” *The Brookings Review*, Spring 1992, pp. 7-12.

(20) 陈胜:《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和介绍》,第92-93页。

(21) Michael Hunt, op. cit., pp. 115-142.

(22) 卿斯美:《辛亥革命前夕美国对华政策研究——兼论清末预备立宪的失败》。《中美关

系史论文集》第一卷，第 186-225 页。

(23) He Di,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Harry Harding and Yuan Ming e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5-1955: A Joint Reassessment of a Critical Decade* (Wilmington, U.S.A.: SR Books, 1989).

(24) 罗荣渠:《论美国与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输入中国》。《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二卷,第 33-60 页;陈绛:《林乐知 与〈中国教会新报〉》,同上,第 61-84 页;梁碧莹:《美国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三卷。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 1-20 页。徐鲁航:《庚款留学对中国的主要影响》,同上,第 32 页。

(25) 罗荣渠:《关于中美关系和美国史研究的一些问题》。第 52-53 页。

(26) 李庆余:《美国宪法对孙中山的主要影响》。《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三卷,第 33-43 页。

(27) "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269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Camp David, Maryland, December 8, 1955," *FRUS: 1955-1957*, Vol. III, p. 210; *Ibid.*, pp. 209-214; "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271st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Washington, December 22, 1955," *ibid.*, pp. 225-229.

(28) "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177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Washington, December 23, 1953," *FRUS: 1952-1954*, Vol. XIV, p. 348; "United States and United Kingdom Interests and Objectives in the Far East in the Light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Negotiating Paper, January 1956, Eden's Visit, January 30 to February 1, 1956, No. 3, Box 20, Ann Whitman File/International Series, The Dwight D. Eisenhower Library.

(29) Alexis Johnson, *The Right Hand of Power* (Eaglewood Cliffs, U.S.A.: Prentice-Hall, Inc., 1984), p. 206.

(30) Harry Harding, *A Fragil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2).

(31) 王炳南:《中美关系九年回顾》。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 年版,第 69 页。

《美国研究》1995 年第 1 期

美国学术界对中美关系的研究

(1969-1992)

资中筠 姬 虹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这个题目十分宏大,决非一篇文章所能尽述。在这 20 余年中美国有关著作极为丰富,本文只能作一简介,挂一漏万之处在所难免,分类也未必科学,但希望多少能使读者了解一个概貌。

美国对中美关系的历史与现状的研究以尼克松访华为契机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个

时期发表的有关著作比以往任何一个20年都多,而且涌现出一大批不同年龄段的,各有特色的中美关系问题专家。当然,对中美关系的研究与对中国本身的研究是分不开的,而且只能在对中国的全面了解的基础上进行。许多论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等各个方面的著作归根到底都可以起到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提供依据的作用,特别是80年代之后研究中国的改革的作品更是林林总总。但是本文必须限定一个范围,只能以直接关于中美关系的研究为范围,其余除个别有特殊需要提及者外都只好割爱。

这个时期美国出版的关于中美关系史的著作大体可以分为历史和当代两大类(姑且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划线)。相对说来,80年代之后现状部分的研究更发达一些。历史部分又可分为通史和对特定时期研究,尤以二战中期到1949年这段时期为突出,主要着眼于重新审视美国在那个关键时期的对华政策,指点得失利弊,以便鉴往知来;就是一般地,对早期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也未尝不是受当时中美关系新形势的启发,从新的视角进行探讨。所以总的说来或多或少都与现实的中美关系有关。

研究1949年以后中美关系的著作则更带有浓厚的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色彩。其中又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敌对时期的历史与重大事件如朝鲜战争、台海危机等等;二是直接为当前美国对华政策服务。后者的数量和影响远超过前者,所以本文以后者为分析重点。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主要以学术性研究为范围,而美国有一批研究当代政治的学者的著作政策性很强,一般根据作品在学术界得到的承认或对实际政策的影响加以取舍,有分量的研究报告包括在内,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则一律不取。与重大历史事件有关的个人回忆录,即使本人并非学者,却对中美关系的研究起较大作用者,酌情论及。

横向来看,这个时期对中美关系的研究遍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不少著作还涉及相互的形象以及观念、思维方式的比较研究。从80年代起,文化关系,特别是历史上美国传教士以及在中国的教会学校成为研究的热门课题,这方面的研究难以纳入当代或历史,另列作第三部分。

一、历史研究

(一) 一般的中美关系史

在这个领域内首先要提出的当属被称作美国当代“中国学之父”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他对这一学科的贡献主要在于把传统的“汉学”与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把与之有关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把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都结合起来,建立了独特的“中国学”。他又是桃李满天下,直接、间接培养和推动了几代学人。费正清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著述甚丰,有的是他自己写的,更多是他组织课题,主编并写序,不论何者,都印有他的烙印。他对中美关系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发表了许多看法,在海峡两岸和美国学术界毁誉不一,但是其影响却是无法否定的。他本人的观点并非一成不变,他的《美国与中国》一书在美国成为教授关于中国的课题的必列课本。此书多年来不断再版,每一版的观点都有所修改。但是他有一点是一贯坚持的,就是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他说过:“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尤其是美国的对华关系,在人类生存的议事日程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¹⁾从这点出发,加深相互理解是贯穿于他作品中的主题,而重点在于要美国理解中国。因为他认为造成中美两国失和和冲突的原因在于美国对中国现实的无知和误解,而且,不论美国自以为动机如何,事实是美国向中国扩张而不是中国向美国扩张,美国人应理解中国为什么把美国看作与西方列强相提并论的帝国主义。他认为在中国与西方交往中主动在西方,中国只是做出反应,这一观点被概括为“西方冲击——中国反应”模式。

60年代在反越战的浪潮中涌现出一批青年学者,在美国史学界形成“修正学派”,反映在对中国的研究上则表现为批判费正清所创建和代表的传统,力图摆脱他的影响,最激烈

的批评是称费正清所代表的学派为“帝国主义辩护士”。到70年代之后，激进的思潮已经过去，同时费正清的传统和影响也逐渐减退，直接对上述“冲击——反应”模式提出挑战的有费正清的学生保罗·柯文，他提出应以中国为主体研究中国历史。（2）费正清晚年也部分地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西方进取，中国被动的那种场景必须放弃。（3）

由于费正清在中美关系中的特殊地位，对他的研究本身也成为对中美关系研究的一部分。比较全面的代表作是1988年出版的埃文斯（Paul Evans）著，《费正清与美国对近代中国的了解》。（4）

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自成一家之见的关于中美关系史的作品和史学家。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71年出版的孔华润（Warren Cohen）著《美国对中国的回应》（5）和1983年出版的韩德著《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以前的美国与中国》。（6）两者都是通史性质，不过覆盖的时期不同，前者主要侧重在对重大事件的分析，40年代之后占分量较多。书的命名可能是与50年代出版的邓嗣禹与费正清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回应》一书相对应，内容主要是从美国的立场和角度出发，解释美国在每个时期对中国做出决策的背景和原因；后者则首先是一部史料丰富、翔实的历史，同时作者根据这些史料得出自己的独到之见，认为在美国流传已久的所谓美国与中国的特殊关系实际是不存在的：美国在历史上并没有像自以为是的那样对中国奉行“无私”的，“保护”中国的政策；而中国在受到列强欺侮时总有一些执政者把美国看作不同于其他列强，指望其支持和保护，结果总是失望。两个民族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了它们自己的误解和制造的“神话”的受害者。1979年出版迈克尔·沙勒著《20世纪的中国与美国》（7），更加鲜明地以批判态度叙述美国对华政策。这本书与韩德的书涵盖的时期基本上相衔接，角度不同而殊途同归，合起来即是完整的中美关系通史。到90年代仍有通史性质的作品问世，例如迪安著《善行与炮舰——两个世纪的中美交道》（8），济兹著《美国在华史话》（9）等。迪安在二战时期曾在中国工作，在麦卡锡时遭迫害。他的书对美国干涉和侵略这一面揭露较多，特别有章节揭露中央情报局支持1959年西藏叛乱情况，为他书所无。除通史外还有一些专题性的研究，其中尤以围绕“门户开放”原则产生前后的历史为多，韩德、马莉莲·扬、伊斯列、麦基等均有著作；还有安德森写1861—1898年间美国在华外交官的著作，等等，因篇幅关系不一一介绍。

舒美克著《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1927—1945》（10）一书全面地记载了自20年代来各类美国人与中共接触的情况，包括许多鲜为人知的早期接触。更主要是概述了每个时期凡注意到中共的美国人及书刊对中共的报道和描述。作者认为，与以后的情况不同，到1945年以前大多数与中共有接触的美国人都对它抱有好感，那是因为旧中国苦难深重，而中共代表一种新时代，正好符合美国人的理想主义。

（二）二战时期与战后

对于二战时期与战后的中美关系，美国学者50年代就开始研究，不过由于当时的特殊环境，此项研究与“谁丢失了中国”的争论交织在一起。

进入70年代之后，除了政治环境的改变外，大批40年代的档案刚好于此解密，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同时在中美关系新突破的形势下，重新审视美国40年代的对华政策既有现实需要，又是对学者极有吸引力的一个课题，于是关于这一时期的著作大量涌现出来，大体可分以下几类：

（1）一些学者致力于编辑出版当时的历史文件集、报告书以及有关人物的资料文献等。例如：《被遗忘的大使》摘录了1946—1949年司徒雷登给国务院的报告，（11）《司徒雷登日记》在80年代也由在美国的燕京同学会刊印了。曾任美国驻重庆大使馆官员，并曾参加美军延安观察组的谢伟思（John Service）当时执笔的大量电文于1974年以《在中国失去的机会》（12）为题出版。斯赖克编辑出版了《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13）报告书是1946年马歇尔调处的完整记录。他在此之前还曾于1967年重新编辑出版美

国国务院于1949年公布出版的《美国对华政策白皮书》。斯赖克为两者都写了序，反映了重新审视这段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有代表性的观点。类似的资料汇编还有不少。

(2) 亲历者的回忆录。较为著名的有：谢伟思的《亚美文件集》(14)，1944年担任美军延安观察组组长的包瑞德的回忆录《美军观察组在延安》(15)，也曾参加延安观察组的驻华外交官约翰·戴维斯回忆录《抓住龙尾》(16)等等。他们都是因当时力主美国与中共也建立联系，反对美国片面支蒋而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这批著作的出版提供了美国与中共关系的宝贵史料，作者的立意除澄清历史公案外，都在于提出当时中美关系本来存在另一种发展的可能性。

记者是亲历者中不可忽视的群体。白修德的《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中有相当的篇幅记载他在重庆时的经历。他与国、共人士都有交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美国对国、共的态度。1987年出版了一本别开生面的集体回忆录：《报道中国——1930—40年代美国记者的口述历史》(17)，这是战时任《纽约时报》驻华记者，曾采访过毛泽东的斯蒂尔(A. T. Steele)牵头，于1982年在亚利桑那州召集部分当时在华的老记者及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开会的成果。这样一本书本身就是美国与中国关系的一个历史侧面的见证。

(3) 分析性的学术著作：

从战时写起的著作有：沙勒的《美国在华十字军，1938—1945》(18)、威廉·海德的《美国在华驻足——1942—1948年间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19)、瓦格的《门户关起——1936—1946年的中美关系》(20)等，它们覆盖的年代略有不同，取材也各有侧重，不过都是把美国对华政策放在大的政策背景下分析，指出其必然性。例如沙勒对赫尔利的作用的看法就与谢伟思不同，认为他代表当时美国政策的主流，而史迪威及其支持者却适得其反，不能把美国对中共越来越深的仇恨归咎于赫尔利的鲁莽行动。

对马歇尔使华的失败，多数学者也认为有其必然性。斯赖克在其编辑的报告书的序言中提出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马歇尔的失败不光是个人的失败，这种失败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中国的现实和美国的矛盾之中。

关于对中美关系有关键性影响的“史迪威事件”，1972年出版的塔克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21)一书叙述最详尽、全面，被认为具有权威性。作者指出，史蒋之争从根本上说，是两种目标水火不相容，蒋要保存实力打内战，而史要有效地打击日军。她还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就是根据只有蒋介石才能统一中国这一前提制定的，因此，只要这一政策不变，罗斯福在史蒋之争中就不可能有别的选择。

关于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的“脱身政策”问题，1980年出版的博格主编的《未定之秋》(22)是比较有分量并且影响较大之作。这是哥伦比亚东亚研究所组织的课题研讨会的论文及评论集，主要讨论1949—1950年为什么美国未能与中共达成和解，美国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各种角度和不同看法都得到了充分表达。1983年出版的南希·塔克著《尘埃中的格局》(23)，详细论证了当时美国国内主张承认新中国的意见占上风，认为后来的敌对不是必然的。

杜鲁门的对华政策是中美关系史研究的重点之一。1975年出版欧内斯特·梅著《杜鲁门政府与中国》(24)，对美国在中国内战中的政策，包括马歇尔使华，有独到的评述，其独特的角度是与越战作比较，说明美国当时在中国为什么没有像后来在越南那样大规模卷入。

此外，有关中、美、日关系和中、美、苏关系的著作和文章也不少，比较突出的学者前者为入江昭(Akira Iryie)，后者为列文(Steve Levine)。他们的著作涉及历史和当代两个方面都有。

(4) 揭露美国亲蒋势力在4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中所起的作用及麦卡锡主义的影响的

著作重要的有：罗斯·凯恩著：《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25），该书首次出版于1960年，由于亲蒋势力的压力，出版商被迫自行销毁一部分书籍，已出售的也被封存，到1974年才得以重新出版。此书详细叙述了40年代美国国会内外的援蒋势力和蒋介石集团如何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卡恩著《中国通》（26）为一大批在麦卡锡时期因为与中国有关而受迫害的外交官鸣不平，同时也披露了当时美国政治中的许多史实。加里·梅著《中国的替罪羊》（27），是专写40年代曾任负责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范宣德的，他是参与对华政策的主要人物之一，一贯反对美国介入中国内战，意见未被采纳，后来也是麦卡锡主义受害者。

二、当代研究

这部分研究的特点是对策性强，几乎都是围绕当前中美关系中的实际问题，帮助决策者了解情况，析难解困，出谋划策的。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1）1969—1979，关系正常化之前；（2）自1979年建交至1989年天安门事件；（3）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此外，“当代历史——对50、60年代的回顾”另列，作为第（4）。

（一）1969—1979年

（1）基辛格秘密访华前夕

事实上，在中美关系突破之前，美国学者以及精英舆论界对于转变对华政策至少已讨论了十年之久，这段时期不在本文范畴之内。（28）

1968年11月尼克松当选为总统，紧接着就有一批学者向当选总统提交了一份关于中美关系的备忘录。这批学者多数为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如杰鲁姆·柯恩（Jerome Cohen）、费正清、帕金斯（Dwight Perkins）、赖肖尔（Edwin Reischauer）、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汤姆森（James Thomson）、艾弗格（Ezra Vogel）、鲍大可（A. Doak Barnett）、白鲁恂（Lucine Pye）等。他们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主持下就美国与东亚关系进行了一年的不公开的讨论后，提出这项政策建议，显然是经过思熟虑的。值得注意的是，建议的各项具体做法多数与两年后尼克松政府实际所为十分接近。特别是其中建议美方主动与中方接触，进行试探，即使遭拒绝也没关系，具体办法是：“您应该认真研究以下可能性：安排中国领导人与一个你所信任的人之间作秘密的——甚至便于公开否认的——谈话。”（29）1971年基辛格果然秘密访华，引起国会反对派的非议，一位众议员在国会中提请大家注意这份文件（据说是由基辛格亲手转给尼克松的），作为政府对“共产党”“绥靖”的证据载入国会记录（因为当时“哈佛学派”的中国通是被保守派指责为“绥靖派”的）。但是后来，无论是在基辛格或尼克松的回忆录，或其他人的著作中都未见提及。这样一份重要的，众多一流学者有远见的思想结晶，却在中国和美国都鲜为人知。

1969年，刚成立三年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主持了一场有关中国问题和中美关系的讨论会。这是学者与其他各界人士的混合讨论会，参加者代表极广泛的派别，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和共和党参议员贾维茨都与会参加辩论。会上意见分歧没有任何结论，由鲍大可和赖肖尔主编成书，题为《美国与中国——今后十年》。这也可以称是一次大规模的关于转变对华政策的初步舆论准备。

1971年乒乓外交之后，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前出版了兰德公司研究员穆尔斯廷（Richard Moorsteen）和国务院官员阿布拉莫维茨（Morton Abramowitz）合著的《重新制定对华政策——中美关系与政府决策》。此书内容和口气都是内部政策建议性质，之得以公开出版是由于1970年美国国务院一项改革鼓励其官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公开的政策讨论。费正清为之作序。作者同样意识到美国重新制定对华政策势在必行，但是其建议显然已落后于美国最高决策者当时的决心，对于即将发生的震惊世界的基辛格秘密访华大约一无所知。不过关

于台湾问题流传较广的一句话：“一个中国，但不是现在”，即出于该书。

关于中美经济关系的著作总的说来数量较少。1971年出版了一本重要的书，题为《对华贸易远景与美国政策》，由著名研究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艾克斯坦（Alexander Eckstein）主编并作序，全书由三篇长论文组成：（1）美国对华贸易禁运简史，作者为律师、经济法专家加森（John R. Garson）；（2）中国法律与中美贸易，作者为哈佛大学法学教授杰罗姆·柯恩（Jerome A. Cohen）；（3）中美贸易前景，作者为密歇根大学经济学教授顿伯格（Robert F. Dernberger）。本书的特点是资料详尽，每一篇都附有详细的附件和数字表格，包括历史情况和对80年代前景的估计。特别是美国对华禁运一章不但详细叙述这一政策的起源、执行过程及对双方的影响，而且还专有附件叙述美国历来有关对贸易实行限制的法律和案例，以及国会和总统的权限等。结论是对华禁运多年来对中国效果甚微，而且继续禁运已无法律依据。此书也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托艾克斯坦主持的一个项目，是在基辛格首次秘密访华之前完成的，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政策建议，它从贸易这一重要方面探索打开僵局之路的意图和作用是很明显的。

（2）尼克松访华之后

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发表之后，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时期。但是不久，主要是由于两国各自国内的原因，关系又停滞不前。同时，经过戏剧性的突破和开头几年的发展势头之后，许多固有的障碍和问题依然存在，双方都需要进行冷静的思考。这正是70年代中期一批中国问题专家研究的课题。其成果体现在几本重要著作：1973年出版的奥克森伯格和奥克斯南主编的《龙与鹰》（30）（以下简称《龙》）；1977年出版的巴恩兹主编，《中国与美国——谋求一种新的关系》（31）（以下简称《新关系》）；1977年出版的鲍大可的两部专著，《中国与主要大国在东亚》和《对华政策：老问题与新挑战》（32）。

《龙》与《新关系》两本论文集的共同之处是：都是有组织的课题——前者为“亚洲学会”主持，后者为“外交政策委员会”主持；都集中了一流的名家学者，老、中、青都有，有的年青学者当进还是初露头角，后来就成为这一界的骨干；都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回顾历史，同时又把中美关系放在美国总体外交，特别是与东亚的关系的大背景下讨论；作者的观点、角度虽有所差异但总的基调是冷静而积极，既对推动正常化持积极态度，又不约而同地指出中美关系中的种种障碍和问题，说明不可能一帆风顺，提醒美国人不要存不切实际的幻想。

当时主要的问题是中美何时并在什么条件下建交。这几本书总的倾向都是促进中美关系早日正常化的。其内容虽未见得事先有所配合，但题目却无形中各有分工。《龙》可视为这个时期集大成之作。选题本身就表现了组织者的眼力，每一方面以后都发展成为中美关系研究的重要课题。各篇撰稿人都是当时第一流的有关专家，内容基本上代表了当时在美国对中国和有关问题的最前沿的认识。同时着眼于解释中国与美国的基本不同之处，说明中国之所以持某种立场之由来。这对当时美国一般人，包括精英界，可以说带有启蒙性质。

鲍大可的两本书，前者论述美国与中、日、苏在东亚的关系，重点是从战略角度谈美国应处理好与中国关系，以取得这四个大国在东亚的平衡。后者进一步论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具体步骤。总的观点是提醒当局：在当时形势下，中美关系不进则退，而退则打破战略均势，对美不利，因此大前提是：“在最近几年中改善中美关系是必要的、有益的、可行的，并应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个主要目标”。（33）从这一前提出发，作者分析了中国方面的目标、态度和灵活的可能性与限度，以及美国的利害得失，建议美国采取现实主义态度。同时还对建交之后中美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国际关系等各方面可能取得的进展和遇到的问题进行了预测并提出建议。当然，当时中国还处于正式确定改革开放路线之前，所以作者对中美经济关系方面的分析比较保守。

《新关系》的作者也是一些中国和亚洲问题专家，包括江昭、艾克斯坦（Alexander

Eckstein)、白鲁恂(Lucian Pye)、高立夫(Ralph Clough)等。题目自有特色,特别是高立夫作“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论述此问题甚为详尽。

1978年出版的萨特所著《观察中国——中美和解》(34)一书,初版在中美建交前几个月,简装版在中美建交之后,因此引起较大的注意。该书独到之处是作者自60年代起曾多年在中央情报局外刊部中国组工作,有机会接触大量当时一般美国公众见不到的中国报刊资料和广播以及若干年后才解密的与美国政府公开宣传相矛盾的内部分析,因此对双方在各个时期的实际立场掌握较为客观、材料扎实。此书的基本看法是:肯定二战以来直到当前整个中美关系的曲折过程中,战略考虑都是超过双边问题的主要因素,但是认为单纯建立在战略考虑基础上的关系是脆弱的。

(3) 台湾问题

影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最棘手的问题是台湾问题,因此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不可能不以此为重点之一。除了在有关著述中都涉及这一问题外,还出版了一些专门论述台湾问题的书,例如:1971年根据基辛格秘密访华前举行的一次学者和国务院官员共同参加的讨论会出版的文集:《台湾与美国政策——中美关系中的两难境地》(35)。1978年高立夫所著《岛屿中国》(36)一书则是全面介绍台湾的历史与现状的一部专著。此外,还有许多小册子和散见报刊杂志的文章纷纷从各个角度探讨这一问题。

以上这些著作对台湾问题及美台关系都是采取重新审视的态度,力图找到出路,走出困境。倾向性有所不同:有的强调美国应及时转变政策这一面,有的强调不应“背弃”台湾这一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鲍大可在1977年的《对华政策》一书中所提出的中美双方可以让步的限度,以及设想美国政府在与中国进行建交谈判中可以采取的处理台湾问题的具体方案,刚好与1978年底中美双方实际达成的协议和做法完全一致,有的连措词都相同。特别是对最困难的售台武器问题,作者建议采取迂回方式,不正面解决。并且预言,这样做法日后可能还会给两国关系带来麻烦,但是为了能实现早日建交这也值得。(37)此书出版时还是福特当政,无法证明后来卡特政府的谋士们在与中方进行建交谈判中是否参考过此书,即使是不谋而合,也足见其预见性。

反对美国接受中方建交三条件,反对“背弃”台湾的作品也不少。其中一部分是同情台湾的美国学者,一部分就是旅美的台湾学者发表的。例如,1978年中美建交前夕出过一本小册子,题为《两个中华国家》(38),主编为胡佛研究所图书馆长马若孟,其同情国民党立场为众所周知。此书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已为大势所趋的情况下,没有正面反对与中国建交,只是主张不要操之过急,不要接受中国的三条件而是把正常化过程化整为零,就个别双边问题逐个达成协议。本书的阵容比起前面的主流派来差得很远,其主张与卡特政府的建交政策有相当距离,但其主导思想却部分地反映在后来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中。

(二) 1979—1989年

中美建交之后的10年中,两国关系得到长足的发展,同时也出现一些曲折。对于研究工作来说,有一些新的有利条件:一是开始了人员大规模、双向往来,互派留学生,美国学者也有了来华作研究,取得第一手材料的机会;二是一批年轻的美国学者成熟起来,开始崭露头角,例如哈定(Harry Harding),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兰普顿(David Lampton)等逐步接替老一代在研究、教学、组织交流、为政府咨询等各个方面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三是随着中国的开放改革和思想解放,中国学术界关于中美关系的新型的研究也急起直追,这样,就有了交流和互补。

1981年出版了一本综合性的论文集,题为《美中关系的未来》(39)。此书为美国联合国协会“国家政策委员会”于1978年9月组织的课题,从开始到成书跨越了建交前后,主要是研究建交以后的问题和展望未来。本书撰稿人既有中国问题或亚洲问题学者,如卡格林(Joyce Kallgren),李钟石(Chong-sik Lee),列文,斯卡拉皮诺,斯塔尔等;又

有关心中美关系的银行界、企业界人士，退役海军上将，还有因对原子能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而获诺贝尔奖金，并在肯尼迪政府中担任过十年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的西伯格（Glenn Seaberg）等，阵容相当可观。该书的议题有：中国现代化与中美关系的关系；中美关系演变战略后果，美中科学、技术、文化交流问题以及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法律考虑（主要指台湾问题）。

里根当选总统后，中美关系一度紧张，虽经过艰苦谈判达成《八·一七公报》，台湾问题始终是两国关系中的暗礁，其他方面也出现一系列磨擦。美国舆论又从中国热摆向严峻批评。中美关系在新形势下何去何从，需要深入思考，一批著作应运而生。分量较重的有两本综合性的著作，都是大型联合课题的成果，都与政策紧密结合。一本是由理查德·索罗门（Richard O'Sullivan）主编的《中国因素——中美关系与全球形势》，1981年出版（以下称《因素》）；另一本是文厚主编的《今后十年的对华政策》（41），1984年出版（以下称《十年》）。这两本书都有规模宏大，视野广阔的特点。两相比较，《十年》规模更大，政策性更强，而且由于出版靠后，有些问题已更为明朗，提出的意见也更具体、更明确。

《因素》一书是“美国外交委员会”与“美国人大会”联合主持的课题。这两个组织以及当时索罗门任职的“兰德公司”都是著名的思想库。撰稿人中有斯卡拉皮诺、白鲁恂、哈丁等新老中国问题专家，以及著名经济学家珀金斯（Dwight Perkins）、政治学家海兰（William Hyland）、格里菲斯（William Griffith）等。该项目开始在建交伊始，所涉及的方面与《龙与鹰》有不少相同之处。如果说《龙》带有启蒙性质，内容较富历史感，较为概念化的话，那么《因素》在认识上更进一步，涉及领域也多为当前实际问题。

《十年》由“大西洋理事会”主持。从事这项工作的“对华政策委员会”有60余人之多，除若干分属各学科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外，包括一系列重要思想库的代表如“传统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外交政策委员会”、“美中关系委员会”、“亚洲协会”、“美中贸易理事会”等；还有前军政高级官员（其中有些后来又任政府要职）、国会有关专家，以及大企业和银行负责人。委员会主席是资深外交官阿历克西斯·约翰逊（Alexis Johnson，曾为中美大使级谈判美方代表），报告人为约翰·霍普金斯高级国际关系学院教务长乔治·帕卡德（George Packard），项目主持人为大西洋学会中国问题专家文厚（不久后出任驻华武官）。前一本书的部分作者也参加了本书的撰稿或讨论。委员会还吸收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日内瓦国际问题学院、日本和平与安全研究所负责人、南韩总统府秘书长等美国以外代表。哈丁并被委派专门访问东南亚国家收集对中美关系的反应，写出有关章节。从这个阵容和做法就可见其权威性和延续性，同时也可看出美国当时对与中国关系的重视。这是在中美建交后又经历了一轮波折的形势下，进一步全面考虑以后十年的对华关系与政策，其视角和题材的涉及面也更广。

两本书得出的结论基本方向是一致的，概括起来就是：发展与中国的良好关系对美国有利，并且前途有希望，但是不可过高估计中国的作用和影响。中美有共同利益，但有一定限度，今后需努力开拓共同利益的领域。《十年》的总报告经过全体委员会反复讨论，最后得出19项政策建议。总的估价是：

一个经济上健康、稳定和安全的中国对本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作出贡献，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与亚洲欧洲的朋友和盟国的共同利益。为此，美国应把继续发展与中国的良好地缘政治关系和促进与中国在发展其经济潜力中的合作，放在优先地位。（42）

应该说，在直到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前的这段时期中，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基本上是遵循这一思路，各方面的具体政策也大体与建议相符。这是美国学者和思想库参与决策的典型范例。

这个时期中国在美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人数激增。1986年出版的兰普顿等撰写的《恢

复了的关系——美中教育交流中的趋势，1978—1984》〔43〕及时地对这几年的教育交流情况作出总结。此书是受美国新闻总署的委派而作的调研，与决策有紧密关系。其后，奥林斯又受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委托于1988年出版《中国在美留学生》〔44〕一书为其续。后一本着重谈中国留学生在美滞留不归的问题。

除了上述与出谋献策有关的研究外，各大学的有关科、系在这期间对中美关系的教学和研究也成为热门，师生的兴趣都显著上升。以中美关系的历史和现状为题的各种学术会议层出不穷。在远离华盛顿的地方也不例外。例如1983年出版一本书，题为《中美正常化及其政策含义》，是南伊利诺伊州大学教授吉尼·肖(Gene Hsiao)和密苏里州一名企业界人士维吞斯基(Michael Witunski)主编，也是几家高等院校和一些民间机构组织的一次讨论会的结果。除学者外，美国驻华使馆副馆长傅立民(Charles Freeman)和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都到会讲话，本书“中美和解过程：成就与问题”一章即由傅立民撰写。书后并附有中美之间的重要协议及双方领导人重要讲话、声明等。此书与前一类的著作不同的是着眼点不是为政府提政策建议，而是普及知识，探讨问题，是很好的教材。

这期间还出了一批另外一种倾向的著作，基调是说中国对美国的作用有限，中国政局及国际行为变化莫测，不应寄予太大希望；对台湾的成就大力肯定，强调美不应背弃台湾；批评美国在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中让步过多等等。胡佛研究所出的《与中国关系》丛书第一本：《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柏克莱加州大学政治学教授格雷格尔〔James Gregore〕著)除表达上述观点外，指名对《十年》一书中有关“应促进与中国的合作”的政策建议提出质疑，认为根据不足，目的不明确。

直接支持“与台湾关系法”的著作有：1980年出版的施奈德(Edwin K. Snyder)、格雷格尔、张侠(Maria Hsia Chang)三人合著的《与台湾关系法与保卫中华民国》以及1981年《外交季刊》发表的参议员贾维茨的文章：“国会与对外关系——与台湾关系法”。此外，国际法专家李浩(Victor Li)，也是对“与台湾关系法”的制定起过重要作用的学者。他提出了一个“事实上的政治实体”的提法，在斯塔尔主编的《美中关系的未来》一书中他负责撰写“正常化之后(台湾)的法律地位与政治前途”一章，对这一观点作了阐述。多数美国学者不一定都支持“与台湾关系法”，但是他们宁可避而不谈，正面反对该《法》的作品尚未见到。

(三) 1989—1992年

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中美关系受到严重挫折。同时，对美国的中国研究界也是一个震动。与中国2国再次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争端的同时，在学者中也出现了前几个时期所未有的分歧。但是比起政界来，由于较少牵涉到利害冲突，随着时间的推移，又逐步达成一个多数的共识。这个时期学者的研究成果较多表现在讨论会的论文、发言、政策报告等，而较少大部专著。

与前几个时期一样，每当中美关系关键的时刻，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常常联合起来举行会议，交换意见，分析局势。“六·四”之后不久，就举行了几次这样的会议。当然许多会议并不发表公开文件。其中规模较大的有“美中关系委员会”主持的于1989年7月8—9日在威斯康辛州拉辛举行的会议，题为《动荡中的中国：对美国政策的含义》，后来写成报告，题目改为《紧接着天安门之后的中国与美中关系》，由兰普顿执笔。会议参加者有40人，几乎集中了所有研究当代中国及美中关系的学者，并有白宫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各大基金会、企业界等与中国事务有关的代表。这不是“六·四”以后的第一次这类会议，只是此次规模较大，讨论较深入，没有一致的结论。不过大多数在以下的基本点上有共同看法：美国一方面应该强烈表达对中国政府最近的行动的反感，但与此同时也应该充分考虑战略与经济利益；一个得到有效治理而不是被孤立以至于不稳定的中国符合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利益；贸易关系不宜中断，文化交流应有条件地继续；美国应抵制中国各种集团想把

美国拉入中国内部政治斗争的企图……等等。换言之，即使在当时的情绪化的情况下，与会者仍认为应有条件地保持与中国关系，保持政策的灵活性，避免采取以后难以逆转的行动。最大的分歧在于应在什么条件下保持与中国关系，对华制裁到什么程度。当时布什政府对中国做法的基本精神得到与会者赞同，但是有人认为他对中国的制裁和压力恰到好处，而相当一部分人则认为还不够，无以平息美国国内舆论，反过来也使布什政府的基本政策难以推行。对派斯考克拉夫特秘密访华之举多数人认为不妥。

其后不久，在约翰·霍普金斯高级国际关系学院主持下又开了一次讨论会，主要参加者都是前政府官员，如保罗·尼采、黑格、布热津斯基、伍德柯克、万斯、恒安石等共12人，这不是一次学者的会议，但是作为会议的讨论基础的工作备忘录是鲍大可写的。这份备忘录回顾70、80年代中美关系，历数其对双方带来的好处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积极作用，特别强调与美国的良好关系带来促进中国开放改革的良好影响，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备忘录警告称：美国对中国制裁过分，必然引起中国报复，如此循环将有使关系恶化到难以逆转的危险。这份文件总的精神是反对当时国会提出的对华强烈制裁，主张考虑中美关系的全局利害，等待中国再次转向“温和”政策。讨论会最后得出的政策建议是与与会者一致支持的，与鲍大可撰写的备忘录精神基本一致，比前一份主要是学者参加的会议文件更加积极，对中国的局势更加乐观。其中与当时实际政策最直接有关的是反对通过国会立法对中国进行广泛的制裁，而主张进行有限的、留有灵活余地的短期制裁，并给总统以主动权。实际上，是在布什总统与国会的分歧中对总统的支持。

考虑到以上两份文件出现的时间仅仅在天安门事件三个月之内，当时中国尚未解严、美国尚处于群情激昂之中，提出这样冷静的分析和有远见的政策建议是很不一般的。

有的学者在震惊之余曾为文自责，否定自己以及其他学者过去的认识。例如对卡特政府与中国建交起过重要作用的奥克森伯格在1989年6月《新闻周刊》上为文，题为《一个中国观察家的自白》，说自己和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过去都为假象所迷惑，没有看到中国存在的深刻的问题，上层的政治改革只是极表面的，实际上还是个人和军队起决定性的作用，美国应准备长期同反民主和反改革的中国领导人打交道。到1990年，奥克森伯格又发表文章称，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走向民主化，而是中国是否会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他预测了几种前景，认为最大的可能是“一个专制的政治制度低效而腐败地延续下去”。〔45〕不过他仍认为中国太重要，美国不能忽视。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再次强调即使苏联发生了变化，中国对美国战略上仍然重要，“只有一个现代化的，稳定的，得到有效而人道地治理的中国才能在对美国重要的问题上履行它的义务”。〔46〕事实上，他的意见除个别具体方案外，基本精神与多数美国学者大同小异。进入90年代之后，这类意见在学者中占主导地位。例如哈定于1990年12月发表的政策分析中就建议美国对华政策应“走钢丝”，既不能制裁过分致使中国强硬派得手，又不执行过分和解的政策使中方认为不必做出太多让步也能与西方照常做生意，从而使美国失去对中国的杠杆。〔47〕

90年代出版的有关中美关系的专著最有份量的是哈丁的《脆弱的关系》〔48〕。这是作者开始于80年代完成于90年代的力作。本书全面论述了自1972年以来的中美关系的曲折过程和各个方面的利害关系，包括美、中双方内部政策分歧和决策考虑。是一部资料完备，条理清晰，参考价值很高的专著。其内容与书名相符，认为中美关系基础比较脆弱，同时主张应尽量保持中美之间正常的工作关系，以维护东亚的安全，在一系列问题上进行合作。作者在结论部分提出了今后中美关系的几种可能出现的前景：①恢复战略联合以对付共同敌人；②中国像苏联一样四分五裂，美国与中国的各个部分分别建立关系；③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重新建立伙伴关系；④进入第二个对抗时期；⑤紧张而复杂的关系：冲突、竞争、合作兼而有之。作者认为在当前和近期，⑤的可能性最大，同时不排除恶化到④；从中期看，③的前景有可能增长，但条件是邓以后的领导人应是一代青年改革家，既致力于经济改革又致

力于政治改革。如不发生特殊变故，①、②可能性最小。本书提出了一系列美国对华做法的建议，其特点是面面俱到，总的态度与前述论文相同：既要保持正常关系，又不要期望太高。

天安门事件之后，在研究中美关系的学术界出现的笔战主要是围绕着“民主”的普遍性问题，亦即一派认为根据基本的“民主”和“人权”的标准，已证明中国现政权不可能带领中国走向“民主化”，因而不值得美国支持。他们反对“中国特殊论”；另一派人则认为天安门事件是一插曲，原因及过程很复杂，中国领导人处理错误，但中国有特殊国情，仍将沿着自己的改革道路发展下去。当然，这两种意见也不是那么泾渭分明。关于“民主”、“人权”哪些是适用于全人类的普遍原则，哪些是视东西方国情不同而定；关于中国共产党政权与中国历代政权相比的功过得失等问题的看法，在两个极端之间有许多不同程度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持平之见逐步占主导地位。

综合起来，在20多年中，在中美关系的一些主要问题上，主流派学者的观点大体如下：

台湾问题：前面提到的穆尔斯廷等的著作中的名言：“一个中国，但不是现在”，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代表性的。到70年代之后，极少有人主张搞两个中国，但也不主张美国断然断绝与台湾关系。他们本意是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同时最好能维持与台湾的半官方关系；但是在中国政府坚持三原则的情况下，认为可以让步。对让步的程度看法不一，但几乎无人主张完全对台停售武器，同时多数也不主张售台先进武器。

经济关系：一方面认为不要期望太高，一方面力促缔结贸易协定，取消或降低对华贸易歧视，给中国以最惠国待遇，逐步放宽高技术转让。天安门事件之后，他们对于对华“制裁”的程度有不同意见，但都不主张取消最惠国待遇，经济学家对把“人权”问题与经济关系脱钩的主张尤为强烈。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学者持此主张。

战略关系：从尼克松访华到中美建交，双方政府的主要考虑都是共同对付苏联威胁，但是多数学者对过分强调联华反苏始终持审慎或保留态度。他们不反对美国利用中苏矛盾，但不赞成把这作为中美关系唯一的基础。80年代中苏关系出现松动后，他们认为这不一定对美不利。关于中美关系在亚洲的地位，一些主要著作自始至终强调中美关系对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和平固然很重要，但是不能代替美国与其他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停止越战后，整个70、80年代学者们几乎一致主张美国不能因改善对华关系而过分收缩在亚洲的力量。他们还一贯强调美国应照顾其他亚洲国家的疑虑。

军事关系：80年代初期，美国开始考虑与中国发展军事关系时，学者多数比官方保留更多。80年代后期，中美在销售武器以及核不扩散问题上发生争执时，学者大多主张在这方面对中国严格要求，并对中国在此问题上的做法不放心，对中国是否信守诺言缺乏信任。但是对于布什在“六·四”之后宣布中断与中国军事关系，许多学者不赞成，认为这样给自己造成被动，为以后恢复设置人为的障碍。

以上是指的主流派学者的主张。他们是大多数，参加各种大项目、会议以及政府咨询等活动也最多。另外在两个极端都有少数学者，其观点前面已经提到，不再重复。

（四）当代历史：

关于50、60年代美中关系的研究，既是历史，又是现状。随着档案的陆续解密，有关朝鲜战争以及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成果也跟着问世。

1972年出版的福斯特·雷·杜勒斯著《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外交政策，1949—1969》〔49〕是最早全面论述这段历史的学术著作。作者虽是国务卿杜勒斯的堂弟，但观点不同，书中对麦卡锡主义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以及杜勒斯国务卿本人的狂热的意识形态倾向都有客观叙述。作者在此书出版前即于1970年去世。1980年出版古托夫与黄秉默（译音）合著《在威胁下的中国》〔50〕是论述台海危机的。与多数美国学者不同，作者认为中国炮打金、马是由于受到美国的军事威胁而采取的防御性举动。

华裔学者张少书在研究这时期的中美关系方面是后起之秀。他写了一批有关朝鲜战争、

台海危机、肯尼迪与中国的核武器等文章之后,于1990年出版了《友与敌——美国、中国与苏联,1948—1972》(51)。该书提出的新观点是,自1949年以来,美国决策者从未真的认定中国已无可挽回地“丢”给苏联了,也从未放弃过利用中苏矛盾的意图。与他们公开的言论不同,杜勒斯其实并未认为中苏是铁板一块,而尼克松早在任艾森豪威尔副总统期间就已建议过要对中国采取务实的政策。这一离间中苏关系的考虑对美国在朝鲜战争、金门马祖危机中的行动,对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反应以及干涉越南的决定等都有影响。同时作者认为美国领导人确曾不止一次考虑过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1990年还出了一本孔华润与入江昭合编的论文集:《大国在东亚——1953—1960》(52)。这是“美国外交史学会”下属“美国与东亚关系委员会”于1987年在意大利举办的一次国际会议的论文汇编。其特点是中、苏、美、英、日学者在一起讨论艾森豪威尔时期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直接关于中美关系的论文约占全书一半。

三、关于文化教育与相互形象的研究

(一) 传教士与教会学校

70年代以来,关于在华传教士又成为中美关系史研究的热点之一。不少学者,包括费正清等,均投入这项研究。70—90年代,全美召开过几次讨论会,均有论文集出版。同时还出版了一批专著。一般历史书中也有对传教士的大量论述。其中教会在华办教育问题又是研究的重点。此外,工具书的编撰也有很大成绩,例如凯瑟琳·路德威克1986年为《教务杂志》作了全面详细的索引。该杂志创刊于1867年,停刊于1941年,是反映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最原始、最直接的材料,索引的问世解决了它数量大,难于查阅的困难,大大方便了研究工作。(53)

过去美国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多为宗教意义上的总结,缺乏真正的学术研究,客观的历史分析,因此在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时,重新认识这个问题成为重新评价美国与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关系的一部分。另外,与中国的政治外交关系解冻的同时,文化关系也开始恢复。过去美国教会在中国开办的学校、医院、出版机构等大量文化事业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有何经验教训,自然成为双方学者关注的问题。80年代开始,中国学术界也兴起了重新研究这个问题的兴趣。在卢斯基基金会的资助下,开展了中美两国学者的合作项目,已经举行过四次联合学术讨论会。第一次会议的论文集于1991年出版,由章开沅与美国林蔚(Arthur Waldron)主编,题为《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

纵观美国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对传教士在华活动总的评价,不同于50年代赖得烈(Kenneth S. Latourette)等的著作的全盘肯定,70年代以后趋于客观化。1972年由美国历史学会的美国—东亚关系委员会组织召开了一次讨论会,参加者有柯文、刘广京、韦斯特(Philip West)、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等。会后出版论文集《美国在华传教事业》(54),费正清为之作序。费正清认为从1840到1940的百年间,传教士是中美民间交往中的主角,从受洗人数来看,他们的努力是失败的,但是在出版、教育、医药等方面却作出了贡献。施莱辛格则肯定了传教士是“文化帝国主义”之说,而且认为美国的所谓“传教士传统”是美国在朝鲜、越南冒险的一个因素。

(2) 为什么传教士在中国遭到激烈反对?美国学者如柯文、韩德等都倾向于从文化冲突的角度解释,认为传教士都坚持从根本上改组中国文化才能拯救中国人,正是这点使中国人感到威胁。但是他们对近代中国的特殊政治背景较少提及,即不管主观意图如何,传教士是在帝国主义炮舰保护下的,在华享有特权,其中也有欺压中国百姓之辈,这也是时常引起冲突的原因之一。

(3) 多数学者认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莫过于办学。教会学校在农业、新闻、医学、社会学等方面都居领先地位,并为女子教育之先驱。1971年出版的杰西·卢茨(55)著《中国教会大学史》对此有较全面的叙述。1976年出版韦斯特著《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56)认为燕大是植根于新教事业和中国精神的世界主义理想的真实体,是对中西文化差异的超越。1980年出版玛丽·布洛克(57)著《美国的移植: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北京协和医学院》,虽然不是直接谈教会的,但协和医学院最早还是教会开办的,而且在华教会学校都得到过洛氏基金会的资助。书中介绍美国对洛氏基金会活动有三种评价:文化帝国主义、文化转变(即改造中国文化)、美国科学向中国移植。布洛克倾向第三种观点。

(4) 关于传教士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论者说法不一,实际上在不同时期也有所不同。1983年出版詹姆斯·里德(James Reed)所著《传教思想与美国东亚政策》(58)选择了威尔逊总统执政的特定时期。他认为传教思想与美国东亚政策的联系此时达到了顶峰,美国实行的是“利益均沾”政策,对辛亥革命持怀疑态度,本不承认民国,由于传教士的努力才承认中华民国。书中大量叙述了传教士在这方面的努力。实际上尽管有学者戏称威尔逊外交为“传教士外交”(59),即使在那个时期,这方面影响也是有限的,例如在巴黎和会上美国不支持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的决策就足以说明。如保罗·柯恩指出,在1927—1932年间,在对待国民革命、修改不平等条约等问题上在华传教士与美国国务院有分歧,因此对政策几无影响。(60)

(5) 关于20年代中国反基督教运动,卢茨继《中国教会大学史》之后又于1988年出版《中国政治与基督教会》(61),专门论述此问题。作者认为中国历史上本有反基督教传统,而20年代的运动的运动的新特点是政党(共产党和国民党)结合,用学运形式出现。20年代末的收回教育主权运动更离不开国、共两党的作用,同时也为两党未来的干部提供经验,在学生中培养自己的生力军。作者还认为收回教育主权运动是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和北伐的一个方面。

(二) 相互形象

关于两国人相互看法与形象问题在这期间也是一个热门话题。1958年出版的伊罗生(Harold Issacs)所写《浮光掠影——美国心目中中国与印度的形象》一书于70年代再版,影响很大。由于从80年代初起,刚刚建交的中美关系就开始起伏不定,美国舆论对中国看法摇摆幅度很大,伊罗生提出的美国对中国如钟摆一样的“爱恨情结”说流传甚广,至今不衰,几成定论。不少学者据此著文批评这种不客观的走极端。(62)

相互形象和观念也是费正清的著作中经常的话题。他1946年出版的《对中国的观念》(63)一书多次再版,到1974年又根据新情况修订再版。该书主要是要美国人理解中国为何把美国看作和其他列强一样的帝国主义,而美国却自以为出自善心。他强调美国人应“知己知彼”,既要了解中国的历史,又要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与所宣布的原则相矛盾的。

1979年出版格雷森主编的文集《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64),精选了自1984年到1978年底美国各类有代表性人物对中国的评论共43篇。以随“中国皇后号”快船来华的商团团团长山缪·肖(Samuel Shaw)的初次访华日记开始,以卡特总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声明作结,视野广阔、内容丰富,确实客观反映了近200年来美国人对中国的各种正面与负面的看法,从中也可看出美国人所共有的对中国的心态。书前并有编者写的长序,概述200年来中美关系史,是一本参考性极强的著作。

1981年出版汤姆逊(James C. Thomson Jr.)与另二人合著的《自作多情的帝国主义——美国在东亚的经验》(65)是一部别具特色,寓意深刻的著作。汤姆逊是传教士之子,童年在中国度过,后在哈佛、耶鲁学习,也是费正清的学生,并曾在政府任职,负责对华政策工作。本书从文化心态的角度历述200年来美国在东亚的经历,其中大部分是与中国的关系,也涉及中、美、日关系。如费正清在序言中所指出,并为作者一再强调的,写此书的动

机是痛感美国对东亚的无知。作者着力描写美国源于自身发展的历史背景的心态——自以为是一种崭新的文明的代表，是“文化的刀刃”，怀着以“化”天下为己任的冲动——以及这种心态与中、日乃至整个亚洲的现实、文化背景、民族要求和人民心理状态的矛盾，说明美国的政策和行动注定要受挫。作者认为从广义上说，美国是帝国主义，不过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因而称之为“自作多情的帝国主义”。此书完成于1980年，如作者所说，是中、美、日三国关系有史以来最和谐之时。为此，作者于结尾处特别提醒美国应注意历史的经验教训，不要低估中、日的民族主义和亚洲国家社会发展与美国的巨大差异，重犯一厢情愿，以改造亚洲为己任的错误；特别灾泄叫灰 植垂器 欧傅哪茄 仑 挝过 高而导致幻灭，于是摆向另一极端。证诸以后事态的发展，这是颇有见地的。

1991年出版的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著《美丽的帝国主义——中国看美国，1972—1990》(66)则论述当代中国人怎样看美国。这是他的博士论文。他用了十年的时间从事这项研究，主要是论述他称之为“美国观察家(America Watchers)”的这部分中国人如何看美国。作者称这项研究对中美关系的意义是了解中国领导人对美决策的“知识氛围”，也就是他们所赖以决策的情报信息和所得到的政策建议。他的结论是：中国的领导人能从这一“精英圈”得到相当详细的有关美国的情况，因此，一般说来，决策是在掌握信息情报下做出的。但是，大部分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们，不论其对美国本身看法如何，即使是比较“亲美”的，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也都脱离不开“偏见”——认为是霸权主义的，是要以其经济和军事力量征服世界。因此中国领导人与美国合作只能出于策略考虑。对中国人说来，美国始终是“美丽的帝国主义”，对两国关系不能期望太高。姑不论其概括中国学者的论点是否全面准确，作者立论的出发点是把学者的知识和看法与官方的决策过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鉴于中国的国情，这一前提本身是值得商榷的。

在这段时期，尽管费正清已至暮年，不久即逝世，但攻击者仍以他为主要对象，认为他开创了为中国共产党辩护的中国当代研究，对整个美国公众起了“误导”作用。攻击他实际是攻击几乎美国整个的当代中国研究。马若孟等一些老一代的同情国民党的学者一贯持此论调。在新的人中当前特别突出而活跃的是莫什(Steve Mosher)，他1984年在中国农村蹲点因行为不端而被中国政府勒令出境，原来在美国学术界并无声望，但在天安门事件后应运而起，受聘于弗莱芒大学，负责中国研究项目，并成为政府咨询对象之一。他于1990年出版《对中国的错误观念：美国的错觉与中国的现实》(67)，书名显然就是与上述费正清的《对中国的观念》一书针锋相对的。该书以伊罗生的著名“爱恨情结”的说法为主题，认定以费正清为首的美国中国研究界要为这种现象负责，因为是他们不断向美国人灌输有关中国的神话，从而屡屡使他们在中国的现实面前失望。作者主要攻击中国共产党，同时以断章取义的方式批驳美国学者对中共肯定的论述，指责他们是中共的辩护士，甚至称他们为“文化掮客”。他集中批驳费正清的“历史传统”说，认为这是把共产党的错误都算到祖先身上，是有意为中共开脱。莫什的这种做法激怒了大多数严肃的中国研究界学者，在学术界还是比较孤立的。

四、几点结论

综观20余年来美国学者对中美关系的研究，可以看出以下一些特点：

1. 有一些学者一直在紧密跟踪中美关系的发展，其研究的课题有一定深度和广度，又有很强的现实感。这些学者大多在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以及历史学领域，多属一些名牌大学，而且师生代代相传，有连续性、继承性，又有变化和发展。他们的工作基本上又可分为偏重于历史的纯学术研究和紧密结合现实政治的研究两大领域，但有时也互相交叉，互相配合。

2. 从事现实问题研究的学者除一部分在大学外,多任职于一些研究机构,他们同时与政府有关部门、国会等接触比较频繁。有的任职于国会研究部门,有的亦学亦官,出入政府部门与研究机构,还有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则先后在与对华交流有关组织担任领导工作,这就更加强了他们的研究与实际工作的联系。

对华政策的研究比较突出的做法是组织联合大项目。每一个时期都有机构出来组织,有基金会资助,有时政府部门也给予一定支持。骨干力量基本上是一批人,在不同情况下略有变化。而且往往学者与政府官员和企业舆论界人士共同讨论,有关机构中最突出的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亚洲协会、外交政策委员会、布鲁金斯学会和大西洋理事会。这些“联合攻关”项目都是在关键时刻进行的,而且尽管各述己见不受约束,却总能得出一些大体的共识,虽不一定百分之百与当政者所实行的相吻合,但一般相去不甚远,是在美国的政治条件下行得通的。其对决策的意义不可低估。

3. 与政策研究紧密结合的学者中可以隐约看出一个主流派。他们的倾向主张大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①不同于美国多数政界、国会议员一味单方面强调美国的要求,他们比较强调应了解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领导人的立场思想方法。指出中国方面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可以让步的限度,敦促美国采取现实的态度。一般说来,在关系比较顺利时他们多指出存在的不利因素,在关系紧张时他们比较能冷静分析形势,找出路。

②一般说来,这批人的观点比较持平。在各个时期基本上持促进中美关系的立场,有时比美国当局前进一步,但不脱离太远。与40年代和60年代不同,尖锐批评美国现行政策的不多(“六·四”以后一批学者对布什政策的批评除外)。批评也多是在做法和策略上而不是在原则上。

③在这20年中,总的趋势是对中国的感情色彩日益减少,冷静的,乃至严峻的观察和分析渐占上风。这是年青的学者与老一代学者很大的不同之处。老一代中国问题专家一般说来对中国有感情,在为美国利益着想的前提下不希望中美关系破裂;另一派同情国民党的,也带有感情色彩。新一代的学者更多把中国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或是把中国的某一领域作为自己专业的一个实例来研究,对中美关系采取比较超脱的态度。

在不同的学科中,一般说来,经济学家对中国的形势估计比较乐观,从而对促进中美经济关系态度较为积极;政治学家与社会学家评价略低,对中国发展中的不定因素分析较细,保留较多。

4. 这个时期对中美关系的研究不仅对策性的成果累累,历史研究也很发达,在材料和观点上都有新的突破。美国的史学,特别是外交史的研究,随着档案的开放而逐步推进是一个特点,美国的完备的档案开放制度为学者提供了优越条件;研究历史文化较少受局势的影响,但是研究的角度明显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形势分不开。例如重新审议美国40年代的对华政策,重提当年的政策辩论,包括从新的角度观察整个中美关系史等等。这一类的研究貌似与当前政策无关,但的确对增进美国人,首先是精英阶层对中国的了解,如费正清所强调的形成某种观念起潜移默化的作用。姑不论从更广阔、更长远的人类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考虑,就是对影响决策和两国关系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5. 题材和方法多样化是这一时期研究的另一特点,传教士问题的研究就是一例;还有对在华美国记者、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和美国的美国学,以及相互形象的变化,等等。研究方法也多样化,哥伦比亚大学主持并收藏的包括顾维钧等一系列中国近代史人物的口述历史系列、普林斯顿大学的杜勒斯档案及口述历史等都对中美关系的研究做出了贡献。更重要的是由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美国学者有前所未有的机会到中国来作现场调查和访问,取得第一手材料和感性知识,这是以前任何时期所未有的条件,对此项研究的纵深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总的说来,应该说,美国对中美关系的研究比中国要发达得多,一则历史悠久,有连续

性；二则主客观条件也不可同日而语。关于直接与政策有关的研究，人们最常问的一个问题是：美国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究竟影响如何？这个问题很难有一个简单化的答案。根据本文所述情况，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各个时期学者研究的课题、结论和政策建议，其主流与政府所关心的和实际执行的往往距离不太大，只是时间有先后。究竟谁影响谁，则难以分清。在不同时期学者的作用有所不同，但总的说来能够畅所欲言并得到倾听的机会和程度比中国学者要多得多，因而直接或间接，有形或无形产生的影响也大些。当然对这点不可过分夸大。至于历史研究，特别是战后的许多有争议的问题，由于我国的档案管理制度不同，往往只能凭美国档案一面之词，引用多了就成定论。中国学者虽立场、角度不同，但大量材料来源也只能凭美方档案，这种片面性越接近当代就越明显。正如一位美国人士指出，中国与美国档案开放的这种巨大差距，最终吃亏的是中国，因为全世界的历史学家都以美国的材料为依据，从长远来看，历史将对中国不公平。这是值得深思的。

注释：

(1) John K. Fairbank, *China Perceived, Images and Policies i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N.Y.: Alfred, 1974).

(2) Paul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N.Y.: Columbia Univ. Pr., 1984).

(3)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2, Part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 1983).

(4) Paul Evans, *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 (N.Y.: Basil Blackwell Inc., 1988).

(5) Warren Cohen,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London; Wiley, 1971).

(6) Michael Hunt,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 (N.Y.: Columbia Univ. Pr., 1983).

(7) Michael Schall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N.Y.: Oxford Univ. Pr., 1979).

(8) Hugh Deane, *Good Deeds and Ganboats: Two Centuries of American- Chinese Encounters* (San Francisco: China Book & Periodicals, 1990).

(9) Charles R. Kitts, *The United States Odyssey in China, 1784-1990* (Lanham: America Univ. Pr., 1991).

(10) Kenneth E. Shewmak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Communists, 1927- 1945, A Persuading Encounter* (London: Cornell Univ. Pr., 1971).

(11) Kenneth W. Rea, John Brewer, ed.,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the Reports of J.L. Stuart, 1946-1949* (Boulder: Westview Pr., 1981).

(12) J.W. Eshesick ed., *Lost Chance in China* (N.Y.: Random House, 1974).

(13) Lyman P. Style,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Washington, D.C.: Univ.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Inc., 1976).

(14) John Service, *America Papers: Some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US-China Relations*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1971).

(15) David D. Barret, *Dixie Mission, The U.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 1944*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1970).

(16) John Davies, *Dragon by the Tail* (N.Y.: Norton Pr., 1972).

(17) Stephen Mackinnon and Oris Friesen ed., *China Reporting: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 Journal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s*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 1987).
- (18) Michael Schaller, *U.S. Crusade in China, 1938-1945* (N.Y.: Columbia Univ. Pr., 1979).
- (19) William P. Head, *America's China Sojourn: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and its Effects o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2-1948* (Michigan: Univ. Microfilms Intern., 1980).
- (20) Paul Varg, *The Closing of the Door: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36-1946* (Ann Arbor: Michigan State Univ. Pr., 1973).
- (21) Barbara Tuchman, *Stil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 (N.Y.: Bantarn, 1972).
- (22) Dorothy Borg and Waldo Heinrichs ed., *Uncertain Years: Chinese- 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50* (N.Y.: Columbia Univ. Pr., 1980).
- (23) Nancy Tucker, *Patterns in the Dust: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 Controversy, 1949-1950* (N.Y.: Columbia Pr., 1983).
- (24) Ernest Ma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China, 1945-1949* (Phila.: Lippincott, 1975).
- (25) Ross Koen, *The China Lobby in American Politics* (N.Y.: Harper & Row, 1974).
- (26) Ely Kahn, *China Hands: The America'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 and What Befell Them* (Penguin Books, 1975).
- (27) Gary May, *China Scapegoat: The Diplomatic Ordeal of John Carter Vincent* (Washington, D.C.: New Pepablie Books, 1979).
- (28) 资中筠:《缓慢的解冻——中美关系打开之前十几年间美国对华舆论的转变过程》。《美国研究》1987年第2期。
- (29) "Extension of Remark," *Congressional Record*, August 6, 1971, p.30766.
- (30) Michael Oksenberg and Robert Oxnam ed., *Dragon and Eagle: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Past and Future* (N.Y.: Basic Books, 1978).
- (31) William J. Barnds ed., *China and America, The Search for a New Relationship* (New York Univ. Pr., 1977).
- (32) A. Doak Barnett, *China and the Major Powers in East Asia*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7).
- (33) A. Doak Barnett, *China Policy: Old Problems and New Challenge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7), p.18.
- (34) Robert Sutter, *China Watch: Sino-American Reconciliation*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 Pr. 1979).
- (35) Jerome Cohen, *Taiwan and American Policy: The Dilemma in U.S.-China Relations* (N.Y.: Praeger, 1971).
- (36) Ralph Clough, *Island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 1978).
- (37) Ibid., pp.24-27.
- (38) Ramon Myers, *Two China States: U.S.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ests*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 1978).
- (39) John B. Starr ed.,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N.Y.: N.Y. Univ. Pr., 1981).
- (40) Richard Solomon ed., *The China Factor, Sino-American Relations the Global Scene* (N.J.: Prentice-Hall Englewood, 1981).
- (41) Alfred Wilhelm ed., *China Policy for the Next Decade, Report of the Alantic Council's Committee on China Policy* (Boston: Oelgeschlager, Gunn and Hain, 1984).
- (42) Ibid., p.42.
- (43) David Lampton, J.A. Madancy, K.M. Uilliams, *A Relationship Restored, Trends in*

U.S.-China Educational Exchanges, 1978-1984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6).

(44) Leo Orleans,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Policies, Issues, and Number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8).

(45) Michel Oksenberg, "The Crisis of the Chinese State," *Occasional Paper*, The Woodrow Wilson Center, Asia Program, N.38, p.6.

(46) Michel Oksenberg, "The China Problem,"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1.

(47) Harry Harding, "The Impact of Tiananmen on China's Foreign Policy,"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after Tiananmen: Challenges for the U.S.*, Analysis,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and Soviet Research, December 1990.

(48) Harry Harding, *A Fragil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2).

(49) Foster R. Dulle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hina, 1949-1969* (N.Y.: Crowell, 1972).

(50) Melvin Gurtov and Byong-Moo Hwang, *China Under Threat: The Politics of Strategy and Diplomac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 Pr., 1980).

(51) Gordon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 (Stanford: Stanford Univ. Pr., 1990).

(52) Warren Cohen and Akira Iryie ed., *The Great Powers in East Asia: 1953-1960* (N.Y.: Columbia Univ. Pr., 1990).

(53) Kathleen Lodwick, *The Chinese Recorder Index* (Wilmington: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1986).

(54) J. Fairbank ed.,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 1974).

(55) Jessie Lutz,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London: Cornell Univ. Pr., 1971).

(56) Philip Wes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 1976).

(57) Mary Bullock, *An American Transplant*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 1980).

(58) James Reed, *The Missionary Mind and American East-Asia Policy, 1911-1915* (Cambridge: Harvard Univ., 1983).

(59) Ernest R. May & James C. Thomason Jr. ed., *American-East Asia Relations: Survey*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 1972).

(60) 同 (54)。

(61) Jessie Lutz, *Chinese Politics and Christian Missions: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s of 1920-1928* (Indiana: Cross Cultural Pub., Inc., 1988).

(62) 例如 Harry Harding, "From China, With Disdain," *Asia Survey*, Oct., 1982。

(63) John Fairbank, *China Perceived: Images and Policies i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N.Y.: Alfred, 1974).

(64) Benson Lee Grayson, ed., *The American Image of China: With 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 1979).

(65) James C. Thomason Jr., *Sentimental Imperialism: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East Asia* (N.Y.: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1).

(66) David Shambaugh, *Beautiful Imperialist: China Perceives America, 1972-199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 Pr., 1991).

(67) Steven Mosher, *China Misperceived; American Illusions and Chinese Reality* (Harper Collins, 1990).

《美国研究》1995年第1期

臣服·激愤·婉讽

——美国华裔英文文学三作家、三群落、三阶段#C

宋伟杰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一、引言

也许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拥有如此众多的民族和移民，也没有哪个国家的文学像美国文学那样包容如此众多的民族文学和移民文学。尽管美国文学并未放弃寻找自己的特质，然而，多样化从而兼容并蓄各种移民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已经成为美国文学的新风尚之一，处于边缘地位的作家、作品乃至文类，也在这个文化转型期向中心靠拢并受到相对平等的关注。70年代初放新声而到90年代异军突起的美华文学也广受美国社会的瞩目。

广义而言的美华文学，应该包括美华**华文**文学和美华**英文**文学。前者实际上是中国文学的美国分支，不存在语言障碍并同世界范围内的汉语文学相互联系，而从事写作的人大多原本生活在中国，后来移居美国，汉语是他们的母语和文学语言。

本论文所考察的是后者，即美华英文文学（美国文学的一部分），其作者既包括移居美国的华裔作家（英汉俱佳，但用英文写作），也包括作为移民后代土生土长于美国的华裔作家（英语好，汉语不熟）。这一作家群并不整齐划一，有些作家虽用英语写作，但其作品实际上是中国文学的变种，如德龄公主(Princess Derling)的《御苑兰馨记》(*Old Buddha*, 1928)，《御香飘渺录》(*Imperial Incense*, 1933)和《瀛台泣血记》(*Son of Heaven*, 1935)等实为英文版的清宫内幕小说；蒋希曾(H. T. Tsiang)的《中国红》(*China Red*, 1931)和《“出番”记》(*And China Has Hands*, 1937)是普罗文学；林语堂卷帙浩繁的《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 1939)等更神合于中国近现代文学；陈元珍的《龙村》(*The Dragon's Village*, 1980)更类似反思文革的小说。而绝大多数生于美国的华裔作家，则以英语为母语和文学语言，描写自己在美国的生活经历。也有少部分华裔作家描写海外题材的，如路易斯·朱(Louis Chu)生于广东，黎锦扬生于湖南等等。(1)

“美华文学的这两个语种差别，实际上使美华文学分裂成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学世界，……，两者之间几乎互不了解，”(2)用中英两种文字写作的，仅存林语堂（前期中文、后期英文）和陈元珍（将自己的英文著作改写成中文）等个别例子。孤独中的美华英文文学又因遭受美国主流社会的偏见而更加艰难地在夹缝中生长。美华作家自传或半自传性的写作

长期以来被视为具有异国色彩的纪实著作,按照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或经济学的资料来处理,直到本世纪70年代左右才逐渐视其为文学著作;此外,美籍华人作为一种身份是更中国性、更美国性,还是一种新体,也是作家本人以及评论家共同思考而众说纷纭的问题;再有,移民作家的创作在何种意义上成为美华英文文学的一部分,广义论者与狭义论者也存在分歧。(3)美华文学暴露出的问题远比它所解决的问题复杂得多,也重要得多。

我本人的观点是,美华英文文学作为美国少数民族文学乃至整个美国文学的一部分,既与美国文化息息相关,也与华人移民文化乃至潜在地与中国文化藕断丝连。“什么是文学”这样一个问题并不能够轻易作答,人们常以更宽泛的文本(text)或写作(writing)概念取代旧有的文学概念,那么从严格意义上说不是文氓学的美华作品,也可以纳入广义性的文本或写作范畴之中,并与文学作品一道表达着美国华人的历史体验。自1912年美华文学史上第一部作品《春香太太》(*Mrs. Spring Fragrance*)问世以来,华侨和华裔作家从沉默无语到众声合唱,走过了80多年动荡曲折的历程,笔者按照作家不同的写作姿态,将其划分为三类,也粗略对应着美华文学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1)顺从认同美国文化的写作;(2)激进反抗定型化偏见的写作;(3)温和批判西方误识东方的写作。

为了不至于使讨论过于复杂,笔者有意选取帕迪·刘(Pardee Lowe)、弗兰克·秦(Frank Chin)、大卫·黄(David Henry Hwang,黄哲伦)三位典型作家,他们都土生土长于美国,都试图冲过社会文化偏见而“融入美国”,或思考着“美国在我心中”(4)这一命题的真伪与可能,他们从顺应到抗争到婉讽这三种不同的写作策略,不仅仅是作为个体的作家独具特色的立场和姿态,它也“最终包含了对整个集体本身经验的艰难叙述。”(5)

二、文化“臣属”与东方主义

——论帕迪·刘

(一) 被美国“同化”的作家群落

本世纪最初60年间,美华文学的发言似乎细微无声,能被美国白人社会听到而又首肯的部分都带着谦和意味。我们可以提及容闳(Yung Ying)的《我在中国与美国的生涯》(*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1990)和加定·刘(Garding Liu)的《洛杉矶华埠内》(*Inside Los Angeles Chinatown*, 1948),但他们实际上不是文学创作。受到较广关注的文学作品有帕迪·刘的《父亲及其荣耀的后代》(*Father and Glorious Descendant*, 1944)、黄玉雪(Jade Wong Snow)的《第五个华人女儿》(*The Fifth Chinese Daughter*, 1950)、李金兰(Virginia Lee)的《泰明建造的房屋》(*The House that Tai Ming Built*, 1963),然而在某些激进的美华批评家眼中,这些作品都接受了试图驯化“异教徒中国佬”的传教士所进行的文化说教,其所表现的题材无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非基督徒华人男性单身社会的存在,为获得美国社会的承认,他们以遗弃自身美华文化的连续性为代价,成为“臣服式”同化的祭品。(6)此间还应提到的影响较大的作品是,林语堂的《唐人街一家》(*A Chinatown Family*, 1948)和黎锦扬的《花鼓歌》(*Flower Dram Song*, 1957),尤其是后者,曾荣获Commonwealth Club奖,先后被改编成百老汇音乐剧和电影公演。然而《花鼓歌》却将美籍华人遭受的种族歧视、华埠社区存在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状况、移民两代人的代沟冲突等问题用喜剧的气氛予以消解,唐人街被渲染成古怪奇特、异国情调的场所,华人似乎是怯懦软弱、没有理性的异类,中国的风俗习惯、食品与药物被故意描写成与美国大相径庭的“东方奇观”,为了能够融入美国,作家向美国定型化的大众趣味全面缴械,这样的小说“影响了但并未表达出我们(美籍华人)的感觉”,(7)而是对美籍华人移民生活的伪叙述。

我们不能将认同美国的作家群一概而论,他们认同的程度及原因并不相同。作为美国华人文学的典范而被广泛选入加利福尼亚州初、高中文学课本的《第五个华人女儿》,其主人

公受到父母的歧视,中国封建传统歧视女性的陈规陋习与美国社会允许个人相对自由发展的民主观念两相对照,作为一名希望获得个人独立的女性来说,她向美国文化认同是合理的选择;与此同时,她也要遭受几乎每个华裔都要遭受的种族歧视,只不过她采取的是隐忍谦让而不是迎头反击。李金兰不在乎自己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是美籍华人还是中国籍美国人,她觉得自己首先是“人”,〔8〕李家四代定居美国而且家境富庶使她并未直接领受种族歧视的风风雨雨,是与一名白人男子恋爱的失败使她尝到种族隔离政策的苦果。于是她转而优美抒情地展现华夏文化艺术的独特美,却无意间满足了美国大众趣味对于异国情调的饥渴,并回避了美利坚境内痛苦压抑的唐人街生活,从而被动地完成了一次“媚俗”行为。这些作家之间的差异性不可轻易混淆。

此处将要讨论的《父亲及其荣耀的后代》部分章节分别于1937、1938、1941和1943年在《耶鲁评论》(Yale Review)等重要刊物发表,是最早受到较为普遍重视而由生于美国华人撰写的作品之一。40年代是美国社会倾向于同情和了解中国的时代,而帕迪·刘及其作品是“模范少数民族”成员有价值的作品,它成为获得美国主流意识形态“恩准”的应时之作。

(二) 倾斜的天平:文化认同问题

对于每一名美籍华人,在中国文化、美国文化、美华文化这三者之间作出选择,是注定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但因地理空间的阻隔而成为相对遥远的抽象事物;美国文化近在眼前,然而“融入美国”实际上如天方夜谭,“美国在我心中”最多成为痴迷的幻想;部分美华作家与批评家干脆提出美华文化乃一新的文化,有其自身的历史与发展,这是尚无定论的一家之言,但标志出美华生活的独特性。向何种文化认同也就成为迫切需要他们解决的问题。

对于帕迪·刘来说,美国白人社会的存在并非以某种文化背景在场,它成为某种先决条件,某种可以服务并值得投入的理想区域。《父亲及其荣耀的后代》是帕迪·刘早期生活的自传性描述,父亲与儿子的生活经历构成全书的两大部分,而且父子二人都是强烈认同美国文化,天真而忘记自己的种族身份执意追逐“美国梦”的典型人物。全书开篇就出语惊人:

我强烈怀疑我父亲的一生是个骗局,但如果的确如此,它也是一个出类拔萃的骗局。即使事实铁证如山,它也不会改变我对他的热爱和尊敬。我将一如既往,骄傲而高兴于他在自己爱恋的土地——美国,实施这样一种光荣的骗局。〔9〕

字面上的贬低反而高扬了父亲的一生,即那种为了热爱并居留在自己所爱恋的美国,不惜铤而走险的忠诚。帕迪·刘之所以说父亲的一生是个骗局,是因为老人总拒绝说出自己的过去,他试图隐瞒或遗忘自己过去在中国的生活经历,来作一名纯粹地道的美国公民。

有很多证据标明父亲不是生于美国,但从我记事的第一天起,他就总是坚持认为他是。当质疑他的公民身份时他最为盛怒,他会脾气暴躁地肯定道:“我是个美国人!”〔10〕

父亲自我抹除了曾经拥有的中国经历,或者说将旧时记忆打入潜意识的冷宫并将过去的自我如蜕换的陈皮遗弃路旁。甚至他为自己的儿子们取的名字,也与他所景仰的美国名人有关。帕迪是当时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名字,另两个儿子分别与当时的正副总统同名。这种命名过程本身表明了作为第一代移民的父亲试图皈依美国白人社会的热望,其放弃对儿子们进行真正命名的机会象征着对于主体个性与独立性的坦然抛弃。

事实上,父亲并不能将自己完全同化于美国,他在适应异域的政治伦理道德思想的同时,仍旧无法忘记中国文化所教导的为人处世的准则,更不能无视自己的血统、祖先以及中国的风俗习惯。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在接受美国教育的同时,也要学习广东故土传统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并询问儿子是否愿意回到中国入私立学校。

作为土生土长于美国的第二代移民,儿子将美利坚视为自己真正的家园,与中国的隔离

从地域上的疏远转化为情感上的陌生,更何况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对中国的渲染不乏谩骂和丑化。于是打少年时代起的儿子就在美国找到了某种“在家”感或“就绪感”,而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他在美国公立学校如鱼得水,在教授汉语的华人学校则厌恶汉字,将英文小说杂志藏在中文课本底下津津有味地阅读。对于白人社会他几乎采取了无距离的认同姿态,丧失了个体的判断力与鉴别力,成为一名忠诚臣服的“星期五”,他甚至觉得父亲还不够美国化,身份还不够纯粹,在这部既是写父亲更是写儿子的“投诚”书里面,竟暗中隐含着儿子对父亲的轻视。

美籍亚裔学者爱莲娜·H·吉(Elaine H. Kim)指出:“相反,倒是刘极力追求的白人世界使他正视自己的中国根以及与父亲的差异,从而缓和了他对此问题的年青人偏执态度。”(11)然而,白人世界所扮演的并不是促成黄种青年正视自我从而安分守己的人生教师角色,白人世界是通过不合理的种族歧视政策消极地引导帕迪·刘发现自己不是美国人,而是一名美籍华人,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人。斯坦福与哈佛学历并不能使他改写种族身份,“我”在应聘时终于因为崑“美国公司通常不雇佣中国人”而受挫。后来他在美国社会成为一名“中国专家”,直到他供职于太平洋关系学会国际部,为参观二战时举办的金门国际博览会的美国旅游者当向导,才在美国找到一个并非完全美国化的位置。这是一个有违“我”的初衷却又恰如其分的位置,在美国白人社会,他被定位在一个既有些美国化、又不乏中国化的地方,在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踩到了既让他喜欢又令他惆怅的落脚地。

(三)文化“臣属”与东方主义

对美国文化的认同使帕迪·刘对唐人街持强烈的批判态度,然而这种批判眼光却正与白人的定型化偏见不谋而合,那里的华人穿着典型的中国粗布服装,帽子底下的辫子像盘蜷的响尾蛇,他称华人歌女为“尤物”,鸨母是“爬行动物”,中国音乐是“十足的外国腔调”,华人的堂会充满邪恶与暴力,华埠充满衰亡与病态的气息,与处于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相比,华人的习俗、宗教、文化、情感都成为贫穷落后的症候。刘本人早年生活在加利福尼亚的唐人街,然而1906年的加州大地震使那里成为不宜居留之地,他们全家迁到伊利诺斯州号称“德国城”的贝尔维尔。所以刘并未真正在唐人街生活过或留下深刻的体验。他生于1905年,那时在美国华人尚少,他对唐人街的描写有多少是真实观感,有多少是道听途说也就不得而知。

然而他毕竟贬损了唐人街,他对唐人街所存在的诸种问题所进行的并不是一次社会文化或带有启蒙与救赎色彩的鞭挞,为了成为白人视域中一位准白种人或可被接受的东方人,他迎合了白人的定型化偏见,对唐人街进行了带有“忘本”意味的谴责。被美国社会接受之路成为“我”的脱胎换骨式生存之途。那场源于童年的地理上与心理上的大地震使他“飞越”了“疯人院”式的华埠,然而,这种与唐人街的决裂不是革命性的出走,而是带有反动意味的叛逃。他甚至现身说法地将“东方主义”式的偏见掉转头颅压在与自己同一种族的众生身上。

如果说黑奴道格拉斯的自叙传是一部对抗偏见争取独立的抗议书,那么,帕迪·刘的自叙传成为这样一份投诚书,他对自己所属的种族、曾经居住的生存地频频抱怨,他对美国社会的文化传统与价值圭臬奉若神明。这种选择注定要承受失败的命运,因为帕迪·刘无法摆脱自身种族、肤色等先在的生理异质性。在遭到白人社会拒绝的同时,他几乎切断了自身传统的根脉。

也许帕迪·刘试图成为一个普遍意义上或大写式的“人”,通过这种普遍性身份抹杀作为华裔的“谦卑”特殊性。然而大写的“人”并不是既定的事实,而是有待证实的结论,对于一名少数民族成员而言它不啻一种幻象,他的黄种血统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成为他身上牢牢印刻的徽记。向白人社会靠拢的上升之路蜕变成无所着落的下堕之途,服务于白人社会的热切愿望在现实环境的挤迫下,使作者渐渐滋生出一种茫然而又苦涩的受挫感与惶惑感。

刘迎娶白种女子为妻可以看作他试图摆脱边缘地位,走向美国文化中心的又一尝试。弗朗兹·法侬(Frantz Fanon)在洞察黑人男子通过占有白人女子这一生活过程的内在意向时,反讽式地写道:

现在——这是一种黑格尔未能直觉到的认知形式——倒是一个白人女子为我成就了一切?通过爱我,她证明我值得白人的爱。我像白种男人一样被爱着。

我是个白人男子。

她的爱带我踏上通往彻底实现的高贵之路。……

我娶了白种文化、白种美、白种的白性。

当我不安的双手抚摩那种白色的乳房,它们握住了白种人的文明与尊严并让它们归我所有。(12)

通过对白种女子身体的占有象征性地占有白人的文明与尊严,从而完成一次脱胎换骨,由黑变白或由黄变白的仪式,这是有色人种男子的一种幻想。对个体的占有并不等于对群体的占有,获得某个个人的承认并不等于获得整个种族的恩准,而有意抑制自己“卑下”的命运试图通过某种“自发性的记忆缺失”(13)来遗忘受苦受难、自怨自艾的潜历史,从来不会真正成功反而更加凸显了自己所要忘却的传统以及想要顺从的定型化偏见。

这场异族通婚使尚未完全美国化的父亲极为不满,由于该变故,父亲认为儿子有悖祖训不守孝道,而子一代却认为正是通过异族通婚才能使自己也使父亲成为真正岷的美国人。我们不必一一详述在书中出现的诸种父子冲突,但我们必须关注父子二人和解的方式,儿子所赞赏的父亲的特征是:剪了辫子、穿着西服、身材高大、能说流利的英语,即父亲更像个美国公民而不像个华人;而父亲也因为美国白人对儿子的赞赏——“那位英语说得如此流利和准确的与众不同的东方人”(14)——而感到极为满足。于是,对抗性的父子关系终于为融入美国这一共同理想而冰消雪化,父子和解的故事成为讴歌美国神话的一个小小的伴音,成为美国所愿意听到的一声来自异族的赞叹。

在后文讨论弗兰克·秦时,我们将会发现作为抗议者的秦与作为臣服者的刘存在着多大的差异。帕迪·刘获得承认的代价可谓惨重:他试图自我遗忘受压迫的历史意识,不惜变卖自己为美国白人社会尽力歌唱,他将自我实现的价值纳入某种奴化规范中去,他不仅不去认识或审查自我乃至华裔族类悲哀的记忆,反而将无法回避的痛苦情绪隐藏在貌似愉快实则自怨自艾的伪饰言语中。

三、华埠牛崽与民族寓言

——论弗兰克·秦

(一) 激进反抗定型化偏见的作家群落

水仙花(Sui Sin Far)1912年发表的《春香太太》是这一作家群落的先声,在这部比较优美、细腻的短篇小说里面,除了偶尔的欢欣,更多悲剧、抗争与控诉。在《排华法案》带来的种族歧视高峰期,在美华文学尚处于沉默无言状态的最初阶段,水仙花这样描述自己的孤独写作:“我认为我仅仅是个先驱,我对此感到高兴。作为一个先驱,要为吃点苦而觉得光荣”,(15)只有到了70年代,借助美国内部的文化反思与人权运动,这种抗争式写作才不自觉地形成一个作家群落。那是一个产生反抗但也制造失望的复杂年代,弗兰克·秦的两出戏剧《鸡窝舍中的中国佬》(#FKChickencoop Chinaman#FS, 1971)和《龙年》(*The Year of Dragon*, 1974)是美华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它标志着华裔美国人打破沉默或附和,开始用真实的声音讲述自己痛苦的故事。陈耀光(Jeffery Paul Chan)的三个短篇小说《夏姨弥留之际》(*Auntie Tsia Lays Dying*, 1972)、《长腿长耳兔》(*Jack Rabbit*, 1974)和《海法的中国人》(*The Chinese in Haifa*, 1974)揭露了缺乏生气的唐人街生活,同时将美国指认

为移民的囚牢，移民们就像笼子里站在自己粪便上的动物，在一个敌视自己的世界里苟延残喘，留下凄伤而又破碎的记忆。徐忠雄(Shawn Hsu Wong)的小说《家庭基地》(*Homebase*, 1979)“标明了像迁移这样一个主题如何在某种共同的传统之内，跨越代与代、种族群落、性别界限与历史阶段，将亚裔美国人联合在一起。”(16)主人公沿着华工付出血汗与生命的美国铁路大干线迁移无定，去遭遇滞留在异国他乡的无名孤魂，寻找自己的基地与根脉，最后主人公启悟到作为子一代的他与父辈祖辈的血脉相承，从而在亚裔群体内找到某种皈依感以及慰藉性的自我身份。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的《女战士》(*Woman Warrior*, 1976)用虚实结合的手法探讨了作为一名美籍华人以及一名女性所面临的文化身份问题以及性别问题，对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以及白人社会与父权社会提出了强劲挑战；(17)《金山勇士》(*China Men*, 1980)则有意识地向种族主义倾向与美国文学名著录发难，为男同胞的英勇与愤怒呐喊呼号，从文化误读与历史压抑中救赎他们。(18)

本章所要讨论的弗兰克·秦的两部反抗性发韧之作并无多少乐观与信心。尽管十几年后秦荣获美国图书奖的《华人太平洋与旧金山铁路公司》(*Chinaman Pacific and Frisco R. R. Co.*, 1989)与《唐老鸭》(*Donald Duk*, 1991)在美学文学涌起的热浪中情绪有所改变，然而在70年代那个有希望反抗而无希望获胜的时期，抗议者的激愤与苦涩弥漫在整个戏剧本文中。他思考着自己的生存地——唐人街与美国白人社会的异同并进行着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他借剧本中的父子关系确定着自己的身份与可以居留的位置，他在表达个人经验并进行语言试验时，无形中也成为某些华人移民群体乃至华裔历史的代言人。

(二) 唐人街与美国白人社会

弗兰克·秦自称“华埠牛崽”，青年时代曾故意身穿奇装异服，以炫示与他本人所生活的社会格格不入。他对于确定新的亚裔美国人身份极为关注，他认为这种身份必须在亚美男人中间建立并承认自己是美国人。为了获得这种承认，必须要向“古怪有趣的外国人”这一美国大众对亚洲人的定型化偏见挑战，而且作为亚洲人，必须抛弃被动静默的性格，离开被视为充满异国情调的唐人街走入真正的美国白人社会。

美籍华人要想在白人社会真正获得地位，真正在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首先必须要得到正确的称谓。然而，华人是被蔑称为“中国佬”的。这种不公正的称谓一开始就为移民的自立带来巨大障碍。《鸡窝舍的中国佬》的主人公谭·林(Tam Lim)上台就对“中国佬”一词激愤反讽：

中国佬是造出来的，不是生出来的，我亲爱的。从快帆运输、谎言、铁路碎铁、黄色笑话、破酒瓶，雪茄烟雾，……酒鬼的唾沫，还有记忆缺失症患者的乳汁里给造出来的。……

我亲爱的，先有那个词儿！然后才有我！那个词儿就是中国佬，然后有我。……我活在那个词儿里！那个词儿是我的遗产……(19)

在谭·林愤世嫉俗的抱怨声中，种族歧视的真相暴露在即：中国佬这一蔑称，这一定型化偏见，这一不纯粹的语言存在已经先在地规定了华裔个体的命运，他的出生是被迫的，他被抛入这个他实际上根本不愿降生的少数民族社区。

无论是早期的三个短篇小说——《牺牲》(*Food For All His Dead*, 1962)、《好的年轻爸爸》(*Yes Young Daddy*, 1970)和《恭喜发财》(*Goong Hai Fot Choy*, 1970)——他们集成未发表的《一个中国女人死了》(*A Chinese Lady Dies*)，还是70年代的这两部戏剧，作家都借笔下的主人公揭露了唐人街炫丽的异国情调外表下隐藏的腐朽、堕落与死亡气息：

(那里)贫瘠、肮脏、堕落，那里父亲们母亲们因为痨病奄奄待毙，孩子们因为厌倦无聊倍感伤痛、乏味和压抑。中国人被描写为爬虫、蜘蛛、青蛙，……干燥土地上喘息着的滑溜溜的鱼。社区本身就像殡仪馆，一个破敞的展览厅，或是一场惨兮兮的白人扮演黑人的滑稽歌唱表演。(20)

《龙年》更将故事地点集中设立在唐人街社区，主人公弗雷德(Fred)本想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作家，然而为了尽孝道，为了让弟、妹等离开华埠，他选择了唐人街导游这个职业。没有比这种境遇更让他身心分裂了，他洞悉唐人街的一切并一直试图打破美国社会对华人、唐人街的定型化偏见，然而正是导游这个位置，陈词滥调却又重复不断地强化着那些误识。

面对着唐人街内麻木而苟活的众生，弗兰克·秦宣判了作为美国大众异国情调神话的唐人街的死亡，他大声抗议将他置于绝境的那个被定型化偏见的言语所禁锢的华埠，逃离唐人街，逃向白人社会成为一次有欠成熟的策反。他用略带浮夸的语言和凭空虚指的姿态，将白人社会指认为似乎包含梦想与救赎的乌托邦。

事实上，作家将对乌托邦的追求与对伪乌托邦的信任混为一谈。正是从美国这个巨大的象征性监视机构，传来定型化偏见的轻率之声，而对乌托邦的肯定恰恰无形中完成了对美国主流话语的服务或对伪乌托邦统治的承认，并落入伪乌托邦设下的陷阱之中。

在唐人街与白人社会之间，试图确立美籍华人这一新身份的主人公，一方面对唐人街摆出以背相向的姿态，另一方面对白人社会却是迷惘眺望，前途或出路问题在秦的作品中并没有解答。

(三) 父子关系

在《鸡窝舍的中国佬》中，主人公谭·林有一个懦弱的父亲，那是一个洗碗老者，因害怕白种老妇人透过钥匙孔对他窥视而穿着衣服洗澡。这是一个无法承担教育儿子、引导儿子的有其名无其实的父亲，一个对于敏感而有叛逆精神的年轻一代而言已经缺席或死亡了的形象。作为作家兼纪录片制作者的谭·林要拍摄一位黑人拳王更加英勇的父亲的故事。那位黑人拳手是叛逆精神的具象，他任凭血水汗水冻结在皮肤与头发上，仍旧不屈不挠地说：“我的确喜欢这种战斗。”(21)就是这位斗士亲口讲述他的父亲的故事，那是一位脊背上留有鞭痕以及恶狗咬过的伤疤、坚强而从不屈服的父亲。

这是理想父亲的形象，是年轻而尚嫌幼稚、尚会动摇的叛逆者们获得鼓舞和慰藉的精神动力之源。谭·林终于找到那位黑人父亲，然而发现理想父亲的神话纯系编造，是彻底的谎言，那位老黑人自我解构了一切，主人公捶地苦笑。弗兰克·秦将黑人拳王的父亲这一神话彻底解构暴露出某种“反英雄”的意识，但也表现出更深层的渴望英雄的焦灼。移民及其后代的父子矛盾，是以父辈的无能与子一代的迷惘而暂告结束的。

《龙年》却讲述了另一种父子故事。这是一出比《鸡窝舍的中国佬》在戏剧结构上更为传统化也更受到观众普遍好评的家庭戏剧，1974年6月5日刊登于《东/西》(*East/West*)上Genny Lim的文章称赞《龙年》所描写的文化与心理冲突如此真切感人，以致“我们常常试图让我们的面孔变成演员的面孔再来仔细观瞧”。(22)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已身罹绝症，是唐人街的头面人物，他专制自私，并拥有中国家庭的家长式权威地位。儿子则40未娶，原本想成为一名独立的作家，然而作为长子他却不得不尽孝道照看父亲，而且从事着非常被人轻视的华埠导游职业。

于是儿子的故事便成为从事写作之愿望被禁止的故事，他被父亲、被唐人街的社会习俗剥夺了欲望对象，成为社会化阉割行为的受害者。他甚至还不是一个“个人”，他一直在争取不再是父亲引以为耻的人，成为一个独立意义上的人而不是一个儿子。当龙年的钟声从远处飘来，寓示着新生与希望之际，儿子试图与父亲进行一次严肃的交谈，然而父亲勃然大怒：

这是我的房子，你是我的儿子，就这些。你写故事吗？没人读那些烂东西。

你决不会出名，你只是我儿子，就这些。(23)

而弗雷德也公开向父亲说：

你得为我做点事，不是为了你儿子，而是为我。……

想清楚了，你只因为是我的父亲才被人想起。没有我，没人会想到你。

我所需要的一切不过是让你给我自己想要的一点东西，并不再以我为耻。(24)

可是父亲大打出手，儿子并未还手，而就在这场从吉祥喜庆气氛爆发出的冲突中父亲猝然倒地，一命归天。

父亲的死对于儿子比对父亲本人打击更大。儿子完成了一次被动性弑父行为，一次未还手的非暴力抵抗使儿子丧失了最后一次正名的机会，他仍旧未被父亲承认为独立的个人。此刻的儿子成为无父之子，一个被误解、遭冤屈、被放逐的主体，他无所皈依并失去了获救的可能。

这的确是一个并未独立的儿子的形象，他要靠父亲的命名与承认才能获得解放，而不是靠自我命名与承认去摆脱奴役或臣仆的地位。这是一个虚弱而不彻底的反抗者，一个对父亲乃至对父亲所象征的旧权威抱有希望和幻想的叛逆者。从《鸡窝舍的中国佬》到《龙年》，我们似乎看到这样一段轨迹：逃离唐人街进入美国白人社会无法救赎自我与华裔群体，再退而返回唐人街恪守中国传统并履行孝道仍无获救的可能。在70年代，弗兰克·秦对于自己刻意保留亚裔美国人的历史与身份、不被美国民族大熔炉的意识形态神话所吞噬是没有多少信心的。

毫无疑问，在我的头脑里，美籍亚洲人正处于灭绝的门口。现在如此众多的异族通婚现象，所有将存留下去的只是那些成见，白人文化不承认亚美艺术。要么你在这个国家是异邦人，要么你是令人尊敬的白人。我希望我们创造出的作品能够增加人类的财富，但那时我想我们将会完全灭绝。（25）

在70年代末期弗兰克·秦如是说。这位自称“华埠牛崽”和“文化战士”的人可能没有料到抗争性的美华文学会继续发展，而80年代直至90年代，美华文学将掀起一个令他振奋的新浪潮。

四、性别倒错与殖民谎言

——论大卫·黄

（一）温和批判的作家群落

如果说顺从者以装扮自我的方式回避现实的冲突与荒诞，如果说抗议者不惜以受伤的自我控诉不合理的生存状态，那么温和批判者却以更富策略性也更具保护性的写作方式撕开定型化偏见之网。这一群落的作家从驯服、对抗两种姿态的经验和教训中采用更安全、更有效的发言方式，而且试图摆脱自传体写作的方式，借某些隐喻或象征表现现实生活中的个人乃至群体的普遍境遇。因为在美国从事写作的华裔或亚裔作家，似乎并不能够完全天马行空地自由创作，写作本身几乎成为一种生存方式，一种向拥有不同文化与民族性的读者有限度地展现自己的途径。华裔作家往往通过写作具有中国情调的小说而果不其然地成为华裔作家，有意无意间迎合了美国白人读者的趣味，其本身已成为某种定式或某种难以摆脱的暗影，也成为华裔作家独具特色的不具特色，或是不具特色的独具特色。

谭恩美(Amy Tan)的处女作《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 1989)写出了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母女两代的冲突与和解，雷祖威(David Wong Louie)的短篇小说集《爱的痛苦》(*Pangs of Love*, 1991)描写了种族特性相对弱化的人所经历的情感折磨，大卫·黄以“美华三部曲”——《刚刚下船》(*F. O. B.*, 1979)、《舞蹈与铁路》(*The Dance and The Railroad*, 1981)和《家庭挚爱》(*Family Devotions*, 1981)，还有荣获声名卓著的Tony奖的《蝴蝶先生》(*M. Butterfly*, 1988)等共同掀起了美华文学畅销美国受到真正广泛关注的势头。然而畅销书的巨大商业性无形中也会削减对华人受压抑的潜历史的严肃审视，正如黄秀玲所言：“对潜历史的精制零售，并不能真正解放被压抑的声音：把潜历史的‘利比多’冲动转化为主流社会消费品的过程，一方面完成了对潜历史内容的最后遗忘，另一方面也为主流文化的话语形式操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廉价原料。”（26）这是美华文学在蓬勃兴起的阶段必须警惕的

负面效应。

（二）性别倒错与殖民谎言

屈从而忍辱负重的东方女子，无怨无悔地爱上残忍薄情的白人男子，这是西方人百看不厌的奇幻故事，在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中，日本女子向美国军官的殉情就是一个精彩而令西方人倾倒的范例。

然而，要写出一部“伟大的《蝴蝶夫人》似的悲剧来”（27）的大卫·黄却写出了一部男女关系、东西方关系乃至殉情方式都颠倒过来的《蝴蝶先生》，根据真实报道而创作出的这出戏讲述的是法国外交官伽利马(Rene Gallimard)痴迷地爱上了中国京剧旦角宋丽灵(Song Li Ling)，最后宋丽灵不仅是一名男性，而且是新中国政府的特工人员，伽利马则自尽身亡。

《蝴蝶先生》与《蝴蝶夫人》构成一个鲜明的二元对立组，男女性别的倒错导致了东西方旧有等级位置的颠倒，黄的戏剧成为与西方中心主义相对立的他者的声音，对东西方认知模式与表达方式里面潜在运作的文化霸权与权力话语进行了一次惊人的倒置。

伽利马在西方观看《蝴蝶夫人》一剧时，从未被真正感动过。因为他看到女主角的扮演者是硕大的西方女子，服饰也缺乏异国情调，这与他心中借想像构筑的东方原型相去甚远。就在一次偶然的机，他看到宋丽灵扮演的蝴蝶夫人，他第一次感受到那出歌剧的优美，发现了自己梦系魂牵的想像呈现在现实世界中的具象，那舍弃自己娇美的个体生命向西方男子忠诚献祭的姿态，那真正而纯粹的异国情调，那足以显现出西方对待东方如同强者保护弱者的庇佑手势，令伽利马神魂颠倒。

西方男子对于东方女子，以及隐喻意义上西方对于东方的误识，就在“坠入爱河”的那一瞬汹涌而来。“东方女子不能自己地臣服于西方男子，这是她的命”，“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在我们（西方）的血液中。他们（东方）怕我们。他们的女人怕我们，而他们的男人——他们的男人恨我们。”（28）但是西方（男子）未必严肃认真地爱东方（女子），他只是要抓住那蝴蝶，用钢针刺穿她的心脏，将她制成标本或玩物，而他则扮演着浪漫潇洒的收藏家或猎手的角色：

……西方认为自己是男性的——大枪、大工业、大钱；于是东方是女性的——柔弱、纤细、贫穷……只是擅长艺术，充满不可思议的智慧——那种女性的神秘。

（29）

其实西方并不了解东方，就像西方男子并不了解东方女子一样，然而西方（男子）要占有东方（女子），这占有本身是事实还是仅仅为幻象？对于肉体的占有是否意味着对于心灵的把持？东方（女子）真是全身心奉献给西方（男子），还是这只不过是西方（男子）一厢情愿的自恋癖？……

这是无法轻易规避的当头棒喝，伽利马一开始就产生了疑问：“她似乎转向我的钢针，然而那胜利似乎是空洞的，”（30）但他是一个真正痴迷于东方情调的人，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是真正坠入自己多情想像的人，他对宋丽灵这样表白：“你是我的蝴蝶，……我真诚需要你，我们之间不应有任何错误。没有错误的傲慢。……你永远改变了我的生活，我的小蝴蝶，不再有什么秘密，我爱你，”（31）然而普契尼歌剧中的一句台词经伽利马本人之口说出，隐隐带来了不祥：“所有随爱而来的迷狂，天空充满嘲笑。”（32）透过这文本的断裂处，我们似乎听到了不祥的启示录的符咒。

文革使宋丽灵成为被劳改与再教育的对象，伽利马也回到巴黎，然而他仍旧痴迷着“她”，而“她”则秉承一项特殊的政治使命来到法国与他相会，短暂的分离带来更长的团聚，前前后后长达20年之久的特殊恋情竟能够得以维持而没有真相败露，这是因为伽利马将情人的勉为其难、躲躲闪闪看作中国人固有的羞涩，西方人对中国人种族上与性别上的定型化观念使外交官一直蔽而未明。宋丽灵在真相大白之际对伽利马设问自答：

为什么在京剧里，女主角要由男人扮演？

……

因为只有男人才知道一名女子的行为举止被期待成什么样子。(33)

也只有东方(男)人才知道东方女子被西方(男)人期待成什么样子，伽利马是宋丽灵演艺生涯中最大的挑战，“她”用大半生的时间扮演了一名主角，而不是在某出戏里粉墨登场、昙花一现。

当我们再一次观照西方/东方、男性/女性的关系时，宋丽灵最后向伽利马所提出的几条原则，几条劝诫，真实得接近残酷，残酷得接近真实：

原则一：男人总是相信他们想要听到的东西，所以女人只要会撒谎，她永远可以骗倒男人。原则二：就在西方人与东方人接触的刹那，他已经迷惑了。西方人对于东方有某种国际强奸性。

你希望东方国家屈从于你们的枪炮下，东方女人屈从于你们的男人。

第一，因为他最终遇到他幻想的女人，他惟愿相信她实际上是个女人；第二，我是一个东方人，而作为东方人，我永远不能是完全的男人。(34)

性上的强暴与占有同政治上的强暴与占有在东西方关系内部达成了同一性。而且，西方人将东方男子不视为男人，这实际上是一种象征性的阉割、征服或弱化东方，西方获得某种权威感，在性别、种族的二分法中占据强大的一项，由这种判断滋生出的文化优越感，就为现实政治中的殖民扩张行为确立了理论依据。

然而当宋丽灵终于还给伽利马一个真实的自我时，后者发现他所爱的竟是一个男人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女人，西方传教士等所痴迷的是一个自己创造出来的东方，殖民者全身心所爱恋的(倒不如说是精心策划的)只是一个谎言，一个“完美的”带有自恋情结的谎言。在谎言被揭穿的瞬间，伽利马不愿正视或承受这种残酷的真相，他让宋丽灵滚开，实际上，他是让成为真相后的现实滚开，他仍旧执迷不悔，仍旧愿意再次选择自己所钟爱的奇思异想而不愿自拔：“从我这儿滚！今夜崑，我最终学会从现实区别幻想，洞察其中的不同，但我仍选择幻想……我要与我的蝴蝶约会，我不想让你的臭皮囊玷污我的卧室。”(35)伽利马要通过回到与她初次相遇的那个奇妙世界，在纵情幻想中证明自己的爱并非一场虚空。

“真理需要牺牲，我的错误单纯绝对，……光荣的胜过无颜地活，我才是那个蝴蝶夫人。”(36)就在人物的性别发生反转之际，东方女子与西方男子的殉情方式也发生了倒置。然而，这不是一次完全对等的倒置。《蝴蝶夫人》里，日本女子是向美国男子即一个外在的他者献祭，是一个人向另一个人，一个民族向另一个民族，一个世界向另一个世界的膜拜，是他恋性的投身非我；《蝴蝶先生》里并不是法国外交官向中国旦角演员献祭，而是向内在自我的某种幻想或信念献祭，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世界向他自己心像的膜拜，这恰如在水边痴迷于自己美丽影像的纳西西斯，是自恋性的拥抱自我。《蝴蝶先生》在批判种族主义、殖民主义、东方主义在东西方关系中的误识、偏见以及性别隐喻中的扩张心态时，进行的是有限度的颠倒而不是全盘换位。

《奥克兰论坛》(*The Oakland Tribune*)和《亚洲周刊》(*Asian Survey*)的专栏作家威廉·黄(William Wong)这样写道：

看过该剧的亚裔美国人带着各种感情离开剧院。一位亚裔美国女性告诉我，该剧对于男人如何看待亚洲女人的讨论令她精神为之一振。而几位亚裔美国男性却批评该剧使亚洲男人缺乏丈夫气这一定型化处理得以长存。(37)

如果说《蝴蝶夫人》帮助西方织就了对于西方定型化偏见的网络，《蝴蝶先生》无疑试图拆解旧网，进行一次逃逸或突围。然而这是“逃脱中的落网 保강원南奔剧却又无形中强化了亚洲人狡黠善变、难以捉摸、亚洲男人缺乏丈夫气等定型化形象。

大卫·黄发现“亚洲人”一词只存在于西方并被不分国别地混为一谈。但他认为“亚洲

人”这一词语的积极意义在于，它揭示了来自同一广袤地域、作为少数民族移民的亚洲人在美国具有类似的体验，而且他本人并不想标榜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著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John Neisbitt)指出，80年代乃至以后这个多样化选择占据主流的时期，“美国已经学会接受甚至赞赏民族的多样化。”(38)在多元性的文化景观中，不同民族与文化的人应该“互为主观”以便破除偏见，反省自我、丰富自我，从批评性战场走向建设性途径。黄以一个少数民族的身份将美国历史称为“我们的”历史，这引起英国人的惊讶，然而对他本人而言，当他面对种族和移民庞杂的美利坚，面对多元化取代一元化的80年代，这也许是不无道理也不无乐观的结论。

五、结语：两种“本文联盟”

前文谈及美华文学时，我们已经稍作扩展。同是用英文写作，来自亚洲的亚裔作家自觉地结成某种联盟，因为亚裔作家禀有“一种双重身份，是观察者又是参与者，是局外人又是局内人，是人类学家又是他们故乡的主体”，(39)他们既是美国社会的一员又体味着作为他者的经验。日裔作家 Hisaye、Yamamoto、Momoka Iko，菲律宾裔作家 Carlos Bulosan 等的作品都是亚美文学的实绩。

此外，亚美文学还与黑人文学、犹太文学一道思考着美国少数民族的身份与境遇问题。黑人文学从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的《土生子》(*Native Son*, 1940)、拉尔夫·埃利森(Ralph Ellison)的《看不见的人》(*The Invisible Man*, 1952)直到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on*, 1977)；犹太作家索尔·贝娄(Saul Bellow)、艾·巴·辛格(I. B. Singer)、伯纳德·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等，都思考着自己的个人身份与民族传统的嬗变，同时进行着艺术上的尝试与创新。(40)

“加州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0—1993年的《少数族话语》课题说明中是这样界定少数族的：‘我们所指的少数族是指那些由于某种社会机制的作用被置于边缘地位或被排挤于社会之外的群体。所以我们的考虑是广泛的；我们感兴趣的是有关性别、性取向、残疾、阶级、民族和种族的问题。’”(41)解构主义以来西方批评界进入“政治与文化批判的时代”(亚当斯话)，对主流、边缘、他者的差异性与话语问题的思索，不仅为美华文学提供了理论前提，而且带来研究的策略与方法。更何况几乎所有美国人都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那么美华文学乃至其他不同族类的写作对于自己身份的思考，对于自身政治文化背景的寻求，对美国社会文化语境内的所有成员来说，都不乏普遍性的借鉴意义。

注释：

(1) 参见 Sau-ling Cynthia Wong, "What's in a Name Defining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of the Immigrant Generation," *Frontiers of Asian American Studies: Writing, Research and Commentary*, eds., Gail M. Nomura, Russell Endo, Stephen H. Sumida, and Russell C. Leong, (Pullman: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59-167.

(2) 赵毅衡：《两条河的意图——当代美国华裔诗人作品选》(王灵智、黄秀玲、赵毅衡编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序言，第2页。

(3) 将美华文学置于亚美文学中进行考察的不同意见，可参阅 Frank Chin, Jeffery Paul Chan, Lawson Fusao Inada and Shawn Wong eds., *Aiiieeeee! Revisited* (A Mentor Book, 1991)，前言及导言；King-Kok Cheung and Stan Yogi,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New York: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1988), 前言; 以及 Sau-ling Cynthia Wong, *Read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导言部分。

(4) 这是美籍菲律宾裔作家 Carlos Bulosan 一部著名小说的书名。

(5)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第251页。

(6) Jeffery Chan, 见 Louis Chu, *Eat a Bowl of Tea*, 1961, 1993, 导言。

(7) 见 *Aiiieeeee!*, Preface, XV.

(8) Kai-yu Hsu and Helen Palubinskas, *Asian American Author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2), p. 1.

(9) Pardee Lowe, *Father and Glorious Descendant*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44), p. 3.

(10) *Ibid.*, p. 4.

(11) Elaine H. Kim,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64.

(12) Frantz Fanon, *Black Skin White Masks*, Translated by Charles Lam Markann Inc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7), p. 63.

(13) 参见特利·伊格尔顿:《资本主义, 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戴永沪, 宋伟杰译)。《当代电影》1994年第2期。

(14) Pardee Lowe, *Father and Glorious Deseendant*, p. 283.

(15) 杨仁敬:《美国华文文学的先驱者——艾迪丝·伊顿》。《译林》1993年第2期, 第207页, 疑标题有误, 应为“华人文学”。

(16) Sau-ling C. Wong, *Read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41.

(17) 罗杰·波特:《汤亭亭的〈女战士〉: 自传体文学与文化多元论》(史安斌编译)。《国外文学》1993年第3期, 第27—32页。

(18) 李磊伟著:《修订美国文学名著录: 马克辛·洪·金斯顿的〈中国人〉》(李素苗译)。《国外文学》1993年第4期, 第45—56页。

(19) Frank Chin, *The Chickencoop Chinaman and The Year of the Dragon*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0), p. 6.

(20) Kim,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p. 182.

(21) *Ibid.*, p. 47.

(22) *Ibid.*, 导言部分。

(23) (24) *Ibid.*, pp. 137-138.

(25) Nikki Bridges, "Conversations and Convergences," paper delivered at Asian American Woman Writer's Panel, Occidental College, Jan. 1978, p. 16, See Kim, op. cit, p. 193.

(26) 参见邹羽:《理论与历史: 柏克莱“‘东方主义’之后全球文化批评中的东亚”研讨会述评》。《今天》1992年第3期。黄秀玲原文题目为:“‘Sugar Sisterhood’: Situating the Amy Tan Phenomenon”, 打印的草稿已惠赠笔者。

(27) David Henry Hwang, *M. Butterfly* (A Plume Book, 1989), pp. 94-95.

(28) *Ibid.*, p. 25.

(29) *Ibid.*, p. 83.

(30) *Ibid.*, p. 36.

(31) Ibid., pp. 39-40.

(32) Ibid., p. 41.

(33) Ibid., pp. 63-64.

(34) Ibid., pp. 82-85.

(35) Ibid., p. 90.

(36) Ibid., pp. 92-93.

(37) William Wong, "Some mixed reviews for 'M. Butterfly'," *The Oakland Tribune*, August 3, 1988, See Angela Pao, "The Critic and the Butterfly: Sociocultural Contexts and the reception of David Henry Hwang's *M. Butterfly*," *Amerasia Journal* March 18, 1992, p. 1.

(38) 约翰·奈斯比特著：《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梅艳译，姚琮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52页。

(39) Misha Berson (ed.), *Between Worlds: Contemporary Asian-American Plays* (New York: 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 1990), xiii.

(40) 详见钱满素编：《美国当代小说家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41) 转引自李淑言：《后现代时期的美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国外文学》1993年第4期，第26页。

热点笔会

编者按：1994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由于民主党惨败、拱手让出占据多年的国会参、众两院多数党地位给共和党，形成了去年岁末美国政坛上的一场“地震”。这场政治“地震”的原因何在它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公众情绪和政治变化趋势将对今后两年克林顿政府的内外政策产生何种影响就这些问题，本刊会同美国所政治研究室邀请部分在京的专家、学者进行了专题讨论，并请其中几位将发言整理成文，在此发表，以为美国问题的研究工作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今后，这种“热点笔会”形式的文章组合还将在本刊不时出现。恳请读者对这一栏目的开辟、制作及效果不吝赐教，以求不断改进。

美国 1994 年中期选举的影响初探

杨达洲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1994年11月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在美国国内政治舞台上是一件大事。选举的结果使得在野党共和党取得了引人注目的“一边倒式”的胜利：经过八年后，重新夺得参议院多数党地位；经过40年后，在众议院跃居多数党地位；并且在州长的争夺中70年来第一次

占了多数。入主白宫的民主党可谓是全线败北。

本文不想探究造成1994年中期选举这样一种结果的方方面面的原因,只想谈一谈美国的政坛两大政党这场较量的结果对美国政局,或者说对美国今后内外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

国内政治将趋于保守

在美国,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不存在全国性的保守主义政党,或者自由主义政党,在共和党和民主党内都有可以被称做保守派的利益集团或者派别。民主党内的保守派有时比共和党内的开明派还要保守,反之亦然。

所谓的保守派,指的是主张维护历史形成的既成事物,不主张对现状作大的变革的人或集团。一般来说,有产阶级中保守派居多,因为变革将有可能使他们失去财富。正如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他所著《美国资本主义》(*American Capitalism*, 1956)一书中所说“这是简单的算术,变革会使有所拥有的人付出代价,变革不会使一无所有的人付出代价”。共和党内的有产阶级比较多,从美国的历史来看,共和党所代表的主要也是美国有产阶级的利益。正是从这一个意义上说,可以把共和党视为奉行保守主义的政党,或者保守主义色彩比较强烈的政党。

1994年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大胜,意味着保守势力在联邦和地方的决策中的作用提高,特别是在国内政策方面。

以上所说,仅是一般推理。如果考虑到这次中期选举的以下两个具体情况,得出“国内政治将趋于保守”的预测,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情况之一:在这次选举中,原在任的共和党议员全部获胜。当选的共和党参众两院议员中不乏出名的保守派。如将任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杰西·霍尔姆斯(Jesse Helms),将任参院财政委员会主席的鲍勃·帕克伍德(Bob Pakwood),将任参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的奥林·哈奇(Orin Hatch),将任参院拨款委员会主席的比尔·阿切尔(Bill Acher),将任参院银行、住宅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主席的利奇(Leech)等。不难想像,当1995年初参众两院100多个常设委员会及其下属的某些重要的小组委员会,还有特别委员会的主席都由保守的共和党人执掌以后,会在国会中掀起一股决不能小看的保守浪潮。

还要一提的是,在这次中期选举中崭露头角的新一代共和党人也都是保守派。例如新当选得克萨斯州州长的乔治·W·布什就比他的父亲前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来得保守。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是从亚当·斯密到弗·哈耶克的鼓吹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以及像英国保守党领袖丘吉尔和撒切尔夫人这样的政治家。

情况之二:共和党330名候选人在中期选举前发表了一份名为《与美利坚达成的契约》(*Contract with America*, 以下简称《美利坚契约》)的文件,类似于竞选纲领。现在共和党在选举中获胜了。即将担任众议院议长的佐治亚州共和党议员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已经扬言,要在国会发动一场针对比尔·克林顿政府的“革命”,要把第104届国会的头100天用来表决《美利坚契约》中提出的10项议案,这10项议案直接涉及美国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这10项法案是:

财政责任法案。法案要求在2000年以前平衡联邦预算。这项法案的要害是,有一项禁止增税条款。条款规定,只有在众议院3/5的议员同意增税,政府才能增税。

恢复街道治安法案。这一法案的要害是加重对暴力罪的惩罚,如规定增加新的强制性最低刑罚,使判死刑更为容易。法案还限制死刑案上诉。

个人责任法案。性滥交一直是美国社会一大难题。法案针对这个问题提出,禁止向未成年母亲提供福利,取消或者限制现行的各种福利计划和补贴。如规定,未婚母亲如没有获得中学文凭,每月补贴只限于难以维持生存的75美元。

家庭巩固法案。针对美国社会家庭破裂成风的现象，法案强调家庭在美国社会中的中心作用，强调对儿童的抚养和对老人的赡养。

重圆美国梦法案。这一法案的要害是对美国中产阶级实行减税。法案规定，年收入20万美元以下的家庭每抚养一个孩子可减税500美元。

恢复国家安全法案。这一法案在强调加强国防的同时，主张限制联合国指挥美国军队，提出任何美国军队都不得划归联合国指挥。

老年公民公平待遇法案。法案提出，要对老年公民实行减税。克林顿政府规定，一个老年公民年收入超过3.4万美元，或一对老年夫妇年收入超过4.4万美元，必须支付所得税。法案主张取消克林顿政府的这一规定。

创造就业机会和提高工资法案。这项法案的要害是将资本收益税削减50%，而克林顿政府的现行政策是坚决反对削减资本收益税。

法律改革法案。法案主张实行“由败诉者支付诉讼费用”。目的是减少大量的民事诉讼案件。

公民在立法机构任职法案。法案主张限制国会议员的任期，具体地来说，主张把众议员的任期为6年，参议员的任期为12年。

应当提出的是，对上述10项法案，亦即对《美利坚契约》，共和党内的意见也不尽一致，但共和党的主流是支持的。这个《契约》的矛头是针对民主党现任总统比尔·克林顿和民主党主流在上述这个方面的问题上所持自由主义的立场的。

还要指出的是，这10项法案明年能否通过，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因素的复杂问题，现在还不好说。但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构成了对民主党政府的挑战，预示着美国国内政治保守趋势将得到加强。

对外政策不会剧变克林顿将受到掣肘

1994年中期选举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会有什么影响回答是，影响会有，但不会太大，换言之，美国的对外政策不会发生剧变，但克林顿总统在外交上将受到掣肘，甚至被迫作出调整。

根据美国宪法，外交事务的权力是由美国总统和国会共同行使的。但是从美国的外交实践来看，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总统可以说在外交事务上处于支配地位，拥有广泛的权力。美国总统是美国外交的主要决策人，其行动自由度超过了对国内事务的处理。越南战争以后，国会与总统争夺外交的主导权上作了很大努力，但仍未改变美国外交事务权力由总统和国会共同行使，但以总统为主的局面。1994年中期选举后，这种局面也是不会发生大的改变的。

另外，共和、民主两党在对外政策上有广泛的共识，一致而远多于分歧点，与国内政策上两党分歧点多于一致面的情况刚刚相反，例如，共和党也是同意克林顿提出的“经济、安全和民主化”是美对外政策的三大支柱的提法的，两党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些基本的政策目标观点也是一致或相近的。正如国务卿克里斯托弗1994年11月所指出的，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政策至少有以下七个方面将得到两党强有力的支持：第一，通过支持开放的贸易制度达到经济上的保障；第二，在中东地区实现全面和平；第三，致力于解决核不扩散问题；第四，扩大北约和实现欧洲一体化；第五，对前苏联新独立的成员国的支持，首先是对俄罗斯的支持；第六，保持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力量；第七，致力于解决恐怖活动、贩毒、犯罪团伙等全球性问题。

在以上七个方面，两党的观点虽说是一致的，但在具体解决时，在策略上仍会有分歧，或者随着形势的发展，两党会产生新的分歧，从而迫使克林顿政府部分地调整其政策，但两党在对外政策上还不致于发生严重对抗。

美对俄政策值得注意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对俄罗斯的政策。冷战结束后，作为与美对抗几近半个世纪的另一超级强国的苏联解体了，美国视俄罗斯为苏联的“法定继承人”，美国让俄罗斯顺顺当地继承了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美国还慷慨承诺全力支持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对叶利钦本人，更是唯恐支持不及。

但是，好景不长，美俄“蜜月”很快就结束了。随着俄罗斯国内形势的发展，例如1993年十月事件；1993年年底的大选中，反叶利钦的左翼的共产党人和右翼的极端民族主义的自由民主党的得势，不能不使美国重新考虑对俄罗斯的态度。美国对俄罗斯的不信任感和疑虑重新抬头。最能反映美国这种情绪的是国防部长佩里的讲话。他前不久在谈到美俄关系时说：“即使出现可以想像的最好结果，即出现一个完全民主和以市场为导向的俄罗斯，新俄罗斯的利益也将与我们的利益不同。”换言之，美国仍然把俄罗斯看成它潜在的对手。

近年来，随着美国采取了一些不顾及、甚至直接损害俄罗斯利益、乃至尊严的行动，促使俄罗斯与美国逐步拉开距离。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就曾发表讲话，提醒美国，俄罗斯“具有不同于西方利益的特殊利益，甚至是相竞争的利益”。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也公开地说，“美国是一个强有力的伙伴，但又是一个难对付的伙伴”。

中期选举刚结束，美俄双方都采取了以对方为目标的行动。克林顿总统1994年12月1日宣布，将在今后六年增加国防预算250亿美元，而克林顿总统上台两年来，曾相应地压缩了国防开支。增加军费，加强美军战备水平的目标，显然首先是俄罗斯这个目前唯一有能力从军事上摧毁美国的国家。当然，采取这一违反初衷的行动的国内原因则是与中期选举直接有关的。共和党一直批评克林顿政府对国防费用削减过多，并已公开提出，主张在今后五年增加军费600亿美元。共和党已经表示要在新国会明年年初开始运作的100天内，提出相应的法案。克林顿1994年12月1日的宣布，在国内，可以说是针对共和党的，目的在于控制立法主动权。

俄罗斯方面考虑到共和党在美国会参众两院中占据了多数，有可能促使克林顿政府对俄政策变得强硬，而相应地采取了针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强硬态度。1994年12月1日，在克林顿宣布增加军费的同一天，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宣布，俄罗斯决定推迟批准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缔结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并拒绝签署该计划所包含的“双边军事合作文件”和建立“定期公开磋商制度框架文件”。12月5日，美俄首脑又在欧安会布达佩斯会议上针锋相对，俄罗斯坚决反对美国所坚持的扩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使之东进，把昔日苏联的盟国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包括进去。

因此，可以说，今后两年的克林顿政府对俄政策有可能作较大的调整，而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政策则有可能大体维持现行政策。

1994年美国中期选举巡视

周琪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在此次美国中期选举期间，笔者受美国新闻总署的邀请，同其余11个国家的应邀者一起对美国中期选举进行观察。在此过程中，我们这个小组从美国的西部、到南部，再到东部，访问了华盛顿、旧金山、蒙大拿、休斯顿、波士顿等一二十个大、中、小城市，历时一

个月,直接与许多记者、传媒研究者、大学教授、前联邦和州参众议员和现参众议员候选人、基金会领导人、竞选咨询者以及大量的竞选经理人和志愿人员进行了直接的交谈和讨论,掌握了很多第一手的资料。笔者将根据这些资料对这次中期选举的一些特点、决定因素和政治后果作一些简要的介绍、分析。)

1994年11月8日进行的美国中期选举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一次中期选举,其原因在于,选举的结果,原来在参议院、众议院和州长数量上居少数地位的共和党,一举获得了这三个方面的多数,可谓大获全胜。尤其是民主党一下子在众议院丧失了53个席位,改变了自1954年以来民主党统治众议院40年之久的状况,它同白宫仍掌握在民主党的克林顿手里这一事实一起,将构成今后若干年内美国政治机器运作的复杂局面,这一情况不能不引起政治家、专家和公众的深切关注。

一、中期选举的一般决定因素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从制度的角度讲,什么是此次中期选举的决定因素。

同历次选举一样,选举中最重要因素仍然是政党,这一点在党派势力强大的各州尤为明显。在有些州,例如弗吉尼亚,选民在登记注册时不必填写自己的政党倾向,在这样的州里,那些竞选经理们只能凭选民在历次投票中投哪一政党候选人的票,来计算该党候选人的支持率和制定竞选策略。但在大多数州,如马萨诸塞、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等,选民在注册登记时必须申明自己的党派立场,而竞选经理们的任务就是为候选人作宣传(通过各种新闻媒体),争取选民的支持,尤其是说服那些立场尚不明朗的选民,并通过电话敦促、提供交通工具等方法,尽力促使本党的支持者在投票日参加投票。

政党还为本党的每一位候选人提供一定数量的竞选经费。虽然大多数经费需要候选人个人筹集,但政党的领导人往往会亲自出马,为本党重要的候选人的筹款活动助阵。例如我们曾亲眼看到鲍勃·多尔(Bob Dole)为伯恩斯(Burns)作巡回宣传和筹款,而克林顿总统在加利福尼亚著名的民主党参议员黛安·范斯坦(Dianne Feinstein)的竞选过程中同她一起出现过四次,两次是在早期的筹款活动中,两次是在最后关键一个月的竞选活动中。

党派的形象和政党的支持对于候选人获胜仍是不可少的因素。虽然人们现在经常谈论独立候选人和独立选举人的数量日益增大,其地位也日益重要,但从选举的结果来看,独立候选人当选的可能性仍然要小得多。就连1992年大选中的独立候选人佩罗,也有消息传闻他在1996年的大选中将以党派候选人的身份出现,很可能是共和党的候选人。

影响选举的第二个重要因素便是传播媒介。

在美国历史上,报纸曾在大约100年内是政党的文件。旧金山是美国报纸的发源地,报纸在那里曾几乎被政党所垄断,并利用它进行竞选宣传。但是有三件事情改变了这一情况:(1)无线电广播的广泛使用。罗斯福总统曾首先有意识地利用它;(2)利用电视进行竞选。这始于60年代,当时两位总统候选人肯尼迪和尼克松首次进行电视辩论;(3)自70年代以来电视技术迅速发展,它具有了传播一切信息的能力,目前电视的频道增加到多至140个,这改变了人们的交流方式。

于是竞选的方式被改变了。电视成了候选人在公众面前树立形象的最重要的方法,现在其他方法都很少引起公众的注意。由此,电视评论员开始在竞选节目中起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样,传播媒介自50年代以来逐渐控制了人们的视野,它可以创造、改变或破坏一个候选人的形象,而人们对候选人所获得的印象也基本上来源于此。这些竞选广告因其数量之大,很难受到控制。为此许多人甚至评论道,传播媒介已取代了政党,成为影响选举的最重要的因素。此话虽然有些言之过甚,但传播媒介的作用确实越来越不可低估。就连总统也不得不掌握同传播媒介打交道的技巧。里根总统任职期间声誉颇佳,这同他能较好地处理与传播媒介的关系是分不开的,而克林顿夫妇所受到的新闻媒介的诋毁也许在历任总统和第一夫人中首当其冲,这给克林顿政府的支持率带来了不利的影 响。结果,正如全国交流研究中心主

任贾罗尔·曼海姆(Jarol Manheim)所说,整个事情给人们造成的印象是,政治家现在需要掌握传播的技巧甚于管理的技巧。

第三个因素是金钱。当我们一行中来自英国的苏格兰保守党官员洛女士被问及什么是她在此次中期选举中所获得的最深刻的印象时,她毫不迟疑地回答说:“金钱。”确实是如此。据投票前估计,在此次选举中,竞选参议员平均所需的竞选费用是400万美元;众议员是50—60万美元。前民主党众议员唐尼(Downey)告诉我们说,1975年当他成功地当选为纽约州众议员时,他筹集到4.4万美元的经费。由此可以看出竞选经费在近20年中是如何膨胀的。

在这次选举中,加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赫芬顿(Huffington)所支出的竞选经费达到了创记录的水平,他投入了7000万美元私人石油财产中的将近3000万来争夺议席。据报道,这3000万美元可以用来购买700辆巡逻车,一架波音737飞机,120万册畅销书,供25万人吃一年,或者为洛杉矶市提供2个月的城市用水。赫芬顿用了其中的2000万元花在电视和广播广告上,在他所吸引的全部3484887张选票中,第一张选票的广告费用为5.74美元(*Los Angeles Times*, Oct. 8, 1994)。这的确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当然,金钱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不然赫芬顿也不会遭到失败。但如果考虑到他的对手是民主党最著名的女参议员范斯坦,他作为挑战者给她带来了相当大的威胁,那么还是可以看出金钱毕竟是竞选中重要的因素之一。特别是因为候选人只有以金钱为后盾,才能购买必要的电视和广播广告时间,才能为自己作宣传以争取选民的支持。加州州长候选人凯瑟琳·布朗(Kathleen Brown)在竞选的最后一周耗尽竞选经费,对其如此惨败在共和党候选人威尔逊之下不能不说是有一些影响的。

二、民主党全面失败的直接原因

讲到这次中期选举的结果,最令人费解的是民主党损失之巨大,这一点即使连共和党人士也始料不及。在竞选前夕,专家们分析说,每逢中期选举,执政党丧失议席是一个规律,在过去的四次中期选举中,有三次是如此,每次所失议席在十几个到二十几个不等。而这次选举之前,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参议院的议席比例为44:56,在众议院为178:256,也就是说,共和党必须在参议院多赢得6个以上的议席,在众议院赢得40个以上的议席,才可能同时取得两院中的多数。如果说这种结果在参议院中因双方比例接近尚可能发生,那么在众议院中却很难设想。一个政党在中期选举中一下子丧失那么多的议席,这在历史上不是没有先例,例如1966年约翰逊政府的民主党一次失去47个众议院议席,但那是发生在越战和各种国内激进的政治运动所造成的国内外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相比之下,这次选举的背景却是,经济至少在短期内是相当不错的。据统计,美国年经济增长率达到了3.7%,这在西方国家中是最好的;失业率从1992年10月的7.6%下降到5.8%;创造了大约480万个新的工作机会(*Los Angeles Times*, Oct. 24, 1994)。克林顿的外交政策似乎也处理得不错,美国在海地、北、南朝鲜以及海湾问题上都没有明显的失误之处。因此可以说不存在严重的国内外政策和经济危机,按照常规也不可能发生大量席位易手的情况,但结果却恰恰相反。

分析起来,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重要的可以归结如下:

(一)经济的好转并没有使大多数人口直接受益。

1994年11月美国人口统计局的调查资料表明,1993年中等家庭的收入下降了1%,如今中等家庭的收入停留在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比1989年的最高点下降了1%。家庭收入的稳定下降自经济有所恢复以来并没有减弱。经济学家们发现,对于典型的美国家庭来说,境况并没有好转。在克林顿当政的头两年,美国人的工资、津贴和生活标准不断下降,甚至许多工人在较少保险的工岷作上工作更长的时间也不足以补偿收入水平的降

低。而且，尽管经济复苏创造了数百万的新工作机会，但其中至少有一半是经济学家所称的“软工作”——半日的或临时的，只能得到较低的工资或津贴。

(二) 社会问题成为主要问题。民意测验表明，自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经济情况有所好转以来，社会问题取代了经济问题成为公众最关心的问题。

公众把社会、经济问题列为最关心的问题的百分比

最重要的问题	93年1月17日	94年9月11日	百分比的变化
社会问题	35%	68%	+33
经济问题	44%	33%	-11

在具体问题上的百分比

问题	93年1月17日	94年9月11日	百分比的变化
犯罪	4	26	+22
健康保险	6	9	+3
非法移民	0	2	+2
联邦赤字	12	2	10
失业	12	2	10

资料来源: *Washington Post-ABC News Poll*.

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美国存在的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使公众越来越感到不安。

(三) 在中期选举中，地方问题仍是最主要的问题，不是全国性问题，更不是外交问题。这些地方问题包括公共教育、医疗保险、社会服务、犯罪等。

像历次中期选举一样，选民们最关注的是涉及自己直接利益的地方问题，尤其是地方的社会问题。以加州为例，人们普遍关注的四个主要问题是：非法移民、犯罪、税收和教育。共和党州长候选人皮特·威尔逊(Pete Wilson)在前三个问题上的主张分别是：(1)“非法移民使每一个加利福尼亚人的生活质量恶化”，坚决支持187法案，把它看作是向华盛顿传递信息的机会，表明国家需要对非法移民的管理进行改革；(2)“每一个加州人的首要权利是不受犯罪伤害的权利”，强烈支持参议院批准对杀害警察者处以死刑；(3)反对新的征税，许诺在连续三年内平衡州预算，不再增设新的税收。而在这三个问题上，他的竞选对手民主党的凯瑟琳·布朗却态度温和，这使她的竞选地位大为不利。投票后的民意测验显示，在11月8日参加投票的选民中，有38%的人把移民问题看作是头等重要的问题，其中63%的投了威尔逊的票，34%的投了布朗的票；32%的选民把犯罪问题当作重要的问题，而这在两年前的民意测验中只占3%，这些人大多数投了威尔逊的票，比例是65%：33%；把税收问题列为重要问题的占27%，其中威尔逊获得67%的支持，布朗获得27%。

在上述四个重要的问题上，只有教育问题帮了布朗的忙，大约25%的选民认为它是重要的问题，布朗占上风的比例是61%：36% (*Los Angeles Times*, Nov. 9, 1994)。

(四) 白人选民趋于保守。

仍以加州为例进行分析。在加州，威尔逊更趋保守的政策主张得到了占选民大多数的集团的支持：年长者、白人、较富裕者和受过较好教育者。而布朗的政策得到更多的年轻选民、穷人和较少受教育者的支持。她也赢得了黑人、拉丁裔和部混分亚裔的支持。然而拉丁裔人口只占选民的8%，而投票者中白人占了80%。威尔逊赢得白人的支持率为58%：38%，布朗赢得拉丁裔人口的支持率为74%：22% (*Los Angeles Times*, Nov. 9, 1994)。

但是在参议员的选举上，投票比例却有明显的不同。显然，选民视民主党候选人范斯坦为比布朗更趋中间派的民主党人，在那些投威尔逊的票的选民中，20%的人转而投了范斯坦的票。然而，即使范斯坦本人在投票日前夕也承认，在移民问题上的温和立场(她主张更

严格的边界控制，而不是剥夺非法移民的受教育和医疗条件），可能会损害她的得票率。这些都反映了占人口大多数的白人民意倾向于保守。

（五）与历届中期选举不同的是，共和党今年产生了比民主党更具吸引力的候选人，无论是在西海岸，还是在东海岸。这使民主党这些年来建立的稳固基础发生了动摇。

根据评论，这些年来，那些想进入政界的机智的、有雄心的人更可能成为民主党人。那些以共和党方式思考的人一般很少对政府感兴趣，他们更可能成为投资银行或商业的总经理。艾伦·埃伦霍特(Alan Ehrenhalt)在其著作中指出的原因，在这一点上的不同是使民主党人年复一年地维持对国会、大多数州议会和地方政府的控制，尽管选民仍然可能选出共和党的总统。他引用了威斯康辛州一位民主党州参议员的话说：“共和党人不喜欢政府。如果你不喜欢政府为什么你还会在这里所以他们让我们为他们管理政府。”(*The New York Times*, The Week in Review, Oct. 13, 1994)

但是今年却产生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少有的情况，共和党产生了比民主党更强有力的挑战者，他们之中有些并非职业政治家，但却表明是非常出色的竞选人。例如田纳西州的比尔·菲斯特(Bill First)是一位富裕的心脏外科医生，普林斯顿大学风度潇洒的毕业生。他此次击败了连任三届的民主党参议员吉姆·萨塞(Jim Sasser)，后者原打算在乔治·米切尔(George J. Mitchell)宣布退休后成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而另一位该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弗雷德·汤普森(Fred D. Thompson)则是一位律师，他击败了吉姆·库珀(Jim Cooper)，一位前州长的儿子和连任12年的众议员。

在佐治亚州情况也是如此。三位新共和党众议员当选，其中两位战胜了在任者。鲍勃·巴尔(Bob Barr)战胜了众议员巴迪·达登(Buddy Darden)；查利·诺伍德(Charlie Norwood)战胜了另一位民主党新手唐·约翰逊(Don Johnson)；萨克斯比·钱布利斯(Saxby Chambliss)战胜了克雷格·马西斯(Craig Mathis)。1992年佐治亚州的11个众议院席位有10个掌握在民主党人手里，而今有7个被共和党人所夺得。

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民主党许多著名的、老牌的政治家败在名不见经传的年轻的共和党人手下。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得克萨斯州的民主党人州长安·理查兹(Ann Richards)。理查兹是民主党著名的女政治家，现年61岁，此次选举以明显的劣势败给了前总统布什的儿子乔治·W·布什。评论说，尽管她本人有无限的个人吸引力和无以伦比的竞选风格，但她还是由于民主党的政策和反政府情绪以及对克林顿政府丧失信心而败北(*Los Angeles Times*, Nov. 9, 1994)。

另一个例子是民主党众议院议长托马斯·S·弗利(Thomas S. Foley)，他在共和党胜利浪潮的席卷之下，败给了50岁的共和党人乔治·内瑟克特(George Nethercutt)，这是自1822年宾夕法尼亚州的加卢沙·格罗(Galusha Grow)落选以来，第一次一位议长被自己选区的选民所抛弃。弗利现年56岁，自1964年以来已连续30年当选为众议员，并在1989年成为议长。一位居民对此解释说，他们打算送一些新的、没有经过检验的政治家到国会山去代表他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两年前弗利曾对华盛顿州提出起诉，因而它以52%的多数通过了一项法律，把众议员的任期限制在6年，参议员限制在12年，弗利认为这是违反联邦宪法的。虽然他的起诉获胜了，但这次法律讨伐的结果却是他终因不得人心而痛失议席。

甚至连任6届的著名的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M·肯尼迪也遇到了他政治生涯中最严重的一次挑战，这一挑战来自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前密执根州长乔治·罗姆尼(George Romney)的儿子和汽车行业的总经理。他们之间的胜负直到投票之日方见分晓。

一些情况同样构成对民主党的不利：一是在待选举的职位中，多数原来由民主党人所占据，而他们之中不少人恰好已年届退休，于是为共和党人争夺席位留下了空间；二是一些著名的民主党人决定不参加竞选，这同共和党人的咄咄逼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三、各种原因间的内在联系

在上述这些看似偶然和相互无关的原因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联系,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势”,共和党就是乘此“势”而获胜的,这就是选民对政府过多干预的反感和对任职者的不满,以及他们的社会、政治态度趋于保守。

客观地讲,克林顿是一个中间派民主党人,他虽然是以“新民主党人”的形象当选为总统的,但是按照克林顿自己的理解,“那些把我当作是新民主党人而选举我的选民的愿望是‘小的、更有效的、更少干预的政府’,这反映了我们的价值和关注”。“政府的主要任务不是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人们应当为自己生活中的个人灾难负责。因此,他说,在他当政的22个月里,他的政府致力于削减联邦预算赤字,并将在下一年完成杜鲁门总统以来规模最小的政府目标前进;政府放松了对经济的一些重要方面的限制;给予了各州更大的自由,以使它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改革福利、医疗保险和教育;通过了反犯罪法案,等等(*New Yorker*, Nov. 21, 1994, p. 61)。

克林顿政府所做的大量事情实际上采取的是中间路线,只有一些是扩大政府职能的,如健康保险计划和提高收入税。收入税构成了1993年增加了的政府岁入的一半多,其中所提高的1/5来源于对中间阶级有影响的两种税收,汽油税和年收入在34000美元以上的家庭的社会保险税。这造成了相当多数的选民的不满,尤其是中间阶级选民。

因此,选民对克林顿政府的失望,并不在于他作为新民主党人竞选,而作为旧民主党人管理,而在于他们认为他做了一些不应当做的事,如增加税收;此外一些应当做的事却做得不够。

对此,民主党的一位行政官员艾尔·弗罗姆(Al From)说,“需要理解的第一件事是,这是一场地震,新政时代结束了。它对于民主党人来说曾是一个伟大、光荣的时代。新政的自由主义已被钉进了棺材。……正是这一意识形态培育了美国的中间阶级,但是这一培育了中间阶级的政策不再得到他们的支持。我们已经失去了他们。”(*New Yorker*, Nov. 21, 1994, p. 58)

对于选民对政府责任的要求,两党的一些官员都有共同的看法。一位民主党的官员承认:“这次选举确实是针对政府作用的,它表明选民感到政府已经太大和太强有力了。”(*Los Angeles Times*, Nov. 20, 1994)

共和党的战略家比尔·克里斯托尔(Bill Kristol)也说,“民主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并不能归因于对克林顿的不满,而是与思想有关。共和党以《同美利坚的契约》(在这里之所不按新华社的译法译成《美国契约》,是因为民主党在竞选中攻击共和党的纲领是‘出卖美利坚的契约’(Contract on America))进行竞选,三个普遍的共和党电视广告都是意识形态的。它们说:‘如果你想要低税收和小政府,那就投共和党人的票。’而共和党竞选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统一在反大政府的自由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竞选的。”(*New Yorker*, Nov. 21, 1994, p. 64)

保守的《全国少数民族政治》(*National Minority Politics*)杂志的社长威利·理查森(Willie Richardson)对民主党批评说,民主党为了得到穷人的支持,宁愿使他们永远处于待救济的地位,而不是教育他们需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争取上升到中间阶级的社会地位。这一看法可以说代表了一些中间阶级有色人种的观点。

实际上,在大选中选民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恰恰反映了他们在不稳定的经济中对未来感到困惑不安和由于这种不安而趋向于采取保守的价值观。笔者在亚历山地亚县曾目睹一位中间阶级选民在政党候选人介绍自己的政策主张的会议上向他要求说:“我们应当告诉那些想要移民的人,不是我们不欢迎他们,而是因为我们的资源有限,税收有限,环境需要得到保护,我们只能顾及自己,而无力顾及他人。”

保守主义在美国经济欣欣向荣的时期,曾为美国公众所厌弃,在70年代中期以岷前,

它只是知识界中少数人的主张，尚不能登大雅之堂，而今它却成为许多人，甚至中间阶级有色人种公开声明的立场，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美国社会发展前景的深思。

四、选举结果对未来政府运作的影响

在克林顿总统的民主党同时丧失两院多数的情况下，可以想像，政府的运作必然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选举一结束，克林顿就在1994年11月9日宣布，要治愈这次痛苦的竞选创伤，并向共和党表示了合作的愿望。分析家们估计，在国会两院都掌握在共和党手中的情况下，克林顿必须放弃他的一些国内计划（*Economist*, Nov. 12-18, 1994, p. 29）。

克林顿一方面表示将顺应选民的意愿，在一些社会福利和政治改革政策上作一些调整，同共和党达成某种妥协；另一方面，他也表示不会作无原则的让步。这表明，他将准备在必要时行使总统的否决权。这一态度将给他最后两年的执政带来两方面的困难。

一方面，民主党内的自由主义派对克林顿将要修正计划感到不安，他们担心克林顿总统在各种社会和经济政策上将比共和党更共和党。一位民主党黑人众议员奎西·姆费姆（Kweisi Mfume）甚至说：“我担心（行政部门）在努力取得世界时将失去他们的灵魂。在这个国家，我们最不需要的是有两个共和党。”（*Los Angeles Times*, Nov. 20, 1994）

另一方面，未来的共和党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于11月15日宣布，如果必要的话，共和党将迫使国会每天工作20小时，每周工作7天，在100天内通过与《同美利坚的契约》相一致的法案（*New York Times*, Nov. 15, 1994）。共和党的领袖们还在筹划将国会中的22个常设委员会减少到17个，这些委员会大多是关于社会政策的。

金里奇说，新的福利计划将不是安全网，它将吸引穷人采取自我建设的行为。他提出的社会福利建议与克林顿的大相径庭，其中一项是反对维持食品券、住房和资助残疾人的计划，要求削减400亿美元用于各种食品、住房和工资计划的开支，这与克林顿的维持这些计划的建议背道而驰。由此可见，克林顿政府在其任期的未来两年里，同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国会发生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美国的政府机器是否会因此而产生运转困难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会有许多因素抵销总统和国会之间可能产生的冲突，这些因素包括：

（1）两党之中都有不同的派别，他们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除了上面提到的民主党内的自由主义派别外，共和党内在一些问题上也不能统一意见，例如前共和党内阁成员杰克·肯普（Jack Kemp）和威廉·J·贝内特（William J. Bennett）就公开批评187法案。而肯普也遭到了来自党内的指责，要他最好闭嘴，“要用脑而不是用心来思考。”（*Los Angeles Times*, Oct. 20, 1994）

（2）由于国会内两党党纪的松弛，两党议员没有义务一定按照本党领袖的指示投票，加上两党内部都有不同的派别，它们可能在某些问题上支持另一党的主张，因此议案能否获得通过就不仅仅取决于它产生于哪一政党。克林顿苦心经营的健康保险法案未能在当时控制在民主党手中的国会内通过，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明。

（3）两党在推行自己计划的同时，也都将谨慎地避免直接冲突。两党的国内政策都可能最终向中间路线倾斜，因为任何过激的政策都可能担政治风险。它们的领导人都会以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的姿态出现，这不仅是为了在选民面前树立自己良好的形象，为1996年的大选和下一次当选作准备，也因为他们都懂得克林顿的警告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共和党把它的新实力仅仅集中在对抗上，那么两党都不会满意其结果。他说：“如果他们毁坏了政府，他们将不会是最终的受益者”，“最终，这是建设者的国家，无论是第三党的建设者，民主党的建设者，还是共和党的建设者。最终，通常是建设者获胜。谴责者可能得势于一时，否定的力量可能得势于一时。但一个伟大的民主政体除非通过建设者之手，否则不能盛行。”（*Los Angeles Times*, Oct. 9, 1994）也就是说，这个政府制度自有其维持自身生命力的内在机制和力量。

当然，由于总统和国会的政党归属不同，总统同国会的矛盾肯定会有所加剧，政府由于受国会的牵制，政策的不明确性和摆动性将可能大于以往。这也是可以预料的。

美国是否会出现更大的动荡

——中期选举后的一点思考

金君晖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1994年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是民主党惨败、共和党大胜。这是共和党相距很多年来第一次在国会参众两院各州长中都居于多数地位，故被人们称之为“一次巨大的政治地震”。显然这是一次非偶然现象。可以说这是冷战结束、世界剧变、高科技发展、国内外种种失衡现象对美国社会形成巨大冲击后的一个综合反映。特别反映了当40多年冷战中成为国家凝聚力的中心目标失去后美国所处的一种探索和彷徨的状态。同样，美国社会长期积累而为冷战所掩盖的矛盾正在展开。英国《卫报》把它描述为“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分裂”。人们不禁要问：美国是否也将出现更大的动荡

一、部分美国社会精英对国家命运前途深感忧虑

仅仅几年以前，美国《外交》季刊在1990年年终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单极世界阶段》的文章，突出反映了冷战刚结束和海湾战争后美国不可一世的心态。颇有名气的美国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特默在该文中写道：“我们现正处在非正常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争取安全的最好希望寄托在美国领导一个单极世界的力量和意志之上，毫无愧色地去确定世界秩序的规则，并准备着把它付诸实施。”(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Winter 1990)

今天，美国社会的一些精英们又是如何想的呢

前总统尼克松说：“特别具有灾难性的是，在缺乏全国性的挑战形势下我们的共同目标感减少了。在现代化的美国有着太多的力量——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贫富间的鸿沟、老年人与青年人的互不信任——把美国拉往不同方向，而迫使他们凝聚在一起的力量则太少。”他惊呼，如果美国不能应付上述挑战，“那么长期作为我们力量源泉的多样性就将成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作为我们长时间最大特色的个性将成为我国崩溃的种子；长期以来我们最珍视的自由将只会留存在历史教科书中”(尼克松1994年遗著《和平之后》，转引自 *Time*, May 2, 1994)。

另一位美国著名政论家亨廷顿认为，长期移民和这些不同种族和民族的移民不断争取平等权利的结果，使得在美国形成了要求对黑人和其他群体的特殊权利，而这种要求又同美国政治团结基础的人人平等这一原则正好违背。上述各种不同种族群体强调促进人们的“肤色自觉意识”以及他们的特殊权利；他们还宣扬“多种文化论”思想，并坚持要从非欧洲人群体的观点出发重写美国的政治、社会 and 文学史。这种对群众特殊权利和多种文化主义的要求鼓励了美国内部不同文明的冲突，并推动着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所讲的“美国的解体”。亨氏最后说，“如果美国社会今后果真非西方化了，并且美国也不再遵循其自由民主的和扎根于欧洲的政治意识形态，那么我们所熟知的美国就将不再存在而将跟随另一个意识形态的超级大国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Samuel P. Huntington, "If Not Civilizations, What"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5, December 1993)

二、美国的传统政治结构是否会改变

前俄克拉荷马州民主党资深参议员戴维·博伦(David L. Boren, 现已退休任该州州立大学校长), 在中期选举前一年多就向民主党领导人发出警告说, 如果克林顿和民主党不坚持走温和派的“新民主党人”的路线而回到传统的自由派立场上去, 那末在中期选举中民主党有可能在参众两院都失去多数, 结果不幸而言中。选举后他还提出结论说, 这次选举“只是这个国家巨大政治动荡的开始”, “这个国家有很大可能出现一个独立的中间派政治运动”, “甚至在今后10年内出现一个独立的中间派总统, 从而结束美国政府的两党制”。他的主要论据是, 这次有61%以上的选民都未投票, 原因在于这些人十分不满两党都愈来愈走极端而远远脱离了他们(*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 18, 1994)。一些民意测验也表明, 日益众多的美国人对两党制的效能甚为怀疑, 有1/3的人自称为独立人士, 57%的人认为需要在美国建立第三党。

三、民族之间分歧加深

1992年洛杉矶种族骚乱事件人们至今记忆犹深。今年以来美国著名黑人球星辛普森被控谋杀妻子案在美国引起轰动。辛普森行为温雅, 家财甚富, 娶了一位白人妻子, 被认为是美国社会民族平等和谐的范例而受到舆论宣扬。现突然被告是一位“残酷谋杀妻子的凶犯”, 并遭拘留审查。不少白人认为辛氏乃一伪君子, 现在终于暴露了其黑人的“恶劣本质”; 许多黑人则认为在尚未做出结论前就对辛氏一案如此大肆渲染, 显然是占统治地位的白人舆论的民族偏见之反映。还有人因此而引起对美国层出不穷的杀人犯罪之愤慨, 也有人对所谓美国“公正”的司法制度究竟为什么人服务更加怀疑。

与此同时, 美国失业状况依然严重, 对外来移民的厌恶情绪也在美国滋长。在这次加利福尼亚州长选举的同时还举行公决, 以59%的多数票通过该州一项新的“187法案”。该提案的中心内容是取消非法移民子女的受教育和医疗保健权利, 其矛头主要是针对着大量来自拉美、特别是墨西哥的“非法移民”。此案尚有待州和联邦最高法院判决是否违宪。但目前此提案已引起加州许多城市乃至墨西哥政府的抗议。据报道, 该州在1996年大选时还将就另一项立法提案进行公决, 该提案主张取消一切以种族为划分标准的各项政府优惠计划。其含意在于以人人均等为名取消在实际上处于不平等地位的黑人和其他人种迄今所能享受的一些优惠待遇。这无疑又是一种加深不同种族和民族间分歧的催化剂。

四、美国经济深刻变化的后果

为什么美国经济自1991年第3季度走出衰退以来有相当一段时间始终走走停停、复苏乏力当1994年美国强劲增长、年增长率达4%左右, 美国经济的竞争力已超过日本而重新居发达国家之首, 克林顿上台两年来新增就业人数达400多万人, 通胀率一直控制在3%以下, 然而人们却普遍感到就业无保证, 生活更艰辛, 对前途缺乏信心当美国联储连续6次提高利率情况下, 美元汇价不是坚挺而是下降幅度甚大看来, 最主要原因在于高科技的发展, 信息社会的到来, 市场激烈竞争的压力迫使数年来美国大公司进行痛苦的结构性和管理上的重大改革, 用机器代替人力, 使管理接近生产, 以提高效率, 降低成本, 于是白领人员同蓝领人员一样也成为裁减的对象。总之, 失业已成为伴随经济迅猛发展的新时期产物而非短期现象。而世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 贸易量的大增, 信息的快速传递, 全能市场每天交易量的超过万亿美元之庞大数额, 投机性的增强等等, 这些又使得美国联储的宏观调控手段之作用大为削弱, 经济预测也极为困难。

五、文化界的某种不安动向

1994年11月21日《国际先驱论坛报》刊登了一篇文章, 题为《文化战: 任意攻击往往伤及自身》。文章指出, 在去年中期选举竞选期间, 共和党最出风头的众议员、如今的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同其他保守分子一道重新拾起“反正统文化”这顶帽子来寻找替罪羊。他们认为, 克林顿总统的一切越轨行为, 极其他所有不道德的、暴力和性问题, 都应归罪于

“反正统文化”。这使人们在文化界的相互指责中闻到一股麦卡锡主义的味道。(Frank Rich, "Culture War: Potshots often Recochet,"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 21, 1994) 《洛杉矶时报》甚至提出, 是否即将出现共和党人时代的新的电影审查制度。

以上种种情况表明, 冷战之后, 美国在没有大敌威胁的情况下, 失去凝聚力, 缺乏强有力的领导, 众说纷纭难以形成共识, 又受到众多社会严重问题的困扰, 加冕上中期选举结果加剧了行政与立法部门的对立, 特别是着眼于1996年大选的国内政治斗争的提前, 所有这些都是造成美国社会动荡的因素。虽然, 美国经济仍有可能维持持续的温和增长, 美国社会的开放性和它较强的反弹恢复能力以及严重的危机意识感有利于促进问题的解决。但积重难返, 美国走向更大动荡的总趋势看来将难以改变。

选民的造反

——试析1994年美国中期选举

方晓光

(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

1994年的美国中期选举, 实属美国现代政治史上所罕见。共和党在长达40余年屈居国会少数派之后, 净增9名参议员、52名众议员和11名州长, 一举控制参、众两院, 令舆论界愕然。一时间, “海啸”、“地震”、“血洗”等耸人听闻的词句充斥报端。

曾几何时, 名不见经传的克林顿, 高举变革的旗帜, 从一个南方小州杀出, 轻易击败因海湾战争大胜而名噪一时的布什, 实现民主党在白宫和国会的一统天下。可时隔两秋, 民主党竟大将纷纷落马, 眼睁睁痛失半壁河山。

如此激烈的政治动荡的确超乎常人的预料。但细究起来, 却是事出有因。简言之, 这是一场与两年前布什落选、克林顿登台一脉相承的选民造反。

(一)

在很大程度上, 克林顿1992年竞选成功, 并非因为多数选民喜欢这个政治上的“未知数”, 而是因为他们对华盛顿的老牌政客和权势集团深恶痛绝, 欲用外圈人取而代之。布什对此视而不见, 更加美国经济不景气, 遂成为众怒之的, 以致大选惨败。

与两年前相比, 今日美国经济大有好转, 就业增加、出口增长、赤字略降、通胀甚低。克林顿外交几经周折, 已见转机, 其国际声望亦有提高。然而选民的愤怒却毫无减弱, 且直指克林顿为首的民主党。原因何在

其一, 尽管经济好转, 但许多美国家庭并未受益。相反, 高达1/4的选民工时增加、收入下降。尤其是许多公司为增强竞争力而大幅度精简、重组, 致使大批白领失业, 形成报界所谓的“焦虑的阶层”。他们将自身困境归咎民主党政府, 尤对其横征暴敛、滥用纳税人的钱切齿痛恨。

其二, 克林顿当选之初, 选民对民主党政府一度寄以改革厚望。克亦以“新民主党人”自居, 发誓向恶性膨胀的官僚机构开刀。然而, 克上台伊始, 即向华盛顿官僚势力和利益集团妥协, 显露其“自由派”的本来面目。其鼓噪一时的医疗改革不仅因保守派反对而胎死腹中, 而且被视为民主党“大政府”、“大挥霍”旧病复发的象征。短短两年, 选民们认定克等技止此耳, 绝非改革先锋, 而是腐朽现状之卫士。

其三, 两年前, 克林顿的竞选策略是攻击布什一味海外冒险而漠视国民疾苦。其时髦的

竞选口号是“别忘了经济，傻瓜！”然而今日，克等民主党政客陶醉在经济复苏和海外业绩中，却忽视选民普遍抱怨的社会问题，如家庭瓦解、道德沦丧、都市衰败、毒品泛滥、犯罪猖獗、官僚腐败、移民失控，等等。不仅如此，克本人及老牌议员罗斯顿科斯基(Dan Rostenkowski)等民主党要人的种种丑闻，使其在选民心目中成为美国社会衰败的象征，继而将其政治侧翼暴露在共和党的狂轰滥炸之下。遂有聪明的报人撰文警告：“别忘了文化，傻瓜！”

一如当年的布什，克林顿和民主党的致命错误，乃在于曲解民意。克仅靠43%的选票勉强入主白宫，却自信大功告成，将选民的厚望置于脑后，安于现状，不思变革。孰不知民意如水，可载舟，亦可覆舟。1992年，克驾驭着沸腾的民怨登台。而1994年，正是这相同的选民怒潮淹没了言而无信的民主党。

(二)

布什惨败，共和党痛定思痛，拟定新的行动纲领。其核心乃是所谓的主流文化，其口号是政治重组，其争取对象是尼克松1972年赖以大选取胜的“沉默的大多数”。何谓“沉默的大多数”按照尼克松的定义，乃是成千上万自食其力、奉公守法、诵经信教、爱国护家的传统美国公民。这些人多为白种中产，认定道德沦丧是当今美国的万恶之源，对民主党执政两年的平庸表现日益不满。针对此，共和党发布多达三百余名议员签名的政治宣言《美利坚契约》，提出严惩犯罪、平衡预算、减税、控制福利、限制议员任期等十大措施。据最近《今日美国》报、CNN电视台和盖洛普公司的一项联合民意测验，公众对其中主要议程的支持率高达73%—88%。

与主流文化相对的，是所谓的“反叛文化”。此种文化源于60年代美国发生的一场“文化革命”。其政治特征是反越战、要民权；其文化特征是先锋派艺术、大麻和性解放；其意识形态基础是左派自由主义；其鼓吹和实践者是自由派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以黑人为主的少数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此种文化已渗透到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并逐渐变形，成为政治上的大政府、大福利；文化上的玩世不恭和多元论；种族关系上的少数民族对白人的“歧视”；社会和道德上的性放纵、吸毒、单亲家庭、对犯罪的软弱和对罪犯的宽容。共和党核心人物、《美利坚契约》主笔、下届众院议长金里奇如此描述此种文化对青年一代造成的恶果：“12岁的怀孕生孩子；15岁的互相残杀；17岁的死于爱滋病；18岁领到自己读不懂的毕业证书。”

如前所述，对克林顿及民主党不幸的是，无论正确与否，主流文化的选民们视其为反叛文化及其一切恶果的代表，而共和党则巧妙地利用这一心理，不失时机地发动了一场“文化战”，将中期选举渲染成一场关系到美国千秋万代、生死存亡的正义与邪恶、传统与叛逆、理想与愚昧、人性与罪孽、美国精神与一切非美异教邪说的搏斗。尽管克等也在高喊严惩犯罪等主流文化的口号，并设法通过330亿美元的治安法案。但克本人的背景和作为：逃避兵役、吸大麻、屡屡曝光的桃色丑闻、希拉里夫人干政、军中同性恋解禁令，均使传统选民深为反感。不仅如此，克的某些内阁要员，如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长罗伯特·阿赫坦伯格(Robert Achtenberg)的同性恋倾向，国家卫生局长乔伊斯琳·埃尔德斯(Joycelyn Elders)公然支持向中学生发避孕工具等，亦为其政府打上反叛文化的腐朽印记，为共和党提供了政治炮弹。

(三)

在更深的层面上，此次中期选举反映了美国社会进入所谓后工业化时代的变迁。此种变迁早在冷战时期就已开始，但在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和民众将注意力转向国内，表现得更为明显和剧烈。

几十年的冷战虽以苏联解体而告终，但美国也因此而大伤元气，以致以保罗·肯尼迪为代表的悲观学者惊呼美国的衰亡。巨额军费和失控的社会福利开支造成至1993年初即高达4万亿美元的联邦债务。与此同时，对国防工业的偏重严重削弱了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记载了两件难以置信的事情。第一件是在1949年6月，美国驻北京总领事馆报告华盛顿说，有一中国人自称代表周恩来，透露中共党内高级领导人在对苏和对美政策上有分歧。第二件是在1950年1月，又有人自称代表华东地区的中共主要领导人陈毅，约见美国驻上海的一位官员，说中共领导层围绕对苏政策发生了争论，而陈本人对苏联侵犯中国权益很不满意。这两项情报，都上报给了美国最高决策者，而且杜鲁门、艾奇逊本人都做出了反应。一些迹象表明，美国领导人当时真的相信（或者说希望）中共领导人有“亲美派”、“亲苏派”和“中间派”之分，而这种看法又影响了他们的对华政策。

无论这两件事情的真实性如何，美国官员把它们作为重要绝密情报来处理，直接在对策中反映出来，这是确定无疑的。作为外交史学者，应该知道，情报的真实性和它们所造成的后果是两码事。我在英文论文里提到了这两件事，以说明美国对中共与苏联关系的看法在不断变化，并且一厢情愿地企图利用所谓“中共党内斗争”来离间中苏关系。但是，在西方学者尚未引用这些材料时，由我去在公开的学术刊物中首先披露，而且不加以否认（我在当时没有证据去否认，只能凭我对中共党史的认识去判断其不合理性），岂不有“信谣传谣”之嫌？另一方面，如果我为了达到在西方刊物发表的目的，删去这些重要资料，如何向看过或者将要看到这些资料的学者交代？于是，唯一的办法是不在国外发表这篇论文。

一段时间以后，利用这几卷《美国外交文件集》研究中美关系的中外学者越来越多，所谓周恩来和陈毅被认为是可能的“反苏派”，在1949-1950年试图与美国人建立秘密接触的说法，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更重要的是，后人的调查研究表明，上述两件事都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说在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共领导层内部在对美对苏政策上就有不同意见，是站不住脚的。此是后话。

我在中文硕士论文里，只字不提美国文件中有关周恩来和陈毅的绝密情报的事，是很自然的想法。本文摘要发表于1984年第8期《世界史研究动态》时，当然也没有加进去。然而，我当时和现在都认为，删去这些“故事”是令人遗憾的，不得已的。今天在后记中补上一笔，算是暂时了却这桩心愿。

回过头来评价自己这篇文字，觉得其基本立论还是站得住脚的，但也有一些不小的缺陷。首先，我当时虽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占有资料，但是缺乏一个重要的学术意识：应尊重和善于利用前人学术成果，在承认和恰当评价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再去提出自己的假设和结论。对于这点，我是在受到一位至今不知其姓名的西方学者的批评后才真正意识到的。不知何故，《中国季刊》的主编明知我不同意发表该篇文章，还是将它寄给有关评委去审阅。西方学术刊物的审阅方法，一般都采取“双向匿名制”，即评阅人不知作者是谁，作者也不知评阅人是谁，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偏见和人事矛盾。一位评阅人在审阅意见中尖锐地写道：在此文中，看不出作者是否读过某某和某某的有关专著。如果没有读过，又怎知自己写的是创见？把自己的看法同别人已经发表过的意见相对照，才能说明自己写的文章是否有新意，是否值得发表。

我要永远感谢这位学者的批评，虽然他曾经使我暗中不平与羞赧。不平的是，我多年来所见的学术著述，有多少是真正符合学术规范的？“天下文章一大抄”，在一个不小的学术圈里，几乎已变成了事实上的规范（norm）。真正有创意的著作，究竟占多大比重？我自己后来写的东西没有几篇拿得出手，但其中的一些资料和观点，也多次发现被人不加任何说明地“借鉴”去，变成了别人的东西。平心而论，我在撰写此文时，是仔细阅读过孔华润（Warren Cohen）、邹谠（Tang Tsou）等许多人的中美关系著述的（中国学者的论述，当时似只有资中筠老师在一篇关于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台湾政策的论文中，涉及我所写的论题），更无抄袭之嫌。就1947-1950年美国对中苏关系的看法做过很深研究的，无论中文还是外文，我在当年确实没有发现。

暗中羞赧的是，我把第一手资料放在第一位，在读前人之述时，主要目的是从他们的著

述中找材料,以补充自己资料的不足,而没有认真想过那位评阅人提出的学术规范问题,没有把前人成果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同时应该承认,我写这篇论文时的知识积累确实不多,在一定程度上用新鲜材料的充实,掩盖了背景知识的贫乏。如果我能在文章的开头即指出,关于我所研究的专题,是否已有专著发表,有哪些可供借鉴的观点,又有哪些我将加以反驳的意见,就能加重我的论文的分量。然而要写这样简单的几句话,需要看多少书,动多少脑筋!学海之深之宽,不正在于此吗?

从那以后我写文章,决不敢再拿出“开天辟地第一人”的架势。不论是写哪个论题,先要查看一下别人是如何论述的。有些课题,即便在中国还没有多少论著涉及,在国外恐怕早是“前人之述备矣”。明乎于此,写东西就谨慎得多了。虽然因此而速度大大降低,但每写一篇文章都收获甚丰,很少再有学术良心上的内疚。

其次需要检讨的是,此文过分强调美国在华外交官对中共与苏联关系的看法,将主要观点建立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之上,然后对美国对华政策加以评论。其实,美国的整个外交政策也好,对华政策也好,都是在华盛顿决定的。在华盛顿,国务院的外交权力也是有限的,上有总统,旁有国会,还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诸多牵制。当然,也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驻外使团能起决定性作用。近几年,我因工作关系,与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接触很多,发现他们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决不像我十几年前想像的那么大。到华盛顿政府有关决策部门和国会去过几次,对政策是如何形成的,开始有了一点感性认识。看看这篇论文,在美国对中苏关系看法的宏观环境方面,实在着墨太少。如果今天来重写,整篇文章需要调整结构,突出宏观分析。

第三点需要反思的是,不论其政治立场如何错误,当年美国的一些决策者和政治分析家对中苏关系的判断,是有其深邃和远见之处的,而我在论文中,出于可以想见的原因,一概加以否定和批判。例如,乔治·凯南等人认为,中苏之间意识形态的纽带不足以维护一种紧密的同盟关系;中俄之间有历史冲突,中国共产党人有强烈的民族感情,不会接受苏联的控制;斯大林不会为援助中国而慷慨解囊,即使援助也要以牺牲中国的某些主权和利益为代价。对比起在1949-1950年许多人预言中国将成为苏联永久的“附庸”,又有人把中苏关系说成“牢不可破的无产阶级国际团结”,凯南等人的预见,不是更为准确吗?又如,国务卿艾奇逊1949年预言中苏在12年后才会分裂;他还说过,苏联经过22年的时间(1927-1949),才使自己的影响回到中国,美国要使对华关系恢复,也许需要同样长的时间。回顾历史,不能不承认,艾奇逊简直称得上料事如神——尽管我们也可以说他只是像算命先生一样,偶然蒙对了。

我第一次阅读美国外交文件时,心灵被深深地刺痛了:美国人在讨论中国问题时,带着令人气愤的对东方民族的偏见、无知,以及西方人典型的傲慢和以恩人自居的态度,即使是那些“中国通”和被我们确认为“友好人士”的人,也少有例外。这篇论文中表达的民族情绪(不是指某些意识形态术语),确实是有感而发。经过这些年,我从理性和感性两方面都对美国和中美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逐渐深入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美国人(从官方到民间)总不能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尊重、理解中国人?中国的自我形象和中国在外国的形象之间,为何有这么大的差距?两大民族的思想沟通为何如此困难?这不是在一两篇论文里能说清的事情。重要而应当意识到的是,感情冲动不能代替理性思考,反而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严肃的学术探讨。

此篇论文最后一部分的标题为“错在哪里”,是试图找出美国为何错误判断了中苏关系和制订了错误的对华政策,从理论上“拔高”一步。而在我今天看来,这是整篇文章中最无价值最不可取的一部分。它基本上是以鲜明的政治立场和强烈的民族感情来代替缜密的学术推理。这是又一点值得反思的。本来,美国对中苏关系的判断就不是完全失当。至于指出美国对华政策的错误,这是所有学过一点历史的中国人都会做出的判断。从政治上可以说,除

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等个别行为以外，200多年来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一直都是错误的，将来无论怎样做，其大方向也会永远错下去，需要我们不断地批判和斗争。即使是对于尼克松访华，我们也需要提醒自己注意：他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而来的，不是来提携中国的；因此他做的某些事情可能是对的（即符合中国愿望的），但究其动机还是错的。既然美国政策总是错误的，我们对它进行批判就总是正确而必要的。这一领域的中国学者，决不能忽略这一点。

不过，做出价值判断，大概是人类一切智能活动中最简单的一种（在另一知识层面上说，又可能是最困难的一种）。在美国问题和中美关系研究中，翻出一堆材料，指出美国政府政策的错误，恐怕是相对来说最容易走通的一条路子。然而一个外交史学者或政治学者将自己区别于政治家、官员和其他人的地方，不在于自己能更好地确定政治立场的正确与错误，或者能提出更好的政策选择，而在于应该能够在“客观事实是什么”以及“为何如此”的问题上有更深入的研究，并且可能进而由此预测“未来大概如何”。反观我这篇论文，在披露事实“是什么”方面是较为成功的，但所做的“为何如此”的理论分析是基本失败的。失败原因，首先在于我想回答的问题是美国对华政策“错在哪里”，而不是其政策“为何这样而不是那样”。

最后一个检讨，是本文注释的不规范。其实回想起来，我倒不是完全缺乏注释规范化的意识，而是不知道中文学术著作的参考书目和注解应当怎样才算符合规范。直到今天，不要说不同的出版社、不同的刊物对注释、参考书目的写法（比如在注释里所引作者的名字、著作名称、出版社或刊物名称、发表年代等等的顺序）要求不同，就是同一刊物，前后不一致的地方也不少。看起来这些是小问题，其实是代表着一位学者、一个学术刊物或出版社的严谨程度。

在写后记时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我有勇气批判自己，说明学问上已经多了几点体会，增加了一点自信。客观上的学术环境也大大地改善了，使人们得以比十几年前更坦诚地表露自己的观点。

但还有一个很大的遗憾：我们对中美、中苏关系历史细节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方面公开的资料。近年来，前苏联的历史档案也公布了不少。比起十几年前，学者们对中方材料的运用还只能用“有所进展”来形容，基本状况没有改观。近年来确有一些中外关系方面的新鲜材料抛出，但是能够使用中方第一手材料的人，或者是掌握某种并不对其他人开放的关系、门路，或者本人是档案文献工作者。运用不公开的档案做学术文章，想要符合学术规范是不可能的。由于没有其他人可以核对所引材料的出处，这些有资格掌握材料的研究者同其他人之间就谈不上学术平等，更不能使用同一公平的批评尺度。至于注释等等项目的规范，当然谈不上。

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一遗憾还会继续。一方面，我们期待客观条件的进步；另一方面，决不放弃自身修养的提高。再过十几年回顾今天，该会有另一番感慨吧？

学术论文的规范化问题

杨玉圣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近读由陈毓钧教授指导、徐永诚撰写的《林肯政治思想之研究》（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美

国研究所硕士论文，1993年，16开，274页），由其选题论证、研究方法、资料布置、注释体例等方面显而易见的规范化，再联想到时下我们的研究中存在的诸多不规范乃至失范现象，很生一些感慨。

其实，有关学术规范（Academic Norm）的议题，近来已有时贤公开或私下论及。举例而言，1994年3月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举办的“中美关系史研究：回顾与展望”学术讨论会（北京），在讨论怎样促使该学科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时，如何建立良好的学术规范据说成为热门话题。再如，由邓正来先生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其旗帜鲜明的主旨之一即“严格学术规范要求”，并率先致力于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规范化建设；而且，此亦被既定为新近问世的《中国书评》的宗旨，首开一种风气（1）。由此观之，学术规范这一本来不应成其为问题的问题，看来仍呈相当严峻的态势，而且未可等闲而视之。

本文拟就学术论文的规范化问题略抒浅见，以作引玉之砖。所谓“学术论文”（Academic Articles），不同于一般所说的文章（Essays）、札记（Notes）、评论（Reviews）等“文无定法”之作，此处专指中国学者自己独立撰写的以学术性较强见长的研究性文章，包括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在内。

学术论文的规范问题，依笔者一孔之见，说到底恐怕是一个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进一步说则是学风建设问题。这里不妨分解为如下几个层次，略作解释。

说起来，道理并不玄奥：无论是何种学科，无论是研究何种专题，也无论是撰写哪一方面的学术论文，必然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研究者的选题论证；否则，莽莽撞撞，稀里糊涂，即难免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之讥。就是说，“要探索一个问题，首先就要把前人研究的得失弄清楚，这样才能探明已达到的水平，吸收已有的成就，并通过发掘资料和分析比较，力争超过前人的水平”；不然的话，恐怕就不免“在前人早已解决的问题中打圈子”。（2）在我看来，这既非无病呻吟，更非杞人之忧，自然亦非小题大做。舍此，无从谈起学术规范，也难以真正推动学术进步。翻翻我们的学术刊物，只要稍稍留心，即不难发现长期以来存在的重复选题、重复劳动、重复发表等“低水平重复”的通病——不妨归类为“炒冷饭”现象，事实上已经造成、并且正在继续造成原本有限的学术资源的严重浪费。学术论文的规范化建设的确应当引起每一个严肃的学术研究者的正视和关心。

由此引申而出的是如何公正对待前人及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的问题。应该说，这一问题同样是十分突出的。一般而言，凡学习或研究，均不能回避继承与创新的问题，这就要求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割裂学术发展的自然而然的进程。具体说来，“我们每一个人的研究工作都是在借鉴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承认这种借鉴是学术工作者应有的科学态度”。然而问题在于，有人偏偏不承认这种借鉴。绝非个别的流弊之一是，“现在有的研究者明明借鉴了别人的成果却不愿意承认，引用了别人的观点或别人发掘的资料却不愿注明出处，似乎一切都是从他开始”。（3）此种指陈可谓淋漓尽致，入木三分。有的人也许不想听这种逆耳之言，或者不大情愿承认这种窘况，但事实恰恰就是如此。在我们相当多学术期刊所发表的相当多的所谓学术论文中，这种很可奇怪的“似乎一切都是从他开始”的现象，虽不好说比比皆是，但起码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其为数之多、为害之甚，恐三言两语所能尽说。

我曾读过一篇论述马基雅维里主义与意大利法西斯的关系的所谓学术论文，单从注释看，引用了多种意文原版专著，然一查文末所附作者介绍，居然是河南某师专的岷在读专科生。钦羨之余，笔者亦不无疑窦：作为在读师专生，作者可能掌握像意文这样的小语种吗？一个普普通通的师专图书馆，可能收藏如此专门的意文原版著作吧？我只是有疑问，但未敢妄断。后经编辑部与该文作者联系、查证，文中所引注意文原版材料果然是辗转抄袭而来。尤其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位年纪轻轻的“作者”竟话语轻松、满不在乎地答复编辑说，“我原以为这无关紧要。许多人都是这样做的，并不就是我一个人”。（4）呜呼！尚复何言？

冷不丁冒出这 匆桓霾迹凹凸堑 廖奁崴伞(15)哪凸校凸吹勾云闯林氏乃夹鳌 4 酥谚 不以为耻、自欺欺人的现象，难道还少吗？何以如此？痛定思痛之后，让我们仍回到学术论文的规范化这一正题。

我们提倡立足于扎扎实实的第一手材料（这包括原文资料和原始资料），脚踏实地地推进学术研究。这里容不得半点弄虚作假，也要不得丝毫哗众取宠。我们反对那种无视他人劳动、不加任何说明即任意侵吞他人成果的丑恶作派，因为此种“劫掠主义”不仅无任何学术纪律可言，而且也无任何学术品德可言，与严格的学术规范格格不入。否则，流弊不除，伪劣日盛，长此以往，则学术前景恐不堪想像矣！

仍以学术论文的注释问题为例，正像不少有心人已经观察到、并公开指出的，“有的作品的注释都是外国学者的论著或外国档案资料，其实，不少是从中国学者的作品中转引的，作者并非都看到了原文。这是一种学风不够严谨、不够严肃的表现”。（5）此一语而中的，无庸多议。关于这一点，笔者亦有同感（6）：

有几种情况，似有必要稍加辨析。其一，不少人盲目地重外轻内，由此引出一种怪现象：有的论著宁愿引注外国人的一般著作乃至简易通俗读物，却不大情愿征引中国人的水平不在其下的成果。……其二，一部分人忽视、无视中国学者的成果，唯以己为重，对他人论著则漠然处之。这恐怕也不能说是正常现象。……其三，有的人虽在论著中吸收了他人成果，却有意无意地不加注明，给外行人一种似乎是所有论点皆论者独创的假象。其实，撰文、著书、作注释，本是一种正常的严格的学术范式，为的是说明某一论点或资料源自何处，这样既可方便读者查证，又是尊重引文原作者的劳动、同时也尊重自己的体现。甚至有的引文本系转引，却不作必要的说明，似乎是直接引用，以假乱真。如此流弊，泛滥学界，岂不哀哉？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另外一个更令人不解、也更令人难堪和尴尬的事实：有不少专题论文乃至长篇论文，甚而至于连一个注释也没有，#0&——往往也不附有参考或阅读书目。这大约就更难说得上符合学术规范的基本要求了。事实上，“注释体例建制是学术研究规范化的一项重要内容，一方面，它表明作者对他人学术著述的尊重，以及自身从事研究的基点和依托；另一方面，亦有助于读者查阅相关文献，获得比较全面的信息；故完整而准确的引文注释，在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意义。在国际学术交流日趋频繁之今日，建立一种规范化的注释体例，对于中国社社会科学的发展显得尤为迫切”。（7）此言极是，此理甚明。每一个学问者恐怕都应对此深长思之。

学术论文的规范化还涉及到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其他一些技术性环节。比如英文书名、文章名等的书写格式问题（8）、英文字母的大小写问题（9）、英文中的缩写符号的用法问题（10），凡此等等，无不事小体大，都应引起人们的关注。

由失范而规范，亦即实现学术论文的规范化，非朝夕之功所能成就。欲达此学术佳境，须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共同作出持续性的努力和建设性探索。

古人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愿我们为此而同行。\$

注释：

（1）为了克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及评价活动中的失范现象，《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暨《中国书评》编委会还专门于1994年11月中旬就此问题召开了首次学术研讨会，其主题即为“社会科学的规范化与本土化崛起”。

（2）汪熙：《重视中国美国学的信息建设》。《美国研究》1991年2期，第158页。

（3）参见陶文钊：《“中美关系史研究：回顾与展望”学术讨论会综述》。《美国研究》1994年3期，第149页。

(4) 参见周祥森：《略论我国世界史学界的某些流弊》。《史学月刊》1994年5期，第115页。

(5) 参见陶文钊：前引文。

(6) 拙著：《美国历史散论》。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8页。

(7)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编委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注释体例说明》。

(8) 据观察，目前我国学术期刊所发表的论著涉及英文书名时，一般是打上中文书名号或者双引号，或者什么符号也不加；其实，如此运作并不符合英文格式。在英文中，规范的书写格式应是把书名排成斜体字或者加底线（涉及报纸、杂志名时亦复如此）；至于文章，一般加双引号表示之。如果堂堂的学术论著连这些最基本的常识性问题都处理不好，那么就难保不引人见笑了。所幸亦难能可贵的是，我们也有个别刊物能在这些问题上领规范化之先，某些学人亦已留意于此。相形之下，或许是欧风美雨洗礼之故，台湾学人在诸如此类的规范化环节方面似乎更显得训练有素。

(9) 与汉字字体的随意性不同，英文字母的大小写有着极强的规定性，某个字母的大写与否往往代表着特定的蕴涵。

(10) 英文中的缩写符号与中文间隔号不同，尽管两者同样都是用一个圆点表示。比如，F. D. 罗斯福中F. 是 Franklin 的缩写，D. 是 Delano 的缩写，在这里，F. D. 罗斯福即不能写作F·D·罗斯福，因为后者的圆点意味着间隔号而非缩写符号。同样，按约定俗成的惯例，在中文里，以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为例，作为间隔符的圆点只能置于正中。同样的道理，富兰克林·D. 罗斯福亦不能写作富兰克林·D·罗斯福。表面上，这似乎是属于“小儿科”，但我们的许多论文作者乃至一些大家恰恰在这些方面栽了跟头。信不信由你。

关于美国散文

朱世达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如果我们从清教徒牧师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的《为善散文集》(*Essays to Do Good*, 1710)算起，美国散文创作也快历时三百年了。继科顿·马瑟之后出现了本杰明·弗兰克林。他代表了年轻的一代，背离传统的排他主义和清教神圣的习俗而主张新的世界主义。他的《自传》(*Autobiography*, 1771-1790)最能代表当时文本和叙事风格。杰弗逊的《弗吉尼亚笔记》(*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 1785)奠定了他作为南方主要学者代表和18世纪美国主要思想家之一的地位。它表述了在南方社会中奴隶制与理性之间的复杂纠葛。它纯然用一种非常个人的笔调叙述一位思想家在矛盾的时代的心路历程。《弗吉尼亚笔记》在美国第一次有力地鼓吹了个性的自主、自由与平等。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1776)不仅作为一份向英国殖民统治宣战的檄文，而且作为一篇言词简练、毫无矫饰之意的文字而流传至今。正如杰弗逊自己说的，他只是希望这个文件充分“表达美国的思想”。

在《独立宣言》之前，美国的散文创作大都与当时的政治进程有关。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如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催使美国人谨慎、公正、谦恭、勇敢、善良和宽宏大量的《宾州农夫信筒》(*Letters from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 1717-1768)、约翰·艾伦(John Allen)雄辩的、富有力感和经文节奏感的《关于自由之美的演说》(*An Oration, upon the*

Beauties of Liberty, 1773)、查尔斯·李(Charles Lee)继承18世纪讽喻文传统的《小册诘问》(*Strictures on a Pamphlet*, 1774)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国会措施辩》(*A Full Vindication of the Measures of Congress*, 1774)。在文中,汉密尔顿力陈组织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府的必要性,呼吁“张扬人类的神圣权利”。

在这一阶段的作品中最为引人注意的是汤姆斯·潘恩的《常识》(1776)。此书在数月之内即开印第二版,印数达10万册。在《常识》中,潘恩坚信,人权并不是一个法律与习俗的问题,而是天赋于人性之中。

圣·约翰·德·克雷夫科尔(St. John de Crevecoeur)的《美国农夫信筒》(*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 1782)描述了一个摆脱掉“屈辱的附属地位、贫穷和毫无成果的劳动”的美国。在他的笔下,美国赢得了自尊,开始执行“新的原则”和“新的思想”。克雷夫科尔在信筒中用一个非常普通的农夫的口吻叙述所见所闻,毫无矫饰,毫无做作之态。关于风格,他有一句名言:“如果文章写得不那么优雅脱俗,它们将散发林间的馥馨。”这正是美国散文风格和写作理论最形象的表述了。

在美国散文创作史上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莫过于以爱默生为首的新英格兰超验主义者的兴起了。超验主义者的贡献就在于在理想主义的旗帜下重新审视了美,解放了美国思想。他们认为,文学“必须保持与自然最原始的关系”,使美国文学,包括散文创作,从模仿英国及欧洲大陆的风格中脱颖而出,开创了美国文艺复兴时期。作为一场融欧洲与美国思想潮流于一体的思想运动,它催生了美国散文一系列经典之作:《自然》(*Nature*, 1836)、《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 1837)、《知识的自然历史》(*Natural History of Intellect*, 1893)、《瓦尔登湖》(*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 1854),等等。爱默生的散文,特别是他的演讲,令人感到亲切,富有一种奇异的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声音;如果我们将他的散文与查尔斯·兰姆的随笔相比,便会发现在他的端庄凝重的说教之中每每流露出特有的富有魅力的睿智、幽默感和文学、哲思的深度来。他的言词文本雄辩有力而辉煌,语调变幻莫测,显示出他的深奥的文学技巧来。

1831年爱默生的妻子逝世,留给了他一笔财产,使他有可能辞去波士顿第二教堂的圣职而到欧洲去旅游。其间,他会见了当时的文学名人,诸如英国诗人、散文家瓦特·兰德(Walter Savage Landor),诗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和苏格兰散文家、历史学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特别是他在苏格兰乡间会见了卡莱尔之后,开始了两位文学家的终生友情和通信。

当爱默生1837年作《美国学者》演讲时,梭罗正从哈佛大学毕业。现在无法了解梭罗是否亲自聆听爱默生的演讲,但梭罗一生实践了爱默生在《美国学者》中的召唤:更多地关注美国本土,追求美国本土的独创性。对于梭罗,自然是一本教科书,通过自然界发生的事实来理解世界,于是世界便成了一个供人阅读、品味、咀嚼的整体。他希冀过简单的生活。他说,“我之所以走进林间并不是想生活得便宜些或者更昂贵些,而是想以最少的麻烦做些个人想做的事。”因此,他的文字细腻而自然,充满了一个敏感的作家和一个深思熟虑的哲人对大自然的至诚的感受和感动。

1861年到1865年的内战开创了一个新的美国文学的时代,正如葛屈露德·斯泰恩(Gertrude Stein)所说的,内战之后美国实际上已开始创造20世纪了。内战无疑成了美国史上的“第二次革命”。正如哲学家乔治·萨塔耶那(George Santayana)在1911年所简练概括的,内战之后的文学,是一种“斯文的”文学。斯文传统的主要代表和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和威廉·迪恩·豪厄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在美国资本日益集中和垄断的情况下企图缓和镀金时代的种种残酷,对现实缺乏正视的勇气,每每耽于往昔美好日子的回忆,在秽行、暴力和庸俗面前退却不前。因此,他们无法正视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各种重要的问题,更遑论理解和表述他们了。这种斯文传统必然也会影响散文创作。作为散文

家，他们虽然高举美与现实主义的旗帜，但无法直接面向最广大的美国人。

在20世纪初期，H. L. 门肯(H. L. Mencken)和乔治·让·内森合作编辑《时髦人士》(*The Smart Set*)，发表了不少佳作。门肯以尖厉的讽喻抨击半世纪来弥漫于美国文学、法律、教育、宗教与道德的斯文传统，攻击清教主义。此时，以范·韦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和伦道夫·伯恩(Randolph Silliman Bourne)为首鼓吹建立美国的民族文化。于是，产生了布鲁克斯的论述美国文学崛起的《美国快成年》(*America's Coming-of-Age*, 1915)。布鲁克斯主张将亨利·詹姆士的“高雅趣味”(high brow)和马克·吐温的“低等趣味”(low brow)融合在一起以产生一种“中产趣味”(middle brow)来。但形式主义者否定了布鲁克斯的主张。他们的偶像是专事写作技巧，而对政治、道德和社会漠然的“艺术家”，在他们的心目中，这类艺术家最完美的表述便是庞德(Ezra Pound)与海明威的结合。

海明威所追求的与现代生活相匹配的艺术形式与风格不仅对20世纪美国文学，而且对许多其他国家的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海明威的写作继承了马克·吐温、斯梯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庞德的传统，创造了一种简约的、精练的、紧凑的散文文体。他认为，“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这就是说八分之七蕴含在水中，深藏而不露。在海明威看来，文体、形式与内涵是三位一体而不可分割的。正如赫·欧·贝茨(Herbert Ernest Bates)所指出的，他是一个手拿板斧的人，斩伐了整座森林的冗言赘词，剥下了句子长、形容词多得要命的华丽外衣，以谁也不曾有过的勇气把英语中附于文学的乱毛剪了个干净。他的创作是现代英语文体的里程碑。

对于海明威文风的形成，斯泰恩的文学实验主义起了极大的启示的作用。斯泰恩喜欢使用极简单的、极普通的词汇写作，将它们用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安排在一起。她曾经说过，她喜欢句子，在她的写作中，句子是整个组织的单位结构。她善于使用重复的句型，以取得一种她称之为“语言的余象”。她相信，通过将人们熟稔的形式加以打乱的文学技巧、故意使用非文学语言和非文学结构，她的文字能得以深入到读者的感觉中去，并引起真正的反响。

《时代周刊》(1923)、《幸福》(1933)、《生活》(1936)等大众杂志在二、三十年代相继出版。它们主要向读者提供社会生活的事实与信息。那些既无时间又无耐心阅读篇幅极长的书籍的读者可以阅读它们，以获取对世界和社会的了解。随着这种对及时报道的信息的需求日益增长，于是各种专门适应各类读者需求的杂志就应运而生。大众杂志的出现对作为纯文学形式之一的散文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挑战。面对这个挑战，散文家如门肯、瑟伯(James Thurber)、爱德蒙·威尔逊(Edmond Wilson)、李普曼和E. B. 怀特(E. B. White)为保持散文的文学地位作了不懈的努力。特别是E. B. 怀特，在《纽约客》等杂志发表了大量的散文，或谐谑，或叙事，或感伤，或怀旧，一树一木，一人一事皆成文章，保持了其文学的传统。

在对信息需求日益高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潮流下，在美国60年代产生了新新闻主义。以汤姆·沃尔夫(Tom Wolfe)、盖伊·塔利斯(Gay Talese)、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乔·迪第恩(John Didion)为代表的一批作家试图以新闻为载体，以文学的手法，创造出一种新的文体风格，以适应现代社会读者的趣味。新新闻主义对散文创作也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美国现代散文一方面顺应了读者对于信息的需求，同时又保持其传统的文学风格。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琼·迪第恩和艾妮·迪拉德(Annie Dillard)的散文都成为美国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综观美国散文，它的思辨性是非常突出的。无论是爱默生的散文与书信，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习惯》(*On Habit*, 1915)，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霍桑论》(1850)还是弗洛斯特(Frost)的《诗教》(*Education by Poetry: A Meditative Monologue*, 1930)，读者都可以从其中感受到深邃思想无比震撼的力量。他们既是散文家，又是思想家、

哲学家,时而机智,时而幽默,时而冷峻,纵观历史和社会,剖析人生,纵横捭阖,既深刻又气度非凡。美国散文另一个鲜明特点则是它的写实性。大多文笔自然,不做作,不矫饰,极少风花雪月、绚丽雕凿之作。梭罗的《瓦尔登湖》与《冬日漫步》,海明威的《战时奖章贱卖》(1923),福克纳的《记舍伍德·安德森》(1953),阿伦·考普兰(Aaron Copland)的《怎样听音乐》(1939)就是明证。美国散文的幽默感也是非常显明的。詹姆斯·瑟伯在《大学生活二、三事》(*University Days*, 1933)中描述的顽愚不堪的学生每每让人忍俊不禁,而埃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在《亨利·詹姆斯问路》(*Henry James Asking the Way*, 1934)中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一个书生气十足而又过分自信的作家形象。即使富有英国传统的描写个人境遇与心情的散文也赋有自己独立的美国品格。尤峨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在《寻觅一个声音》(*Finding a Voice*, 1984)中不动声色地娓娓叙述她的父亲、母亲、她对他们的爱以及父母亲之间终生不渝的爱,她使用的文字是浅显的,几乎没有什么形容词,然而在字里行间却震荡着何等的激情的力量!E. B. 怀特的名篇《猪之死》(*The Death of a Pig*, 1977),写的是作者与他养的一头猪之间的感情,整个篇章按时间顺序用事实铺垫,然而作家的笔触逼真地描绘了一个颓废而痛苦的美国人。马尔库姆·考利(Malcolm Cowley)《八十自述》(*The View from 80*, 1980),描写了老人执拗的心境,由正80年华的冯亦代先生译出,读来让人感到亲切而颇有人生的启迪。菲兹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在《少年得志》(*Early Success*, 1937)中描写了自己在叩敲文学之门时的心情,成功使他踌躇满志,却也“使人对跟意志力相对立的命运产生几乎是神秘主义的观念”。现代美国散文的趋向,我们大致可以从汤姆·沃尔夫的《天才之境》(*Land of Wizards*, 1986)和琼·迪第恩的《送回家》(*On Goging Home*, 1966)、《商场》(*On the Mall*, 1979)和《漫话记笔记》(*On Keeping a Notebook*, 1969)中有所颖悟了。作家对“事实”非常执着,文字口语化,信息量大,但不太讲究句式与谋篇结构。

○信_息

美国中期选举研讨会综述

金灿荣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1994年11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举办了“美国中期选举研讨会”。除美国所科研人员参加外,与会的还有有关政府部门、新闻单位和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会上,大家就1994年美国中期选举的特点和民主党失败的原因、中期选举所反映出来的美国社会的深层问题、中选之后的美国政局和政府政策走向、以及未来两年的中美关系交换了意见和看法。现将研讨会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1994年美国中期选举的特点和民主党失败的原因

此次中期选举与以前的选举一致的地方在于:选民关心的主要是地方性问题;新闻媒体的作用突出;虽然独立派选民增多,但是政党组织在竞选中的作用仍然是第一位的。此次选举独特之处则在于:第一,执政的民主党在选举中败得特别惨,共和党一改多年的劣势,控制了国会参众两院;掌握了多数州长席位和多数州议会。选举是在经济形势良好、外交颇有起色的情况下进行的,而这种对执政党有利的形势并未起作用。第二,竞选耗资巨大,创造

不少开支纪录。第三，竞选活动无主题，候选人纷纷以攻击、揭露对手为制胜法宝。值得注意的是由第一个特点引伸出来的结论，即：经济形势良好和外交上的成绩，不一定有助于执政党；但是，经济衰退或外交上有重大失误，则一定会损害执政党的政治地位。

导致民主党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第一，参选率是个重要因素。民主党的选民人数多但投票率低，共和党人数少但投票率高，在中期选举总投票人数少的情况下，共和党人投票率高的优势就得以发挥了。第二，虽然经济形势不错，但目前的新增工作机会多属临时性的、低收入的，老百姓没有得到实惠。第三，1992年大选中就已出现的反在职者情绪转而威胁在职的民主党人，而共和党又适时推出一批不是职业政治家的新人，吸引了不少选民。第四，社会问题突出，选民注意的焦点转移到犯罪、移民等问题上来，而共和党一贯主张严厉打击犯罪、遏止非法移民，因此先得一分。另外，共和党人有一套明确的纲领——“美利坚契约”，相反民主党人却没有给选民提供明确的信息。第五，在历次中期选举中，执政党都要丢掉一些席位。然而今年民主党的选情却格外严峻，一方面，今年竞选的职位中多数原来是属于民主党的，加上有几位民主党大牌政治明星退休，使得原来保险的位置就不那么保险了；另一方面，克林顿总统的政治地位严重下降，连累了其他民主党人。克林顿是以43%的选民票上台的，选民基础并不雄厚，但是他上台后显然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在推进其“变革”措施方面太急躁；而且克林顿的决策班子不得力，其外交政策在一段时间内摇摆不定；加上克氏丑闻缠身，结果克林顿成为战后声望最低的一位总统。这必然严重削弱民主党的整体地位。

二、选举反映出来的美国社会的深层问题

首先，冷战结束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很大冲击，这一冲击仍在继续之中，而美国朝野对这一冲击的思想准备是不够的。由于失去共同的敌人，老百姓对国内问题的忍耐程度下降，并且不愿意对外多花钱，反移民情绪上升，结果是内部团结下降，凝聚力削弱。相反，内部分歧公开化，包括各政党内部的政策纷争更明显，原来存在的社会多样性可能成为分裂的因子。在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发生之前，西方内部的文化冲突，现代化与后现代化思潮的冲突，主流文化与反主流文化的冲突倒是可能先发生。应该说，美国社会处在变化中、调整中。

其次，社会问题日益突出，而解决社会问题的难度远超过经济问题。“新政”之后，自由主义主导美国政坛，它解决了不少问题，也带来不少新问题，如道德败坏、民众对政府信心下降、新的种族冲突、教育问题恶化、移民大量涌入等十分复杂而无解决良方的问题。以白人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沉默的多数”不再沉默，人们要求变革。克林顿就是打着变革旗号上台的，他自称是新民主党人、新自由主义者，然而上台后却在多方面回归了民主党传统的自由主义，结果导致民主党中选失败。这大概就是克林顿上台与两年后民主党失利之间的内在联系。

应该看到，冷战结束后，社会凝聚力下降，民众对政府和当政者的不满增加是世界性现象，各国都面临这一问题。

三、未来政局与政府政策

1. 政局走向：部分与会者认为，中期选举使美国的政治生态向右转变。选举的结果使共和党掌握了更多公职，保守派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的地位上升。选举的过程则表明政府决策的社会环境也向右转了，其标志是：加州反非法移民的187法案获多数选民支持；共和党争取连任者均获成功，所有公开席位都被共和党拿走，此外还从争取连任的民主党人手中拿走了一些席位。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现在不宜下结论说美国社会向右转了。因为有些选民是出于对民主党不满而投共和党一票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支持共和党。由于对执政者的不满有普遍性，今后总统连任越来越难。

2. 对内政策: 中期选举的影响将主要表现在对内政策上, 克林顿的施政重点也依然是国内事务。共和党国会将力争国内政治日程的主导权, 并且已经准备提出一系列保守的政策法案, 主要内容是减税、同时削减社会福利、保持国防开支的规模甚至加以扩大等等。在共和党的攻势面前, 克林顿采取了以退为进的守势策略。其国内政策的总趋势是: 经济政策不变或少变, 社会政策往后收缩。目前克林顿除了口头表示愿与共和党人合作之外, 还采取了一些具体的妥协步骤, 如表示要认真对待 187 法案; 拨款 69 亿美元对付犯罪; 修正健保方案; 搁置原计划交国会通过的禁止公司取代罢工工人的法案等等。

由于选举后的国会出现“极”化现象, 即共和党新议员比以前的本党议员更保守, 而民主党新议员更自由派, 因此克林顿的回旋余地不大。加上 1996 年大选已有人开始筹划, 选举政治提前发挥作用, 政党冲突必然加剧, 因此, 共和党国会与克林顿的白宫出现政治对抗的可能性极大。

需要指出, 共和党人权力的增长也意味着他们承担的政治责任和风险的增加, 这对共和党争取 1996 年大选胜利不一定是好事。

3. 对外政策: 由于中期选举的主题是内政而不是外交, 民主党的失败不等于选民否定克林顿的外交政策; 加上美国外交主导权历来属于总统, 行政部门在外交事务上享有更多自由度, 因此, 选举对外交政策影响较小, 这方面的变化不会很大。不过, 由于共和党控制了国会两院, 而且将由赫尔姆斯和瑟蒙德等极端保守分子出任有关外事委员会主席, 所以, 克林顿的外交能力肯定会受到更多限制。共和党的对外政策, 一方面可能导致孤立主义抬头, 强调收缩海外的义务, 减少缴纳联合国会费, 严格限制参加维和行动(但有时则实行单干主义); 另一方面在贸易问题上更严厉, 对共产主义或前共产主义国家更有戒心, 因此, 与盟国(如日本)的磨擦将增加, 与俄国间的相互提防也将加剧。

四、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中美关系的现行框架是基本上符合各自国家利益的, 因此, 共和党执掌国会后不会大幅度地偏离现行政策。另一方面, 由于白宫和国会山分别属于不同政党, 因此, 政党政治完全可能渗入到中美关系中来。克林顿若想推进中美关系, 首先会遭到共和党国会的阻挠。\$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选举落选的人中有不少是支持克林顿改善对华关系的温和派人士, 而坚决反共的人士却多数当选了, 其中一部分人还同时是亲台派。因此, 国会中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干扰中美关系发展的杂音, 如重提台湾、香港、西藏、知识产权、贸易不平衡、核不扩散、人权、劳改产品等等。其中, 台湾问题最具影响力。不排除美国国会在以后两年通过一些台湾问题的议案, 而美国政府对台军售的数量和质量也可能进一步增加。

中美关系中可能的最大破坏因素是台湾问题, 但是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直接障碍仍是人权因素。由于价值观的不同, 有些增进中美关系的事情是可以做的, 然而却不愿意做或不取去做; 还是由于价值观不同, 所谓“中国威胁论”才有了一定的市场。

’ 94 “中美关系研讨会”在华盛顿召开

晓 端

1994年11月1日至3日, 由美国“凯特林基金会”(Kettering Foundation)发起、资助和组织,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了“中美关系研讨会”。出席这次会议的美方主要代表有: 基金会主席、前卡特政府教育部长大卫·马修斯(David Mathews), 美国“亚洲协会”总裁尼古拉斯·卜勒德(Nicholas Platt), 前众议员约翰·伯切南,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

冯亦代、王佐良、袁可嘉、凤子等在京的部分翻译家、作家、学者及中国作协、译协、美国系统软件联合公司（SSA）等各方面来宾共60余人参加了颁奖会。

中国作协主席冯牧、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邓友梅、翻译家叶君健在颁奖仪式上讲了话。他们说，几十年来，我国的文学翻译工作成绩卓著，为国内外文学交流、为中国作家和广大读者学习世界名著、扩大视野作出了贡献。沙博理先生代表获奖者致辞表示感谢。美国唐文化基金会的创办人、SSA公司的创始人罗杰伟先生莅会并向获奖者祝贺。颁奖会由中华文学基金会副总干事冯立三先生主持。（斯萍）

○新书架

《文化的边疆——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关系史论》 李剑鸣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除“导言”、“附录”、“后记”外，共8章，正文计355页。全书31万字。

本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首次在我国对自殖民地时期以来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两大文化系统接触、冲突及其互动的复杂历史作出了总体考察。李剑鸣认为，几百年来印白关系史“是以冲突为主要特征的，其基本内容则是白人对土著文化的围剿和改造以及印第安人对此作出的反应”（第9页）。本书关于白人社会对印第安人的文化征服（“文明开化”）以及印第安人社会文化的回应与变迁的讨论，尤其卓识。作者指出，由白人社会所主导的印白文化关系实际导向的是一场史所罕见的文化暴虐。作为美国社会主体的盎格鲁白种人，缺乏对其他文化的理解与尊重，把种族主义作为处理文化关系的准则，强力同化土著印第安文化，实即“文化帝国主义”（第313页）。事实上，印、白文化分属于截然不同的文化畛域，对这条“文化的边疆”，白人社会如果采取和平交流的方式、渐进诱变，则或致两利，至少两不相害；但白人社会无视“文化的边疆”，拔苗助长，强行文化征服，终以失败告终。虽说文化多元主义已取同化政策而代之，新型的印白文化关系已经确立，但迷雾并未完全廓清，“直至现在，冲突仍未从印第安人与主流社会的文化关系当中彻底销声匿迹”（第8页）。这一无声的战争所造成的巨大历史悲剧表明，“在文化上定于一尊或恃强凌弱，都不是理性日趋发达的人类所应取的立场。多元并存，在相互尊重中开展交流和竞争，这才是合理的文化关系格局。这一教训得自于沉重的历史代价，尤应认真加以汲取”（第352页）。

《社会经济变迁的主题——美国现代化进程新论》 洪朝辉著。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第1版。除“序”、“导言”、“附录”外，正文分4篇、8章，计267页。全书共25万字。

本书以美国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这一现代化进程为研究对象，其中的有关章节是作者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完成的硕士、博士论文的有关部分。该书认为，美国现代化历经启动时期（1607—1820）、发展时期（1820—1880）和基本完成时期（1880—1920）这三大历史阶段，其最重要的主题是岷“社会经济的革命性转型”（第1页），包括殖民经济和奴隶经济的启动作用、早期工业化和社会改革运动的推动作用、农工商现代化的深化作用以及政府调控的导航作用。作者指出，美国的现代化进程有四点理论启示，即现代化起源的罪恶性、社会经济的工具性、社会生态的平衡性、非经济力量的干预性。本书对土地租佃制、小农经济、土地投机以及《宅地法》与立法政治等问题的探讨，多有创新之处；有关殖民经济、奴隶制经济的讨论，与传统观点迥然有异。美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与教

训,“既具有适合美国国情的特殊性,更具有为世界各国可资借鉴的普适性”(第18页)。

《美国经济周期研究》 陈宝森、郑伟民、薛敬孝、蔡述理著。商务印书馆1993年9月第1版。除“前言”、“绪论”、“英文参考书目”外,共5章,正文计323页。全书共25万字。

本书主要探讨美国经济周期的历史、经济周期与危机的内在根源、运动规律及美国政府反周期波动的政策与实践、美国主要的经济周期理论和对美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预测等问题,其中以工业周期性波动、周期性经济危机和美国主流派经济学家的周期理论为关注的重心。作者认为,自19世纪70年代迄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取代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周期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其盛衰荣枯往往有世界影响,“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不可不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要深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则不可不研究美国经济周期”(第1页)。在经过1929年大危机之后,美国历届政府都十分重视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节,这虽未能从根本上克服经济周期波动和危机,但使其运动形态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如周期波动中收缩期缩短、扩张期延长等)。

《美国理论语言学研究》 方立著。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除“前言”、“人名索引”、“议题索引”外,正文272页。全书共23.3万字。

这是一本探索美国理论语言学的专题性文集,计包括12篇文章(其中含2篇采访记)。本书的论述重点是美国语言学家佐伊基(Arnold M. Zwicky)和普伦(Geoffrey K. Pullum)创立的接口语法(the Interface Program)以及逻辑学家蒙太古(Richard Montague)首创的蒙太古语法(Montague Grammar)。此外,亦论及美国理论语言学的支配—约束理论和属于非转换理论的广义短语结构语法、词汇—功能语法和关系语法。

《契约伦理与社会正义——罗尔斯正义论中的历史与理性》 何怀宏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除“引言”、“附录”、“后记”外,正文计5章、281页。全书共23.1万字。

本书首次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对罗尔斯的正义论的历史内涵及其与西方有关社会政治思想(特别是契约伦理思想)的联系进行了认真研究,考察了罗尔斯理论中道德优先、正义优先的特征,揭示其正义原则的内在冲突等问题。作者认为,罗尔斯的正义论——“公平的正义”理论,可以说是一种试图替代功利主义的契约正义论、一种与法律正义相对而言的道德正义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与形式正义相对而言的实质正义理论。罗尔斯在道义精神、理论方法上均可谓“社会契约论的当代传人”(第138页)。罗尔斯理论的基本倾向是“结合与调和自由与平等”,既强调人的基本自由及其优先性,又强调人们对这些自由的平等权利,特别是强调在社会地位利益方面亦应尽量平等;即使有差别,也要以符合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为准(第260页)。本书为罗国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文库》之一。

(英堂供稿)

Charles Murray & Richard J. Herrnstein, *The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4.

这是一部论述智商、遗传和种族问题的著作。作者指出,智商高的人一般都能在社会上取得成就并获得较高的经济收入。而智商低的人一般都无所作为,并处于社会底层。贫穷、早孕和犯罪大都发生在这个阶层。作者依据一些测试结果肯定,种族间存在智商差异,并说美国黑人的平均智商比白人低15个百分点。作者否认遗传和环境影响是造成智商差异的两

个同等重要的因素的传统理论,强调遗传对智商的作用是决定性的。由于遗传对智商,从而也对人的社会成功起决定作用,因此,争取人的社会平等便是毫无意义崑的。鉴于这种逻辑,他们反对政府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和穷人等“下层阶级”的社会福利计划,认为这无法改变他们的社会状况,只会鼓励他们繁衍后代,浪费社会财富。此书在美国社会引起了极大的争论。一些评论认为,该书的理论依据及数据资料大多出自于新遗传学派的研究报告,而该学派是受持“种族改良”观点的先锋基金会资助的。因此,该书是种族主义影响下的产物。观察家们认为,本书的观点和主张反映了美国保守派主流已把注意力从经济、对外政策问题,转移到了移民、种族和社会问题上,反映了美国社会中右翼势力的抬头。

Ichiro Ozawa, *Blueprint for a New Japan: the rethinking of a nation*, Tokyo: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94.

本书作者小泽一郎曾三度出任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现为新生党领袖之一。西方观察家称其为过去20年中,日本政坛上一位最具影响和能量的政治家,很可能成为日本未来的领导人。本书1993年一经出版,便在日本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美国中央情报局以最快的速度将其译成英文,并于今年在美国正式出版。作者对日本在冷战后的世界中所应扮演的角色提出了全新的看法,认为日本作为世界经济超级大国的地位已迫使它对其内外政策进行重建。关于对外政策,他强调日本不应局限于为本国的富强进行生产和分配,而应成为一个国际社会所承认的“正常国家”,不但要成为亚洲地区的领导,还应担负起维护世界范围内的稳定与自由的责任。他呼吁日本更积极地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并把对外援助作为一个更强有力的外交武器。西方舆论认为,作者虽没有直言,但他实质上希望日本拥有一支更强大、规模更广泛的军队。关于国内政治,他认为日本目前的政治和官僚机构的权力过于分散,是一种彼此牵制、大家都不负责的政治。他提出对日本的政治决策进行全面改革,建立一个真正有责任能力的政府。具体地说,就是在内阁中更为明确地集中权力和领导。本书出版后,引起世界政要的广泛关注,被认为是一本将会改变日本,并使与日本打交道的国家经受令人震惊的变化的著作。

(高英东供稿)

编 后

发生在1994年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结果出人意料,令人深思。本刊特辟“热点笔会”一栏,邀请杨达洲、金君晖、周琪、方晓光四位学者就此发表看法。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此次选举中民主党惨败的原因及其影响。

金灿荣先生对近两年来美国政治的各种现象所作的分析颇为独特。在“专论”一栏中,他提出了美国的“政治-文化分裂”的概念。他认为,这是一种政策主张对立与文化观念冲突相互交织的一种状态。它产生于30年代初的经济大危机,发展于战后(尤其是60年代),定型于六七十年代之交。

本期“随笔”栏中刊出的王缉思和杨玉圣先生的两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学术规范问题。这是近年来学术界的朋友们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也是目前我国学术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中国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来说,建立一种有益的学术规范,应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学术规范”的范畴虽有不同理解,但在学术道德和论文的注释方面却有着学术界公认的规范。资料新颖,见地深刻、有新意,论评能自圆其说,注释体例规范

一直是本刊遴选稿件的标准。这四方面要求涉及学术研究水平、学术道德及学术训练等不同层面的问题。希望本刊的作者们能与我们一起朝着这个方向不懈地努力。

鉴于目前来稿中注释体例混乱的状况，本期特刊出《〈美国研究〉稿约》和《〈美国研究〉注释体例说明》，以保持本刊自身的统一。

当然，学术规范的建立要靠同仁们的学术操作来逐步实现，在我国这将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过程，但我们盼望愿意为本刊赐稿的同仁们能自觉地严格遵守本刊注释体例规范；本刊如有不合规范之处，我们也殷切希望读者及时来信、来函指正。